梅花落

東北人民大學
藏書
圖書館

下

有正書局精印發行

最新出版

斯集所採錄者均爲歷代名人論文之作有述文體之源流者有論文章之優劣者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鍊字造句者莫不序述詳明引例確切故成材者得此可爲他山之助初學者得此可知入門之方誠爲研究文學之佳書

凡有志者均宜人手一篇也每部八冊定價大洋一元

容如下

第一冊文章緣起（梁任昉）　第二冊文則（宋陳騤）

（宋李耆卿）脩辭鑑衡（元王構）文說元陳繹曾）

以智）伯子論文（清魏際瑞）日錄論文（清魏禧）　第五冊退庵論文（清

梁章鉅）古文緒論（清吳德旋）　第六冊文概（清劉熙載）

文集要（清薛福成）　第七八冊論

文章精義　初火（明方

冊二角內

第九回　促狹人偏逢促狹鬼　死寃家又遇活寃家

且說波臨頓安排已定縱身一躍依舊跳出窗外便直到鐵欄門邊輕輕跳出這時候可算得人不知鬼不覺的了回到他那個旅館裡已是半夜解帶安眠暗暗的說道好了只等明天聽他們的死信了不談波臨頓在旅館裡等候消息且說男爵自波臨頓去後約有十分鐘後忽然從夢中發起魘來自己一驚嚇出一身冷汗看宮你道男爵夢中有什麼故事原來男爵甫朦朧合眼只見圓珠嫋嫋婷婷的從那邊走來說男爵你好負心也男爵道你自己負我怎麼說人家負你只把明晃晃柳眉倒豎杏眼睜圓說道男爵我和你拚個你死我活便在身邊取出一把的霜刃直向男爵的心窩刺來男爵覺得一痛好似一個心早被圓珠摘了去裡面空洞洞了無一物男爵大喝一聲大膽的惡婦只見圓珠向着窗外逃去醒來却是一夢定了一定神說好個惡夢呢因想難道圓珠果然到這裡來行刺嗎回轉頭來

覺得一陣微風瞧着窗沒有關好再向窗外望去好似外面一陣脚步之聲男爵詫異道這又奇了到底是夢是眞呢講着圓珠這樣的狠毒這種事他也未必不能做呢男爵正在神魂顚倒之際只聽那書室門外有人微叩道老友開門老友開門男爵一聽這可不是克斯敦大佐嗎只是夜靜更深又到這裡來做甚呢轉念一想不差圓珠的信上不是說老大佐知他的身世嗎此來可以問他一個底細咧男爵聽得老大佐來了便開了書室的門道老友深夜到此做甚老大佐道男爵你怎麼這樣魯莽也不問個青紅皂白把一個貞靜幽嫻的新夫人轟了出去你可年紀還比我小怎麼老悖到此說着便自己拽了個椅子坐在男爵書桌之旁男爵沉吟道我何曾趕他出去都是他自己做了這種不端之事不好意思再在這裡住所以他自己走了大佐道老友你別說這話罷你想一個女兒家怎麼受得住這個委屈自然賭氣走了可知他沒有走的時候他到我病室中細細的和我說了一番我只一句話便足以表明

這位圓珠夫人他一片高潔之心並沒他意呢男爵道這又奇了老
證明他無罪呢倒要請教老大佐把身體搖了幾搖說且慢且慢我
得口枯舌燥讓我先喝一杯水再說老大佐說着便取了那波臨頓
那個杯子走到那邊一個臺上取了一瓶清水倒上一滿杯正待喝
節誰也知道這玻璃杯中下着毒藥呢也是穆特爾圓珠合受着這
老大佐不曾說得怎麼證明圓珠的無罪早已一喝了這毒藥開不
佐開不得口還有誰來解男爵這個疑心這可不是天要把這圓珠
去因此先把老大佐害了嗎閑文少叙且說大佐把這玻璃杯子中
吸了一半說聲快哉謄下的那一半再要想吸時忽然兩眉緊蹙不
這水有毒一連幾聲可憐那個老大佐便跌倒在地下這時男爵見
瞪口呆說這這這是怎麼說難道這一杯水裏有毒嗎那老大佐只
兩隻手向空中抓着說不出的苦痛只嚷道老友你怎麼可以
說不出的苦痛只嚷道老友快些把解毒藥取
來快些快些我

當時到印度去的時候土人贈我的解毒藥想還有賸的只不知擱在那裡了男爵那時也曉得怎麼是好只把叫子老大佐一口氣早已塞上咽喉來了連是害那個珠夫人名譽的一個人預備要毒殺你不想我來喝了這水這一遭我却不作聲男爵那時急得兩腳亂跺這叫人代了老友了說罷這兩句話便躺在地下的電鈴雖響個不了可憐這時候人家正在濃睡時候等到大家驚覺連忙披衣起來到了男爵寫字間無奈已太遲了只見個老大佐直挺挺的倒在地上牙關緊閉口中吐着白沫那兩個眼睛已經失了一種靈活的光早已動彈不得可見得這毒藥的力量極驗極速不到十分鐘已走到了全體了話分兩頭且說波臨頓自從常勃爾家出來一直到了他那個旅館裏面偶然原來這個旅館外面是個酒店所以地方倒狠覺安靜這夜波臨頓一宿無話到了明天早晨他想到常勃爾邸左右去探聽個消息便把顏色器具取了出

來把顏色再塗他一塗不教人家窺破了誰知剛在那裏塗他的顏色只聽門外剝啄之聲便進來了一人大凡一個惡人最怕的是人家出其不意跑進他的屋子來這時波臨頓心中先不高興回頭一瞧却是這裏的店主人約有四十多歲光景黑蒼蒼的臉兒瘦伶伶的幹兒帶著笑走了進來波臨一臉老大不高興說足下到這屋子裏來有什麼貴幹主人笑道沒有事左右閑着到這裏逛逛罷了嗎波臨頓用話支開道沒有什麼老商人店主人今天早晨不見了嗎波臨頓道沒有別的今天早上常勃爾府邸的許多僕人他們來說常勃爾男爵昨天晚上死了這可不是件奇怪的事你知道不曾說着又對波臨頓嘻嘻的笑波臨頓心中暗暗想好了我的目的算達了只是這個歡喜的心却要極力阻住不教他洩漏一些纔好便道哦男爵死了這倒出人意外呢店主人你是什麼時候纔知道的店主人笑了一笑道我在足下剛剛洗臉把昨被塗上的顏色洗去時候就得信了波臨頓聽了怔了一怔想這話有些兒蹊蹺呢到底那波臨頓是個

老奸巨猾他依舊從容不迫一陣子呵呵的笑道原來店主人在那裏偷瞧人家這是個不道德的事情開旅館的人做得的嗎我也沒別的意思不過裝做老商人比了少年自然有些兒信用東西也靠得住些不想倒被你偷瞧了去狠佩服你的精細呢店主人道不敢小可也狠佩服客官的利口不過小可有些兒疑心怎麼這位老商人洗了臉狠像那個出入常勃爾邸的那個波臨頓先生呢這一拳頭直打在到了這時候好個狡猾第一的波臨頓只管仰着笑這個那個的一句話兒講不出恨不有個地洞便鑽了下去店主人便不等波臨頓開口又笑著說道波臨頓先生你做得好賣買這棋子着得正利害只是這輸贏未免太大了些波臨頓道店主人你說什麼話我和誰打過輸贏來店主人道明人不必細說可不是常勃爾家幾千萬的家私做了孤注一擲嗎波臨頓道胡說我誰也管那常勃爾家的新夫人到瑞士塔上去嗎可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你以爲除了你一人以

外沒人知道嗎波臨頓聽了不禁喊道你說的什麼我一句不懂啊店主人道實告訴你罷那天你們誘引那新夫人到瑞羅古塔去的那一夜這古塔之下不是有個化子睡在塔下嗎這化子嘗到這裏來我把有什麼吃剩的東西給他吃了他所以分外的感激我把話都告訴我了說你和新夫人所講的話他聽了個眞切如今這個證據都在我手中只是這輸贏也眞個太大要是你贏了幾千萬的家私在你掌握你輸了這性命可也不保呢波臨頓聽了俯着首一句話說不出來心想這倒是個勁敵咧俗語說的强中自有强人收我想這事定妥了我可以挾制那克脫誰知還有人可以挾制我的緊跟在後頭呢瑞羅古塔中的話難道果有人竊聽嗎一想不差啊那天早晨出來的時候管塔的不是說有個化子先走了嗎咳咳這事要洩漏機密教人知道了可不是件難事嗎波臨頓轉念一想不妨事這不過怕男爵知道如今男爵已死還怕誰來要是男爵沒有死那時寃有頭債有主自然和我過不去好在男爵已經不是這世界的人了遺囑也做好了證人也簽字了那克脫的繼

續人也定了常勃爾家的一切財產都爲那克脫所有了那克脫的財產便是我還怕他則甚縱使他不甘心我便想法子給他多少報酬塞了他的口就完了再不然給他些兒小小幾滴藥水斷送了他也就完了波臨頓想到這裏便換了副臉面說店主人旁的事都不用說了你既知道這秘密我只問你你這秘密要多少價值纔留得住不宣布到外面呢店主人暗暗想來了這東西他滿意以爲男爵早死了便是洩漏已木已成舟的了所以狠稀鬆的說這話來搪塞我要是他知道男爵沒死死了個老大佐不知他心中急得什麼似的我可知道男爵沒有死只說給他開個心兒也罷我再緊一步瞧他怎麼樣兒便道波臨頓先生明鑑男爵死了給他開個心兒也罷我再緊一步瞧他怎麼樣兒便道波臨頓先生明鑑嗜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家都有個主顧兒只我的靠山不靠着你的山我靠水吃水大家都有個主顧兒只我的靠山不靠着你的山另有頭路我也沒有價值只告訴你可知我把你所做的事情全盤兒都明白自己走你假扮了老商人到那常勃爾爵邸中去可知我總在你背後你走得快我也快些你走得慢我也慢些呢波臨頓不等他說完早立起身便走了波臨頓跑到一個別

的屋子裏心中只是納悶因想他怎麼知道的這般親切想是這家酒店常勃爾邸的僕人時常出入所以常勃爾家的事情他統知道呢只是他又諳暗暗的跟着我却是什麼意思幸虧得男爵已死常勃爾家財產已入那克脫之手這事也不甚怕他剛今天我且到那裏去偵探一番再作道理波臨頓這時便偷偷的出來依舊是個個漢子四面一望那店主也不知往那裏去了波臨頓自去探聽消息不題且說這時常勃爾邸已經鬧得個沸反盈天府裏的人大家似熱石頭上螞蟻一般有的去請醫生有的去喚醒合府中的賓客大家都在睡夢之中好似晴天霹靂一連個腳步也不敢太響這也算是個反動了只聽得闔府中大家交頭接耳唧唧喞喞的談論一個道喈們的男爵這麼大年紀娶這樣一位新夫人究竟不是個好兆頭世界上因這個婚姻年紀不相當便生出了許多事情咧一個道只不知可是新夫人有意要毒死男爵也可是別人呢一個道不是新夫人却是誰可是天網恢恢沒有

毒。死。男。爵。倒毒死了。個。老。大。佐。他原。是。想。
上。他便。一。鼓而擒之和他情夫去過快樂日子咧人家說最毒婦人心這話眞不差
呢。一個道。我終有些兒不信你瞧新夫人待人接物何等和氣這個容貌也是英國
合。貴。族。中。挑。不出第二個的了。難道這樣一個人胸中這樣的毒嗎一個道世界上
越。是。好。顏。色的東西越有毒你說新夫人是好人怎麼會遊山會塲裏忽然不見等
了。他。一。夜。還不回來呢這定是和男爵開翻了他趁着男爵沒有把這遺囑改過的
時。候。來結果他的性命呢一個道如今新夫人到那裏去了一個道可不是昨天便
走。了。他和那情人正在大家賀喜咧聽說他臨行之際還給男爵一封辭別的信這
書。委。婉。曲。折。寫得凄楚動人沒有一句是恨着男爵的呢一個道怎麼不恨男爵一
也是。個。緩。兵之計怕的男爵一賭氣把這遺囑改了那便是毒死男爵也不知道
他。借。這。不。盡。的。纏。綿。做了。男。爵。改。換。遺。囑。
個笑道這就他早安了一個毒心他想藥死了男爵人家也找不出他的破綻再者
他借這不盡的纏綿做了男爵改換遺囑的一個豫防策誰也不知道他心中的事

一個道如今這事不知怎麼辦呢一個道聽說男爵的意思決計要告到裁判所裏去咧一個道裁判所嗎男爵堂堂一個英國的勳爵赫赫常勃爾府邸難道一個新夫人去做那刑事審判的罪人嗎一個道這也說不得了不然怎麼對得起老大佐并且這個禍根不除安知他不再來下毒呢一個道嗄那是要經着偵探的力了一個道可不是現在這個下毒藥的玻璃杯和那大佐吃賸的藥都教醫生封存了預備將來化驗咧這時一唱百和你講我說都是談那常勃爾邸的事可憐一百個人裏頭倒有九十九個人說男爵是新夫人要毒死他不想誤中了老大佐呢常勃爾邸沸沸揚揚都講的這事就中只有一人胸中是明白的看官你道是誰可不是這個那克脫嗎他想這個把戲不是波臨頓鬧的還有誰呢那克脫打半夜裏擾攘起一直到天明早晨心中亦是發怔想這事越鬧越大了怎麼一個開交呢他便一路思想隨着脚步而走剛剛到昨天和波臨頓說話的地方只見那老商人又在那裏那克脫見了又是一驚他瞧着四面無人又行前進來波臨頓笑嘻嘻的說道恭喜

你目的達了。聽說男爵昨夜已經歸天幾千萬的家產都是你的了。那克脫聽了。說道你在那裏做夢嗎我的伯父那裡中什麼毒還早好好兒活着呢波臨頓不聽。猶可聽了時早已目瞪口呆說這這這這這什麼話那克脫道你這個人心也太狠了可不是見嗜們伯父已經換了這遺囑所以日夜要結果他性命嗎誰知你這毒藥不死吾伯父如今這事越鬧越大了還怕要牽累及我呢波臨頓道現在也不必說了大家都守着這秘密就是只我不知男爵怎麼逃過這毒藥是誰下的便是我和你同罪那克脫道冤哉冤哉我從沒有和你談起這事怎麼說我和你同謀波臨頓道你也問問究竟論起罪來可不是我下的我也爲着你啊那克脫便把昨夜之事告訴了他一番又說如今男爵恨得什麼似的以爲這是圓珠放的毒定要告到法庭探着圓珠的踪跡和老大佐報仇波臨頓聽了便道好了只要他疑心圓珠便和我開一條路我想此刻男爵被他逃過可憐老大佐是死定了那克脫道那裏便死他本來這玻璃杯中的水只呷得一口半

據醫生說這毒藥有大一半沉在玻璃杯的底下沒有入口再加着解毒藥喇醫生的療治之法喇七手八脚居然把老大佐的性命留住了也成了個活死人兒手足也不能動了只多一口氣罷了波臨頓道怎麼大佐也沒有死嗎如今他怎麼樣了那克脫道性命雖留住了本來呢這毒中得利害立刻便死中得輕也得個半死瞧來這老大佐還得幾年生存只是和死人也沒甚分別可憐老大佐半白無故的做了他們替死鬼也是前世裏的宿債喇那克脫道波臨頓你要知道這遭兒雖不曾毒死了男爵然而老大佐已是半死了我勸你以後別再來了萬一被人家瞧破了喈們大家都妨碍着等我做了這常勃爾家的主人自然有以補報你波臨頓笑了一笑道你怕人家瞧破我惟有望你早早做這裏的主人你要知道我百計運動爲的什麼原不過望你早些兒承受這家產罷了那哥兒你可知道我這可方却在別個所在呢那克脫道這話怎講波臨頓道如今有個人他把喈們的秘

密連什麼瑞羅塔上和昨天晚上的事他統知道這纔是個勁敵咧那克脫道啊呀這怎樣的對付他呢波臨頓道如今只有兩個法子不毒死男爵便毒死那個人要保守我的秘密只好瞧着機會波臨頓說完只見遠遠兒有個人來兩人便打了個暗號大家走開了却說倫敦一個街喚做斯脫靈街這街的轉角掛上一塊門牌上面寫的秘密偵探社鄂爾生鷹九個大字這個偵探也算倫敦偵探中的他時常出入警察署中有時或出去一天兩天就歸有時或出去十天八天就歸一個表表他在這裏開張了差不多三年多了却沒有一個眷屬只子然一身住在那裏人家瞧着狠像有什麼心事似的這屋中主人在家的時候覺得到深夜之中了他那裏還有燈光從玻璃窗射出好似一個人在室中研究什麼學問到了早晨又比了各家第一個開門所以鄰近的人都說這位鄂爾生先生遲眠早起狠爲勤謹這一天克斯敦大佐中毒的明天午後四點鐘那秘密偵探社有個女人來訪鄂爾生先生在家嗎侍者引他生穿着一件半舊的旅服手中提着個小皮鞄說鄂爾生先

進來到了事務室裡只見那主人鄂爾生坐在大的日記簿正在那裡細瞧那黑的紅的青的藍的滿紙雲烟又東一條西一條畫了許多線在上頭他見有人進來便連忙把日記簿合攏只見進來一個窈窕秀潔的女子鄂爾生倒怔了一怔便道那裡來的一位姑娘有甚事請教那女子一時却說不出口來只瞧着鄂爾生見他短小精悍是個能者兩點眼光漆黑似棋子一般閃閃有光似乎一瞧便瞧到了人家心底裡鄂爾生見那女子徘徊便說坐了好講話說着鄂爾生便拽過一個輪椅道請坐請坐那女子道請問先生我要拜煩偵探一個惡人的舉動不知道先生有這功夫沒有鄂爾生笑道姑娘倒說得好笑喈們當偵探的時間便是黃金說什麼有功夫沒功夫只要姑娘肯出多少報酬那沒功夫也變成有功夫了那女子道我以爲先生的偵探和人家不同如此說來還是一樣鄂爾生笑道怎麼我和人家兩樣女子道聽說先生的偵探有時並沒報酬也和人家辦過的鄂爾生把那女子瞧了一眼道這也瞧事情起或者瞧那個人兒起姑

娘既然不把尋常的偵探待我我也不當作尋常的一件偵探事就是沒有報酬也好請姑娘把這事說個原委那女子聽了心中倒暗暗吃了一驚便道我也不是說沒有報酬不過我此刻沒有什麼職業有了職業自然送你一個相當的報酬鄂爾生道也好我便信得過姑娘請說明緣故便是那女子沉吟道我拜煩先生的是如今有個惡人把一個清白的女子陷落成了個惡名這女子却思量復仇的事鄂爾生道哦打算怎麼的一個復仇法子呢女子道第一件自然要把自己的名譽恢復第二件要探他究竟爲着何事陷害好人還要得一個證據好懲治他鄂爾生道小可當略盡微力如今要請教姑娘大名那女子聽了低一低頭說我的名字嗎喚做圓珠那鄂爾生一聽圓珠兩字便直跳的跳起來向着圓珠瞧了又瞧看官們可知道冤家狹路相逢這秘密偵探鄂爾生是誰列位還記得第一回書上說的第一律敦船上的船長嗎他自從第二律敦船上的老律敦船長死了立意要和律敦船長報仇故此研究這偵探之學他說走遍天涯終要替那船長訪出仇人如今聽說圓

珠兩字他耳中格外清楚立時受着電氣一般瞧着圓珠又翻開這挺厚的日記簿讀了又瞧瞧了又讀這時把個圓珠姑娘倒証住了也不知道他葫蘆裏買什麼藥呢咳倘然圓珠姑娘早瞧見他日記簿上所記的文字便是有一百只脚也不該走這秘密偵探的門上來原來日記簿上所記的第一行便是「律敦船長殺害時可疑之人物」一下面便一條二條的注着內中一條寫的「葛倫遜之女圓珠」一行字這一行字的後面記着道「余久欲訪尋圓珠之照片至今迄無所得惟聞人言爲絕世之美人此則凡見圓珠者均異口同音也又謂其姿態研麗殆必產自南方暖國之婦人自眼鼻一部嬌媚實出於天成瓠犀驅然居恒常帶笑容而兩頰微渦生紅暈焉且沉默靜好類大家閨秀性質亦堅凝蓋彼正惟以圓珠之顏色爲餌以餌此律敦船長使之醉而殺之也故與其探葛倫遜不如探圓珠之爲易蓋圓珠以美人之身易惹人目且聞圓珠好音樂或寄身各種音樂社會或跟跡於名處歌舞之地當細訪之」鄂爾生瞧了自己日記簿又瞧着圓珠越瞧越覺得

符合了便說姑娘貴姓圓珠道我姓穆特爾鄂爾生聽了又疑心起來想那一個是葛爾遜圓珠這一個是穆特爾圓珠分明是兩個人呢轉念一想啐難道他不能改換一個姓嗎便又道姑娘剛纔說有了職業然後再圖報酬之地却不知姑娘所執的是那種貴業圓珠道我自幼失學不過略知道些音樂罷了鄂爾生道也好音樂是最高尚的東西姑娘還是中年補習的還是自幼就愛好的圓珠道我小時節便喜歡這音樂又常常遙吟低唱到後來纔進這專門學堂補習了兩三年方纔略有些門徑正說時只聽那寫字間的門閉然一聲進來一個書記生說這信從郵政局剛纔送到那封面上却還是簽着昨夜的日子咧如今倫敦的郵足益發遲緩了說着把手中的信授與鄂爾生鄂爾生把那封面先瞧了瞧嗤的一聲把信拆開了說道奇了他又有什麼事呢便向着圓珠道姑娘在這裏坐一坐我去去就來他出了這書室門到了個別室便和那書記生說道我今天晚上坐着夜馬車立刻要下鄉走遭至遲三四天必歸只是那個剛纔來的女子是一個狠緊要的犯人我探訪了

他好幾年了難得今天他自投羅網眞是天賜其便我今天有事下鄉來不及辦這事了把那女子交託於你你要隨在他後面他到那裏你也到那裏無論天涯海角你不可放走了他那書記生唯唯的答應道我知道總遠遠的隨在他後面就是了鄂爾生又道千萬要留意再教他這一遭失去了便永遠沒尋處咧鄂爾生吩咐完畢便再到那寫字間裏說姑娘我今天忽然有件至要緊的案件須得下鄉走遭你的事件只好暫時且擱一擱好在我至多三四天便要回來那時請姑娘再到這裏來我一定和姑娘偵探這事圓珠道如此說來從今天起到第五天上我再來奉訪鄂爾生道不知道現在公館在那裏小可回來後好教人通信圓珠道剛纔從鄉間出來却還沒定個地方橫豎到這兩天我再來奉訪罷說着便點了點頭出去却不知道背後早有人遠遠跟着那圓珠走得快些他也快些他也慢些他只離開四五家門面的光景緊緊跟着可憐這一個圓珠好娘腦中已是滿腔的悲憤誰還知道這當兒還有人布着天羅地網當他一個大

犯人呢不談鄂爾生派人去監察着圓珠且說他自從圓珠去後便告訴侍者教他配好馬車有緊要事當夜要到常勃爾邸那侍者備好馬車立刻出行向常勃爾邸來却不想今天的常勃爾邸籠罩在慘雲愁霧之中一班賓客們大家都也索索無生氣要是興高采烈賓客們便住得安逸如今主人家遭了這場禍事先已不高興了大家見着無非勉強安慰做個無謂之周旋所以一大半便想溜之云乎了自從這常勃爾邸許多賓客散了越覺得陰氣沉沉男爵心中的懊惱也不知道怎麼是好常常和着醫生看護婦在大佐身旁往來只見大佐四肢不動眞個變了個鮮鮮活死人按着吃東西的時候那看護婦用個皮管把肉湯等類通入咽喉自已也沒有咽下的力氣一切的感覺都歸泯滅不過只賸一口氣還是呼吸自如到了第二天覺得眼皮兒有些活動可以瞧人據那醫生的話說大佐的心裏可以回復明白耳可以聽目可以視只這身體不能運動又說不出話來罷了後來又請了個有學問的醫生說大佐這病兩三年裏不得就死種種試驗知道他心裏狠明白凡是

這種病往往在一時驚痛間忽然發出聲來回復他身體的自由也是有的只這不過千分之一罷咧男爵聽了也沒法因瞧着這事兒鬧得合府皆知保事兒上心來想都爲我一點癡情便鬧出這個大亂子來吾常勃爾家蒙了的奇辱又害了這老友不死不活如何對得起人呢況且這事兒鬧得合府皆知保不住將來傳至外面終是出這個常勃爾邸的醜也罷橫豎人家都知道了索性把那個不貞的妻告到裁判所也消消我心頭的惡氣想着便和大佐說道老友啊這都是我害了你了也是我自己糊塗到如今悔之無及我現在已決定把這奸夫奸婦告到裁判所你可放心咧看官男爵倘使想着老大佐進門時所說的話便不該當着老大佐把一個貞潔的女子喚做奸婦愈加令大佐心傷這是男爵一時在氣頭上沒有檢點的緣故男爵剛說時只見男爵的一個從者西密藏躡手躡脚的走了進來把一個名片授在男爵手中說有這麼一個人要見男爵男爵把那名片一瞧上寫着鄂爾生三個字男爵便發話道糊塗的東西人家這時候可是會客的時

候嗎況且是個生客也混引了進來你可是在這裏越做越糊塗了西席也這般說說主人沒工夫會客他說我不是來會病了他聽了顏色都變了狠着急說怎麼便病了便立刻要教小人引導到大佐房中來小人說大佐口都不能開了他益發急了瞧他狠和大佐有關係呢後來他說這樣罷先會會男爵再說男爵一定許我瞧瞧那老大佐的病的小人聽他這樣說不敢不通報請示男爵聽了再把那名片拈在手中念道鄂爾生鄂爾生這個名字却有聽得我老友提及呢也罷就見一見他罷便說一聲請西密藏不到三分鐘便引了一個短小精悍的鄂爾生進來他一見大佐便跑到他病榻之前說大佐怎麼病了剛纔接到你老人家的信有事呼喚立刻就來不知有要事沒有請吩咐罷說着把牀搖了兩搖可憐這個老大佐只眼睜睜地望着他一句話說不出來呢鄂爾生道啊呀這個形狀可不是那世裏的人了嗎把身體近一步湊着大佐的臉子細瞧了瞧見大佐的眼睛活動便道

還好只是怎麼起了這個病呢再把大佐的臉兒相相却又不像有什麼重病那時男爵心中暗暗納罕他想這是個奇怪的人物大佐怎麼樣呼他來的他怎麼又沒說起呢瞧着他又驚又悲的樣子好似和大佐有什麼關係似的便道足下是大佐的什麼人鄂爾生聽了男爵的聲音方纔離開病榻說閣下是常勃爾男爵嗎小子進來的時候一心在大佐身上沒有問候男爵失禮得狠這大佐的姪子律敦船長便是我的主人我當時管理第一律敦號船自從律敦船長死了我沒有主人只這老大佐也算得我的舊主人男爵道有什麼事來尋大佐鄂爾生便從衣裳中取出一封信來說我也不知道這是大佐寫信給我教我立刻來的男爵請瞧男爵把這信展開一瞧確是大佐親筆信上寫了狠簡短的幾句他說「見字立刻至常勃爾男爵邸有事奉商務望即來千乞千乞」再瞧他寄信的日子却便是誤中毒藥的那一宵男爵把這信仍舊還了鄂爾生說有什麼事呢他這樣的急急況且有什麼事我總該知道鄂爾生道可不是嗎寫這樣的信決非尋常的事男爵該知道男爵

道。原是。我因此狠有些疑心。鄂爾生道。我只問大佐這病怎麼樣起。寫信給我認得他筆跡還是好好兒的怎麼一會兒就病得這個樣子。這其中定有蹊蹺。看官們要知道鄂爾生是個偵探家他一瞧老大佐這個病狀便疑心是中了毒只一時不好出口所以說這話時眼睜睜的望着男爵。男爵沉吟道。這老大佐的病是個急病從前天半夜裏起一直到如今沒開過口足下要詳細知道大佐這兒來我告訴你那時鄂爾生隨着男爵到他寫字間裏只是男爵心中猶豫不決想還是盡情告訴他好呢還是留一半告訴他好呢便先坐在那椅子上說道。足下要知道大佐怎樣的成了這個病嗎在理大佐在我家裏做客我是這裏的主人不能不告訴你況且咱們常勃爾的家風從來不打誑話的鄂爾生道。我知詢男爵一面說一面心裏想這個病定有許多故事在裏頭所以他纔這道所以奉男爵道只是我先要請教足下是何等身分現在有何等職業能守人家的秘密可算得個的秘密不能鄂爾生道。男爵請放心罷。我這個職業最能守人家的秘密。

守秘密的職業實告男爵我是個偵探男爵聽了偵探兩字便立了起來道果然嗎既然是偵探你自然能緝訪罪人的行踪鄂爾生笑道男爵說那裡話來吃什麼飯讀什麼書這是做偵探家的本分男爵道這可巧了我本來有事相煩要借着偵探之力只不知足下是那個警察署裡的偵探不受警察署的指揮却是無論那裏的警察都可調遣男爵道嗄足下是個私家偵探鄂爾生道我是個私家偵探道男爵的明鑑可知我當這職業並非爲圖利起見我要是爲圖利起見這航海業的時候獲利要加幾倍咧男爵道這却爲何鄂爾生道就爲這律敦船長的大恩如何不報一連託了幾個偵探他們本來也不關切那裏探得着罪人踪跡所以小可當日受律敦船長的大恩如何不報一連託了幾個偵探他們本小可自已發心做這偵探到處緝訪這個罪人又想凡是窮凶極惡的人終不止只有這一起案件我做了偵探家的偵探也可通氣二則手中案經過得多或者觸着機會碰在我手裏也未可知所以我的偵探報酬一層倒在其次男爵道足下的偵探是復仇主義我可

也。放心了。實在老大。佐這病是服了毒起的。鄂爾生道。怎麼說老大佐服了毒。甚服了毒男爵道。這大佐的服毒也不是他自己要自裁是有人害了他的。聽了更加驚惶道。誰誰誰要毒死大佐。男爵歎了一口氣道。咳說也慚愧毒害老友的便是我的妻鄂爾生道啊呀是男爵的夫人現在那裏。男爵我請見見這男爵夫人這時鄂爾生臉上紅一塊青一塊好似把全身的血都吸上來了兩個眼睛似龍蝦一般若不是在男爵府中早已一頓拳頭打了進去捉了那毒婦出來男爵見他這個情形便說你坐着我把前後的事情告訴你便從娶新夫人起如何攪了新歡如何斷我舊好後來爲着家產想毒死我不想入了大佐之口鄂爾生聽一句變一個情狀忽而怒忽而悲忽而憤忽而恨好似他自己的事一般直等男爵說完便歎口氣道世上竟有這種惡毒的婦人不是我當着男爵說不報非丈夫如今你瞧這可憐的老大佐不死不活比了殺死律敦船長情尤可惡此仇我一定和男爵緝訪你這夫人只不知那男爵的夫人喚甚名字男爵道喚做圓珠。

鄂爾生一聽圓珠兩字便從椅子上直跳起來道圓珠圓珠又是一個圓珠又是一個圓珠那時鄂爾生一聽圓珠兩字心中紛亂如麻在這屋子裏打了兩個廻旋然後坐定說男爵你那夫人可不是喚做葛爾遜圓珠男爵想了一想道不是他姓穆特爾鄂爾生暗暗點頭想葛爾遜和穆特爾二而一者也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倒把個男爵糊塗住了便道我妻子想他做什麼來呀直如此的驚慌男爵嗎鄂爾生道約略知道些兒我還要請教的時候一向在那裏男爵怎麼樣和他訂定婚約在那裏第一次相見男爵被鄂爾生兜頭一問却開不出口來心想難道告訴他是一個乞食女兒凍餓在風雪之中抱了回來做了老婆的這還有一些兒男爵說無關緊要其實便是我最關緊要的地方男爵要知道我的大目的都在男爵今日答我的話中男爵沉吟了半晌說既然

和你有益我也不妨直告便從三年前如何在雪夜中救了圓珠心醉其人便到學校中受了些音樂上的教育後來如何的和他結婚再不想他是個負心的毒婦男爵恨恨的說了一遍那鄂爾生聽了倒歡喜心想這律敦船長的大仇到底落在鄂爾生之手可見老天到底不是沒有眼睛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貞女蹈危機老人墮淚　惡徒露密計奸黨談心

却說男爵見鄂爾生這樣喜歡便道奇了足下怎麼狠高興的那葛爾遜圓珠便是穆特爾圓珠也是小可一向要緝訪他的却不知道在男爵家裏這人容顏也好性情也好却不知道他是個大惡人胸中毒如蛇蝎他不曾嫁男爵的時候已經犯下了殺人大罪咧男爵道這又什麼說鄂爾生道便是穆特爾姓來欺哄你老人家咧鄂爾生便把尋訪律敦船長不是送在他手中的嗎他因此改了這個穆特爾姓來欺哄你老人家咧鄂爾生便把尋訪律敦船長的事說了一遍男爵愈加憤恨心想什麼我當時脂油蒙了心痰迷了竅受了他的欺騙如

今常勃爾邸遺下個大大的汚點兩手捧着臉兒伏在桌子上只是不語鄂爾生道不是我當着男爵說這位男爵夫人他自小兒就能引誘人家把一個活活的律敦船長害死他滿腹的毒念安知沒有外好嫁了男爵既不能自由自然起這毒害的心腸了如今我和他是兩種的仇敵了男爵你把這事交託我我和你辦不消一個月包管把這毒婦送他到斷頭臺上去便是了男爵歎了口氣道如今也變了個騎虎之勢前天晚上這一鬧這常勃爾邸一家的人怕不都知道了嗎況且這裏又是四方的賓客薈萃之區不到一禮拜保不住連法蘭西都知道了知道我的人還好不知道的只說常勃爾男爵夫人害死大佐還道我串通一氣咧鄂爾生道可不是嗎男爵瞧着老大佐這樣可憐樣子却是爲着誰來怎麼不報這仇男爵道算了罷我如今一切都託你辦決計把這毒婦送到法廷方出這口惡氣只是如今不知他躲往那裏去了呢鄂爾生道男爵別管了你只交付我包管他逃不出我的手掌明天我回事務室當夜就可以把那毒婦捕縛起來男爵道既如此一切奉託男爵說

雖如此說那個心却在那裏七上八下想此番告到法堂兩罪同罰別的不打緊人家總笑我一個堂堂男爵却娶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做夫人可不是且說鄂爾生當時便立刻想回倫敦捉拿這兩次殺人的毒婦出了男爵的書室又到老大的屋子來大佐還是這個樣子一雙眼睛儘瞧着天花板一聲兒不言語老主人啊我鄂爾生接到你的手書立刻趕輕輕的走到老大佐枕畔說道老主人可是還聽得出我聲音瞧得見我面貌嗎你可知道毒害你到這個樣子的不是別人便是男爵的夫人圓珠喈們和男爵商量好了早晚間便替你報仇這毒婦現在已經落在我手中了你放心罷只要一審實了立刻便送他到斷頭臺去咧因爲以前那律敦船長也是他害的呢看官們你道老大佐聽了鄂爾生的話心中怎麼樣原來他只差得兩手動彈不得要是四肢可以自由時恨不老大的

耳聒子打將去心想這樣一位閑靜貞潔的氣得他兩只眼睛直瞪瞪的瞧着說又說不出辯又辯不來眞是發不出的火來這時候只有一人曉得老大佐心中的意思你道是誰呵呵呵便是做書的了當時大佐心中一陣的急不覺那眼淚如斷線珠子一般鄂爾生道我知道了老主人你可是喜極而泣了諸位啊這部書要是大佐今天忽然開口把圓珠的事侃侃而談鄂爾生也就知道自已弄差了便不疑到新夫人只要把波臨頓捉來治了罪萬事都休這部書也只要三言兩語就此了結無奈小說家做一部書不肯如此草草總要千幽萬戾到了山窮水盡之時別開柳暗花明之路也不管看官厭煩他只圖自已酣暢這也算得一個專制手段的了看官中有幾位性急的道你別多話了快些把下半篇文字做下去罷却是做書的一枝筆又不能夾敘兩邊只得扔下了鄂爾生再講波臨頓一邊的事波臨頓出了男爵邸一路尋思如今這事倒越弄越左了第一那店主人瞧他來勢不是個好賣買第二再也想不到男爵却不曾死萬一他們

再碰頭我的事就壞了所以兩人之中定要再想個法子至少須要毒死一人我纔可以放一半呢波臨頓一路又尋思這個店主人來得有些兒蹊蹺我得要探聽纔好波臨頓那時借着旅行商人暗暗的察訪店主人知道這店兒在這裡開張了有六七年要多做好多生意第一常勃爾邸一年更是熱鬧有時喝酒有時鬬牌常勃爾家中的馬夫僕人都在那裏打個盹上公館到了晚上裏出產以前這五柳居中主人是老夫婦兩人生涯倒也不惡只是他兒子在商業上失敗沒法兒把這店召盤了以清宿債便登了廣告教人來盤誰知廣告登了不到幾天就有現在的這個主人尋來要盤這店店主人把店賣去了便收收拾拾到美利堅去了這個主人人家都喚他薩克森先生也不知他是那裏人也不知道他這錢是那裏來的據他自己說向來也是航海爲業如今盤這五柳居却只有一個

這荒僻的地方來開個酒店便是要開酒店在這開港塲水手船員出入的地方豈不便妙爲甚要到這鄉村中來做甚這定是他故意要探聽常勃爾家的秘密所以特地買了這酒店呢波臨頓想時却見天色已晚暮雲歸岫倦鳥返林他道今天難道還住在五柳居嗎便偸偸的回去取了個行李鞄直奔相去二里的一個旅舘來波臨頓踏進那旅館的門店主人早滿面春風的迎着波臨頓一瞧暗暗點頭想這裏却比不得五柳居了那店主人是個純粹的村居人家一定也瞧不出我是個假扮的老商人便欣然隨着那店主人進來到了一個樓上店主人道客官這裏是餐室想客官遠途到此腹中餓了用了餐再安置罷波臨頓舉眼一看只見小小一個餐室到也精雅中置一個圓桌鋪着白檯毯先擺上一副刀叉波臨頓道嗄先有客了店主人滿面堆下笑道不瞞客官說這裏是個村店每天至多也不過三四位客所以狠清淨的波臨頓道我聽得你們鄉村的客店往往幾個客合一個房間我却不願意和人家合一個房間倘然這裡沒有空房間早些回絕了我到別處去店主

人道那裏有這話不過用餐的時候會在一塊兒其餘還是各人一個房間膳罷店人答話便笑道好了好了原來你們兩位是個舊相識這就喚做他鄉遇故知妙極了妙極了說着便親身把菜一樣的端上來波臨頓滿肚皮的不舒方纔把心中一塊石落下說如此還好我腹中已餓了請主人吩咐他們進膳罷店主人、答應了、自去那波臨頓便把皮鞄打開整理他的衣服只聽一陣皮鞋響店主人早引那位客進來說對不起這裏沒有第二個餐室請兩位客官在這裏會食罷那位客道好好說好說剛剛踏進門來那波臨頓却背面着那邊沒有瞧見是誰那人倒先呼道咦足下也在這裏嗎這可算得巧極了說着一陣子呵呵的笑波臨頓時聽着那聲音好熟舉起頭來不禁打了個寒噤看官你道此人是誰便是波臨頓七世裏一個怨家薩克森的便是波臨頓想這個冤家煞是作怪我到那裏他也到那裏來我爲了怕到五柳居纔到這裏來誰知他却先到這裏來波臨頓到這個地位却不能不略略敷衍便道不想在這裏又遇了足下眞是出人意外那店主人到見他們兩人答話便笑道好了好了原來你們兩位是個舊相識這就喚做他鄉遇故知妙極了說着便親身把菜一樣的端上來波臨頓滿肚皮的不舒

服。却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蹙緊了眉頭一言不一。搭沒一搭的說着一面傾着酒呵呵的笑。道波臨頓先生你今天又改了裝到常勃爾爵邸去的嗎那常勃爾男爵可不是前天晚上早已一命嗚呼了麼你還是這樣悶悶不樂現在常勃爾邸的家產自然都入了他那姪兒那克脫的手裏去了足下這一番定然有莫大的報酬波臨頓先生你可交好運氣說着又一連幾陣的冷笑暗暗的意思就說你的好運便是我的好運你的事都在我手掌之中波臨頓欲待發怒怕的這事決裂了又不敢發怒正說話間那店主人恰恰走進來了波臨頓便不敢開口薩克森卻還是高談闊論好似和波臨頓是多年的老友一般笑着說道店主人你認得這位波臨頓先生嗎他是倫敦一個富家如今零落了纔成了個旅商人了店主人連忙鞠躬道失敬失敬薩克森又笑道他有個外甥兒喚做波臨頓先生如今貴人相逢狠得意呀店主人又連忙俯首道少候少候薩克森道他的外甥波臨頓却在這裏赫赫常勃爾邸做上賓這位老先生他仗着

自己外甥在那裏要教他吹噓吹噓多少也消脫些貨色常勃爾家可顧嗎誰知他那外甥波臨頓却反面無情好似臉上都生了毛一見了他舅舅瞪着眼睛紫漲着臉發話道你老人家這般狠狽還來做甚誰也不知道我是你的外甥偏偏的我在這裏難道定要來揚個名嗎這位老先生因此鬱鬱不樂店主人你想這位波臨頓令外甥也忒薄情了不該待他舅舅這樣落寞呢說着又嘵波臨頓波臨頓這時哭不得笑不得萬分難過店主人却不知就裏歎口氣道人老珠黃不值錢要靠託他們不住的說着便走了出去波臨頓道今天我到這裏足下也到這裏想非偶然相值必然另有意思薩克森笑道足下來得我也來得說什麼偶然不偶然你道我自己開了旅館就不該住人家的旅館嗎我想足下或者見了五柳居到這個近村的旅館來可知這裏的主人我向來是認得的却不有些兒害怕所以道又遇了足下也算是湊巧波臨頓想這斷着實可惡不給他些利

害他那裏知道便暗暗的把手伸入衣囊之中捻着這個毒藥的瓶薩克森却沉着臉低聲說道波臨頓先生我和你說句話也算是個朋友忠告之義你要是這毒藥不用過了這毒瓶還藏在衣囊中吃人家捉住了可不是個最恐怖的證據嗎我勸你把他這臉上還藥後就丟了好不覺臉上一陣飛紅幸虧波臨頓被薩克森說破了罩上一層顏色所以人家一些兒瞧不出他連忙放了毒藥瓶把手從衣袋中伸出笑道你的話我可不懂呢說着恰巧那店主人又進來了兩人又講別的話兒却是薩克森又時時帶諷帶笑的說你那外甥波臨頓如今犯了罪了却逃往那裏去了呢波臨頓一個智謀百出的人却被他窘了一個無可如何心想這個人留在這裏終是一個勁敵便坐着呆呆的出神一任薩克森高談闊論也不敢和他兜搭一直到了夜膳已畢薩克森道波臨頓先生難得在這裏萍水相逢我那屋子裏有上等雪茄煙噴們就此睡覺却嫌時候太早請到我那裏吸煙細談波臨頓却不敢辭他心中又想這斷到底爲着何事也到這裏來借此也可試探試探他的心便應承了

說。狠。好。那時薩克森便走出餐室。一回兒、又呼店主人道。這裏暗得狠。請你老人家把個燭臺兒照一照罷。波臨頓剛也要走出。忽然想起一物。說你們先行。我忘了手套。在那邊取了就來。你道波臨頓忘了什麼手套。原來他並沒忘什麼手套。他却回來在行李中取出一把小刀。偷偷的藏在衣囊之底。再走出來。時那薩克森和店主人、早在那裏等着。他們兩人進門。店主自去。薩克森依舊呵呵的笑道。足下難道還不知嗎。凡是你所做的事。都要眞明。你我還有一毫自由權嗎。便道爲什麼都要。波臨頓坐定道。足下約我到這裏來。有什麼事。不妨直道。不過我以後。你要聽我的吩咐。不論什麼事。都教我知道。波臨頓想你也知道男爵是沒有死。我只外面洩漏一二。薩克森道。此刻

爲有你這魔鬼在裏面纏繞所以嘉耦變成怨耦如今只要這事說明雲過太空自然男爵更加愛他的新夫人所定財產的遺囑少不得又要換過你的以前企望都歸泡影再有人在外面說這老大佐是波臨頓裝做了老商人在深夜中偷偷的跑進常勃爾邸把這瓶中的毒藥一滴一滴在玻璃杯中老大佐誤喝了遂成了個全身不遂此語一傳請教你置身何地呢波臨頓道這毒藥的勾當大家都說是圓珠幹的却都推在我身上干我甚事薩克森道波臨頓先生你以爲幹這事一無憑據嗎却不知有確實的證據在我手中呢波臨頓聽了先怔了一怔說證據沒做這事有甚證據你既然說得這樣確鑿你把這兒落在人手中嗎波臨頓道既沒做這事有甚證據你既然說得這樣確鑿你把這證據給我瞧瞧是件什麼東西薩克森道證據多咧我先給你件東西瞧瞧說着就在日記簿中取出一紙名片波臨頓一瞧是自己的名片因想這是那裏來的一回兒想常勃爾邸的僕從一天來回五柳居的也不知多少要一個名片稀什麼罕便

呵呵的笑道這也算一個犯罪的證據嗎薩克森道你別性急我告訴你的根由兒你纔知道咧這個名片是在你犯罪的三個禮拜前向常勃爾家的僕從得來的這名片的角上有你老人家的住址在上面說是在倫敦市外第幾號門牌波臨頓道承蒙關照那名片有住址原是通例薩克森是你道是個通例我却要借這通例做文章咧我當時拋着一天功夫便按着你的住址直奔倫敦市外而來後來居然找到了却是個荒涼的地方靜悄悄也沒個人往來果然是好個秘密所在波臨頓到此方纔悟到給他瞧名片的緣故便道地方太僻了便招疑我住在那裏好幾年了警察官也不曾當我犯人捉去薩克森道你府上可不是還有個化學試驗房嗎波臨頓道小可雖沒本領却也算是個醫生這化學試驗房想也不曾犯法薩克森笑道還有件事狠對不起先生我到府上時只說是先生的使者你們太夫人倒也一些兒不疑心讓我直進這試驗房去波臨頓跳來起道豈有此理原來你是個騙子薩克森道波臨頓先生你此刻跳也無益還是聽我講下去那歷史正長咧我到了

你化學房四面一瞻仰先瞧見一件東西是個鐵假面想起來是你老製造毒藥時保護臉面所用的咧波臨頓握緊了拳頭暗暗切齒薩克森又道我到了你老的化學房中只見四面都是玻璃櫥排列着無數藥瓶還貼着許多的紅箋一一寫上名目大概都是狠激裂的藥咧波臨頓道化學家試驗的材料那一件不是激裂的藥品薩克森道我當時瞧了瞧知道是個純粹的化學房心中頗覺失望又瞧見那邊還有一個屋子因想這裡或者有秘密的東西果然有三個抽斗鎖得緊緊的無論怎樣總不能開波臨頓道三個抽斗稀什麼罕也教你費心薩克森道我當時起了個好奇之心一定要知道他的內容便用蠟印了個鍵穴上的模型到了晚上三更時候趁着你們令堂太夫人睡着的時候人不知鬼不覺輕輕跳過牆頭撬開百葉窗直入化學房而來這時我已照式做了個鑰匙只一撥三個抽斗都開了波臨頓道嗄你原來是個賊薩克森道你只聽我講下去當時我開了抽斗只見有好幾個小瓶那小瓶上貼着籤兒都記着印度和南美洲的地名想來這藥兒不是普通的

藥房有的或者那種類的生產地方在這兩處纔記上這地名兒可是不是波臨頓聽了把身體搖了幾搖說道好我把你當個小竊告到警察署去薩克森道波臨頓先生你要告是我也自認做個偷兒只是我却不曾偷得別的東西只這撈什子你要告到當官哼哼恐怕也有所未便波臨頓道往後便怎樣薩克森道今天誇口說這瑞羅古塔上一席話除了圓珠夫人他如今啞子吃黃連不是波臨頓道往後便是我親耳朵聽得也做得個證據究竟我便是個偷兒你却是個殺人犯說不出的苦其次便是誰輕誰重波臨頓先生你也該知道呢說着一陣子呵呵的笑看官們可要算是個惡毒的人了那知薩克森比他還毒這叫做以毒攻毒世界上一物必有一物制金鋼鑽如此堅剛羚羊角一擊便破這時薩克森把個波臨頓玩諸手掌之中停一停兒便道喈們書歸正傳我見了你這許多藥瓶都是貼那印度和南美洲種種毒蛇毒獸以及蘊毒的植物狠多因此想各種地名我想起來印度和南美洲種種毒蛇毒獸以及蘊毒的植物狠多因

毒藥的原質都從那邊輸入咧波臨頓道你這個推想不差果然這印度和南美洲地方毒藥的原質最多薩克森道那時我想既開了足下秘密的抽斗只有這幾瓶印度和南美洲的藥到底也算不得個憑據往後我再在抽斗裏找出個小盒子裡面却還有個小小的瓶兒也沒註上地名只用鉛筆簽上一個(Tinis)字知道這兩一瓶藥是個末一著棋子咧波臨頓聽了心中只是跳個不住那臉上又青黃不定薩克森却談笑自若口中吞吐着那雪茄煙說道波臨頓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什麼科學家也不是什麼醫學士那種羅馬臘丁文字更加不識了只瞧見蟹行蚓曲也不懂得什麼我因此便把這小瓶輕輕的藏在衣囊中在這空盒中寫上個字條兒說這瓶藥暫存敝處免得做一個不告而取波臨頓聽了開口不得嗖的從椅子上立起來道店主人從來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咱們兩口兒不用說要是惡人也大家是個惡人你又何必苦苦的逼着我呢薩克森狂笑道言重言重我那裏比得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是有學問有膽識人家說作惡也要作惡的才我如何夠得

上不過我却有我的本領也占得個上手這就叫做棋高一着縛手縛脚波臨頓道我說這事只有我和常勃爾邸有關係你和常勃爾家沒甚關係你又何必這樣周到呢薩克森揚着脖子笑道這我也有我的關係你那裏知道呢波臨頓道據你說可不是和常勃爾男爵家也有關係的嗎薩克森道也沒別個關係要是打算常勃爾邸的家產却還有個小小路子波臨頓道請教那一條路子薩克森道如今也不必明言這是幾個月前定下的我因爲瞧見報上一條新聞纔觸起咧波臨頓一聽此言心常想勃爾家還有什麼人的關係呢到底是他心中靈警便點點頭說我知道了不是那天字第一號的圓珠夫人嗎也好你這一條綫繫在圓珠夫人身上我這一條綫却繫在那克脫身上想你自然都知道圓珠夫人的秘密事呢薩克森道這也未必這也未必原來薩克森在得意頭上露出了些兒口風却自己懊悔不迭加着那波臨頓眼光銳厲他能把人家心底裏的事猜個正着薩克森雖然也算是個棋逢敵手却也還要處處留心那時薩克森便道你也不必尋根究葉我這一粒

種子已下也不必掘出來給你瞧呢實告訴你罷自從男爵結婚以後我意一直到如今咧不然我買這五柳居做甚我又不是獃子到這鄉村裏來化着重價弄這個小酒店兒也爲着要探聽常勃爾家的內容我也不必瞞你也不能瞞你你可今天早辰都探聽明白了只是你知道還有限我却把你的前前後後的歷史雖不能統知道也差不多知道十分之七嗜們手高手低就在這上頭呢說着把手中吸殘的雪茄捲煙丟在火爐中一陣子呵呵的笑停了會兒薩克森又道要講資格我可那裏及得你我不過這幾個月裏纔留心你可是兩三年前就安排妥當了我一到這裏便知道你這鼎鼎大名在男爵家做個貴客又探聽你的來歷說是在男爵的領地上描繪小景的一個畫師由那克脫紹介了往後便常常在府中進出又知道你是個外科醫生因想做醫生的狠忙怎麼丟了自己的本業倒在那裏描寫田舍的風景況且你又不是個豪富人家這碰見的地方又狠巧因此我狠疑心到你從此你一舉一動我便刻刻注意你又不防備有人窺伺你暗暗的流露人家

不知道我可隨處留意呢況且我和你雖走兩條路却是一個主意更加容易覺察往後我打聽得你住址偷得你這毒藥以爲你要毒死圓珠夫人的誰知你却不動手只男爵和新夫人兩口兒的愛情却一天壞似一天我知道是你這東西在那裏作怪了果然到了開遊山會那一天你便放出大手段來你以爲你一顆惡毒的心藏在你這腑臟之中再沒有人知道可是我兩個眼睛便是個愛克斯光鏡已經照得清清楚楚那天我雜在馬夫之中早瞧個親切波臨頓先生我這易容術還不及你的高明當時我臉上着了顏色怕的人家窺破揑着一把汗呢幸虧我手下也狠有幾個能者有的也深諳法律有的也狠多心計就時那買受這五柳居的主意也是人家幫着我辦呢薩克森說到那裏又取出一枝雪茄點上了火說道處埋伏你以爲瑞羅古塔的一夜做得萬分秘密再也沒人知道可知我想這鑼鼓越敲越急了不能不緊緊的跟在你後面一步也不敢

放鬆誰知這一天男爵果然換遺囑是下果然下毒藥都瞧在我眼中我時待而動不可鹵莽恰巧足下那天照顧起小店兒來了我却暗笑波臨頓先生你好個模樣兒怎麼變做了個于思于思了只是轉念一想也是個不寒而慄因想你算目的達了男爵却斷送在你手裏了只是我知道你的秘密雖不敢說敲竹槓的話將來你得了常勃爾邸的家產二五一十是總要的誰知今天起來一打聽那毒藥中了老大佐起初還不信後來打聽得千眞萬眞我想我這機會到了所以先到你房裏來給你一個信要教你知道你做的事有人早知道因此先在這裏恭候了波臨頓聽了半晌不語道依你的意思却要怎樣繳森道你惟有一切都聽我的命令以後你一舉一動都要關照我不許避了我的眼做事從今天起你趕緊還倫敦不許再在這裏逗遛也不許私自到這裏來波臨頓一言不發只暗暗的切齒薩克森道從今以後你只許和我走一條路不許和我走

兩條路你此快回倫敦要是得着我第二次命令許你再來你若一強那便是我的仇敵我立刻可以告發你的罪你要子細的想想這條約這簡直是我的命了薩克森冷笑道什麼喚做條約定得太兒暗暗想這還有出頭的日子嗎除外斷無別的方法說着便在衣囊中握着小刀心中想乘他不備刺好心中這般想口中却敷衍道怎麼喚做命令猜透幾分說道命令便是我出的主意須得照着我主意辦往後凡第一要祕密再不可向人亂說在我手下的人大概只聽我的命令目的你可要知道波臨頓聽了愈加憤恨薩克森索性伸着拳頭在只有一法你不願聽的命令你把我殺了倒乾淨道波臨頓此刻就在今夜這地方你好動手咧說着便立起來面對着玻璃窗把個背心向了波臨頓心中正在躊躇暗想動手好不動手好他此刻臉向着外正是絕好個機會正要抽出那

衣袋中的小刀薩克森忽然笑道好好今夜不殺我怕錯過再沒殺我在這玻璃窗上瞧得狠清楚波臨頓快來快來你已在那裡拔刀了波臨頓又是一怔不知不覺的把手中所握的刀放了說沒有的事喈不過在衣袋裡取一卷雪茄烟罷了說着便取出一枝雪茄點着火薩克森索性把玻璃窗推開將頭伸出窗外向下望着說波臨頓先生你瞧罷這壁上都是從下面到這窗邊天然是個軟梯子你今天殺了我人家只說是有什麼盜賊攀着那葛蘿一直牆上的葛蘿上來殺了我也不疑到你呢波臨頓也不答言心想這廝却也大胆便趁着他頭向着下輕輕的掩過來薩克森依舊只做不知只笑着說道我教你個法兒你殺了我再把外面的葛藤打亂了我身邊衣袋裏還有幾個金錢你拿去了你睡你的覺到了明天他們侍者進來見了血淋淋然以爲被盜受傷身死了你只假作不知人家誰也疑心到你一個旅商人敢於大膽的握着小刀離開薩克森的背心相距不到半寸只見

薩克森嗖的把身子轉過來哈哈哈一陣子笑只笑得波臨頓毛骨悚然好似一盆熱騰騰的火澆上一桶冷水不覺得心中一餒那手裏的小刀却依舊在他衣袋裏一鑽再也不敢出頭那波臨頓倒抽了一口子冷氣連忙歸座薩克森滿面笑容的立在波臨頓面前道波臨頓先生你此刻錯過了機會往後狠難再找咧到底你還是個纔出道的雛兒這麼鍊還有些兒不彀呢波臨頓這時却被薩克森奚落了一場心中想自己實在不濟事該可以下手的時候怎麼不下手豈不是坐失機宜往常也還有三分主意今天見了他難道就這樣束手就縛麼薩克森却十分得意便要坐在椅子上把個脚踏在火爐邊上笑道波臨頓先生咱們的話還沒講完那天我到你化學試驗房裏搜着了毒藥瓶後我便送到一個化學研究會裏請他們分析那化學師一個個都十分驚訝說這是化學社會裏沒有用過而最進步的毒藥他們便推究了許多的學理試驗了許多製法却沒造得和你一樣却只打聽是那一位先生製造的我却沒有告訴他們說是你老製造的怕的他們一登藥劑雜誌

在這倫敦各處一傳揚那就難了只是還有句話告訴你那老大佐喝賸的藥如今常勃爾男爵又請了許多名家去分析了將來分析的結果還是和我送去的一樣此刻大家疑心下這毒藥的是圓珠夫人你想這圓珠是個女孩子家誰也不知道他只有音樂上的學問又不是個化學師那裏來這新發明最進步的毒藥呢將來自然都疑到你身上我勸你還是早些兒還倫敦別再到這裏來了你只給個信與我我有用得着你的地方我再寫給你信這是我一個忠告之義你要知道不可弄錯了波臨頓聽了也不答話一時間又想不出什麼只得立起來回自己的屋子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劇凄涼獄窗囚玉體　痛憔悴病室結珠胎

話分兩頭如今且說圓珠夫人出了鄂爾生的偵探事務所茫茫然也不知到那裏去好雖然從富貴叢中抽身而出却不曾帶得一錢他原是個高潔的女子所以他說我空身來還是空身去若說貪戀男爵的富貴便不該出這門了所以從結婚前

後男爵所有贈他的東西以及他自由使用的財產他却是原封不動完璧歸趙看官們要知道男爵家幾千萬的家私圓珠夫人只纖指上一個鑽戒胸口前一個頸飾也毀了他一生的吃着圓珠夫人却窩可再在牛夜風雪之中凍倒在路上決不要常勃爾家一件東西他手中只提了個小皮鞄這皮鞄中也沒有什麼銀行支票也沒有什麼財產的契據只有半新不舊的兩件汗彩和兩本音樂的書籍這汗彩是男爵的東西是圓珠自己眞正的財產了原來這樂譜是他當日在學堂時考了個最優等是學堂中的獎賞品那汗彩也是圓珠結婚之前出學堂時穿的衣服到底是個什麼人呢瞧他舉止大方是個貴婦人的態度却又穿了那狠舊的衣服到底是個什麼路數呢因想他倘若沿路雇馬車我也連忙雇了馬車追上前去剛在那裏想時只見那夫人却走進一個郵政分局去了只是這時候那郵政分局裏已經沒有了人

©

呢、圓珠、依、舊、走、出。微微、的、歎、息、了、一、聲。向四、面、一、瞧。悄然、仍、向、着、前、面、行。那書、記、也、隨、在、後、面。越走、越、遠。差不、多、有、一、小、時、光、景。却已、到、了、市、稍、頭、了。這地方却漸漸幽靜。只見樹木鬱蒼林墅寂寞這時候恰在深秋天氣風過處也有幾片黃葉打頭這樹木中現出一家人家繞以鐵欄外面也有兩扇小鐵門圓珠推着這小鐵門便進去了。那書記暗暗的想道不差啊。我說這夫人定然是個貴婦人模樣可不是嗎。他現有別墅在這裏呢。那書記等着圓珠半天不出來他也便回去說這是他的家在這裏呢。看官們到底這一家是什麼人家原來就是梅汀夫人教授音樂的一個私塾。圓珠自己是幕天席地。那裏有什麼家來。只有這個音樂學堂是不曾和男爵結婚以前終日相依的這裏頭從教師到同學和圓珠都清熱今天到這裏也訴訴我衷腸之苦況且自從結婚以來也沒有到過這學堂來如今人窮返本不免起了個廻舊之心當時梅汀夫人把他做女兒看待廻想當日的希望如今好似隔世的人了。圓珠想除了這裏也找不到別個宿頭便一路進來剛走到曲廊之下。那學堂的

使女已瞧見了、飛風也似的報知梅汀夫人。夫人便三脚兩步的出來且驚且喜的說道阿呀今天什麼風吹你到這個地方來我要稱男爵夫人了這時梅汀夫人見了圓珠好似天上掉下一件寶貝來便迷花眼笑的說道咱們裏面坐咱們裏面坐那時梅汀夫人引了圓珠到裏面來時日已暮從燈光中却瞧見圓珠顏色慘沮容光黯澹一回頭又瞧見他還是穿着那半舊的衣服心中先已納罕想他是男爵夫人了又是倫敦數一數二的豪富怎麼如此樸素心中想着不禁脫口而出道咦怎麼你如此打扮圓珠漸漸的把粉頸低垂道我此刻不是男爵夫人了說着聲音已經發顫了梅汀夫人這時把圓珠摟在懷中道我的姑娘你有什麼委屈你告訴我我和你勸解你別是和男爵反目了從來夫妻兩口兒淘氣是常有的過了一會兒就好了你也不是想起了當初在學堂的時候咱們似母女一般你有什麼委屈儘管說可憐圓珠只說得一聲我也不抱怨誰只恨自己命苦說不出來喉嚨頭都被眼淚塞住了

已的薄命便嗚咽着再也說不下去那淚珠似巨鑽一般索性把身體伏在那梅汀夫人身上變成了個淚人梅汀夫人道唉這是那裏說起好端端的跑進來儘哭招得老身的眼淚也留不住了看官們要知道這個圓珠姑娘是輕不易會哭的他和波臨頓他和常勃爾男爵雖然氣得手足冷如冰雪心中氣苦到萬分他淚珠兒不流一點只輕輕以微笑報之如今見了梅汀夫人却似自己親人一樣便哭了一個不亦樂乎這時梅汀夫人也眼淚鼻涕鬧了個不說好孩子你別哭了你可知道我的心也碎了我和你大家對哭也無益你定一定神兒我暫時出去一趟兒再來罷那時梅汀夫人便出去了停了有二十分鐘光景却再進來手中取了一個瓶說你解解渴兒這時圓珠雖然不哭兀自垂淚不已梅汀夫人道你別苦懷了身子便是有什麼委曲你在這裏安心靜住幾天我想夫婦拌嘴也沒什麼大不了事過會子就好了圓珠道夫人你那裏知道我心中的苦楚我好好兒的一個清淨無垢之身如今變了個有口難訴連那個不該疑我的人也疑我了我還可以在常勃爾邸存

身嗎現在不容說那常勃爾邸自然是不
這裏當一輩子助教就是或者校長也疑
這般說我知道你品行是好的行爲是不
想先安了心難道你和男爵便決裂到這
不配做這事況且也未免大才小用呢這
這一番鬧得太狠了把個圓珠急得跑了
人只是夫妻之間一時言語失錯了保不
怎麼受得住呢他想過了一天半天常勃
却不見男爵家有人來接梅汀夫人想這
時那學堂裏的女使却來告訴校長說今
裏的前後門張望怕不是個好人梅汀夫
到了下午却從外面送進一個名刺來梅
夫人一瞧上面寫着刑事偵探某某某梅

汀夫人見了一嚇一個迴旋想喈們這樣一個名譽隆隆的音樂學校怎麼有刑事偵探可以踏進來呢看官們可知道這偵探一業是近三十年中漸漸進步的時要是有個警察偵探踏到人家去的這便不是件好事便是當偵探的也不敢用着名片大模大樣的到人家來只把自己的職業隱起來到了人家也不過說有要事須面會罷了如今這位偵探先生却公然送進這偵探的名片來你想這梅汀夫人那得不吃驚呢這時梅汀夫人下了課正尋着圓珠和他談話恰巧外面送進這名刺來梅汀夫人定了定神兒瞧你告訴他這裏用不着偵探想他錯認了使女道他說得明明白白要見這裏的校長梅汀夫人夫人道這又奇了我和他們有什麼關係使女道狠覺詫異上半天不是有個人在喈們這兒張望着嗎好似喈們學堂藏着什麼罪人似的夫人聽了動怒道豈有此理我且出去見他倘有一句不對的話攆他出去不許再上我的門梅汀夫人怒氣忽忽的走到招待室中却早見那個偵探大落落的坐在那裏身上穿着件黑羅紗的衣服一身的急裝手中還

捧着本日記簿梅汀夫人見了先自生氣說這學堂裏也要委屈大駕嗎那夫人想已見了小可的名片想這位是這裡的校長梅汀夫人梅汀夫人話停了會兒說喈門這裡有犯人嗎你儘管拖了去偵探連忙陪笑道不敢不敢本着上官命令不能不來卻是聽說有位圓珠夫人在這貴學堂耽擱可是不是梅汀夫人聽了卻早已忘着他是個刑事偵探聽說他來訪常勃爾男爵夫人便把怒氣飛入九霄雲外說道嗄是梅汀夫人道怎麼說可不是他麼那偵探道不差請夫人把那圓珠夫人的嗎可不是要迎他回去夫人交給我便是梅汀夫人道怎麼說可不是他們已經用馬車來了那偵探答應了聲是梅汀夫人想我的可不差呢不是他們已經用馬車來迎接他的嗎難道已經放了姑娘可不是我教你安心在這裏住幾天如今你家裏已經用馬車來迎接你了圓珠聽了也摸不着頭腦便道這偵探便是來做甚呢梅汀夫人道這偵探你好好兒回去別再和男爵夫

尋訪夫人預備接你回去咧圓珠聽了中納悶想便是要接我回去探來尋我呢圓珠早滿腹猜疑想這個又是刑事偵探我又不曾犯什麼罪可不是件怪事嗎便問道那人說要面會嗎梅汀夫人道他坐着不去呢圓珠且在這裡我一個人去會他便了說着便是臭臭亭亭的到那招待室裏來那偵探見圓珠一面便揭開日記簿瞧了一瞧說這位便是圓珠夫人嗎圓珠道前幾天有位自稱穆特爾圓珠的到鄂爾生偵探事務所託他訪事的便是夫人嗎圓珠就裏也答應了一聲是那偵探把圓珠相了一相揚着脖子說道三年前還有位葛爾遜圓珠不知是夫人也不是看官可憐那圓珠聽得葛爾遜三字早已粉臉失色心裏頭跳個不住想這葛爾遜的舊姓誰也不知道便是吾夫常勃爾男爵他也不知道我還看這舊姓我因爲這汚穢的姓不要裝在我圓珠兩字之上所以極力脫去這舊染之汚和男爵結婚也不曾提及以爲這過去的事實心裏也忘掉了誰知今天這個偵探還提起前事這眞有些兒不妙那時身體已經微微

兒有些震顫也只得輕輕答應了一聲是那偵探便從衣袋裏取出一角公文似的送與圓珠道既然是的夫人請瞧個明白這是拘人的一紙公文圓珠接在手中一瞧上寫着一行字道殺死律敦船長連類之嫌疑犯某某圓珠見了早打一個寒噤見上面寫着殺死律敦船長事件便驚得目定口呆做聲不得這時圓珠玉容陡變却又說不出什麼來那偵探却從容的說道今天少不得要勞動夫人一行小可纔可以銷差圓珠不知不覺的便立了起來好似害着離魂病一般身不由主的跟了這偵探便走從這招待室出來剛到迴廊下却被學堂中的使女瞧見說怎麼你引了咱們圓珠姑娘便走也得告訴一聲梅汀夫人那偵探却從鼻子管理哼了一聲說這是殺人嫌疑犯我可奉着嚴重的命令來拘引的倘有失錯我那裏擔得起這重任說着早引了圓珠忽忽出門而去等那學堂中使女報與梅汀夫人知道夫人連忙跑出來瞧時那馬車的影子早已無踪無跡這時圓珠在馬車中督督沉沉好似在五里霧中心中只想一個人顛沛流離到一處便有一處的不幸事眞所

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一擡頭又見那偵探面皮鐵青惡狠狠的坐在那裏圓珠只嬌軀發抖不到半點鐘早到了司脫里脫警察署一帶石壁都帶着冷酷之容馬車卸去那圓珠便請他到一個嫌疑人待質所裏去安身看官們這有什麼好去處況且當時監獄改良那程度也有限得狠也就可想而知了停了會兒那偵探又引了一個人來瞧看圓珠這不用說便是前幾天願爲圓珠當義務偵探的鄂爾生是了鄂爾生見確是圓珠便滿口子的說是啊是啊可見足下辦事周到居然便拘引來了極力的把那偵探誇獎了一回兩人便出去了圓珠心中暗暗想原來要捉我的主動力就是他我和他到底有什麼寃仇難道一個人到倒運時候碰來碰去都是我的仇敵嗎待質所一宵已過到了明天就要審問了原來英國當時定下法律的凡是犯着嫌疑拘留的人在二十四點鐘以內不能不審問這也是法庭中愼重人權的意思要不然這個人並沒一點兒罪把他拘留起來十天八天不定到了知道他沒有罪放他出來的時候這場官司他已經受累不小了所以圓珠約畧知道些

英國的法律自巳先警勵一番別失了我女子高潔的態度到了裁判庭却立並沒有一些兒畏餒之心承審官先問道你可是那住在克利夫葛爾遜家被害死的時候你是他的女兒答了問官道當日律敦船長到葛爾遜家知情嗎圓珠點了這話想起了當夜情景那臉早已黃透臙脂便道船長邀家時我却還沒出門承審官問好好我這裡供已畢當天就送到裁判廳便了便立刻備文申送一切詳細自有鄂爾生做原告可憐一個無辜姑娘他還不曾知道底細一角公文便從嫌疑附屬的未決監裡去了圓珠既入未決監該受他審判的這個承審官喚做事是個審判中最老練的人又是個最嚴厲的進步裁判官一味的講威勢雖然沒有像中國的種種刑訊却也趨重嚴厲并且最不合公理的是被告和罪人沒有區別未決的嫌疑者同了既決的囚人一方面的現在的屹浪判判所圓珠的豫爾可是那住在克利夫葛爾遜家是何年何月圓珠答應道是問官道你出這

甚相遠這種審問之法眞是不可究詰看官們要知道這做書的是英國人他還說這十九世紀的裁判法還沒進步要是生長在中國瞧着中國這種野蠻的審判不知道要感喟到什麼一個地位呢只這種種的非刑不必講了便這一夾棍幾撥子也不問到底有罪無罪先把你弄得個死去活來桁楊之下何求不得一年中可憐不知要屈死多少人咧英吉利饒是這樣人家還不滿意不知把咱們中國比起來却是怎麼樣呢閑文少叙且說那屹浪判事是個最老練最嚴厲的裁判官一般罪人裏頭聽見了他的名頭也頭痛圓珠偏偏落在他手中也不知是造化是倒運那天算第一回的初審那屹浪判事便問律敦船長當夜到他家的情狀圓珠想人家都知道我是葛爾遜的女兒向着女兒問他父親的罪法律上有這道理情義上似乎說不過去再念一想這事兒荷蘭包菱角終有刺破的一天我只把當日情景說了就是了便從那天在酒家遇着船長起一直到後來船長和店主人同到我家後來我睡着了以後的事情却不知道次第說了一遍屹浪聽了只顧默想這個女子

着實有些奇怪乾浪判事瞧着圓珠的容貌聽着圓珠的言語心中十分納罕他想我手裏也不知審過了多少案件也不知見過了多少被告多少囚人從沒見有這樣的女子不是一個絕頂奸詐的惡婦人便是個異常高貴的貴夫人這乾浪判事雖有一雙老練的眼睛却照不出是個什麼路數因想此刻惟有用軟工逐層盤問到得有了一點兒破綻便可放出猛虎之威乘隙而進主意已定他便用出那極平和的審問法說道我知道夫人是並沒知情的可以算得這案件裏一個沒有關係還是自的人不過你當初逃出這葛爾遜家可是知道父親犯了罪怕的連累了你定是爲着好一個潔白女子之身在這葛爾遜家究經汚了你的清名所以逃出這門只是在那家已經十幾年了怎麼當時不走到那時纔走呢這其中定有講究了圓珠頓了一頓道判事可知道我不是葛爾遜的血統那乾浪判事聽到這裏不覺暗暗吃驚道嗄你不是葛爾遜家的女兒嗎

圓珠道。不是。判事道。不是。親生的。自然。是個。養女了。圓珠道。雖然。如此。但是。要知道。詳細連我。自己。也不得明白。只是確知道。自己不是。葛爾遜家的女兒。便了。判事道。到底算父女不算。圓珠道。我記得小時節。他教我呼他爲爺。要是我不肯時。他便伸着拳頭。打過來。呢。屹浪。判事問到這裏。心想這案子。有些兒奇怪。呢便道。據夫人說。那葛爾遜大概不是你親生的父親了。圓珠道。正是。判事道。到底以前的親父。是誰。圓珠道。却不能十分知道。詳細只覺得我的父親是一個極慈愛的面容。我見了他。還可記得。判事皺着眉頭道。夫人你這個話兒。在裁判庭上。却說不出口。只好算你。一個意想。你要能知道你父親的姓名。還可算得個證據。圓珠道。我要知道父親的姓名。我自己難道不能四處尋訪。何至流浪在外面。判事道。夫人你還記得所生的地方在那裏。圓珠道。髣髴在意大利國。判事道。意大利的那一處呢。圓珠道。這個恍恍惚惚的。供狀法庭上那裏算得數。我也不問你。是葛爾遜的養女。或是葛爾遜的親生女。只是當初殺害律敦船長的時候。你可在他家裏到

了事後你纔出這個葛爾遜家更名喚做穆特爾圓珠可是不是圓珠道正是如今人家都知道我喚做穆特爾圓珠怎麼又改了穆特爾圓珠可不是自已本姓本名丟了纔用這僞姓僞名圓珠道我因爲這葛爾遜字太汚了所以一出他家的門自已便改做穆特爾圓珠咧判事道一個人的姓名却可以隨意變更的嗎圓珠道這話却不差只是我想葛爾遜也不是我的眞姓名被他們硬做我姓了葛爾遜我想既不是我自已的姓我要他什麼丟了便完了判事道葛爾遜雖然不是你的眞姓那穆特爾難道是你的眞姓嗎圓珠道穆特爾雖然不是我自已的姓不是只是念在口裏覺得狠熟聽在耳中好似狠親熱的安知我的父親不是姓這個姓我也安知不是穆特爾家的女兒我心中常常疑心髣髴這穆特爾三字早灌注在我胸中去了因此我改去葛爾遜就喚做穆特爾咧判事道穆特爾是意大利的大姓嗎圓珠道那時我年幼髣髴曾住在意國的芙露蓮府五六歲的時候好似還在那裡却記憶得不大清楚了後來經過了幾處地方纔到英國

判事道。如此說來。你沒有到爾葛遜家的時候。一切都模糊了。圓珠道。幼年的事。今想起好似在夢中。髣髴我所居的地方在松蔭之下。背後有山。前面是海。這光景。差不多在三四歲呢。判事道。葛爾遜之外還有誰知道你少年的事。圓珠想了一想道。嗄還有一人。只是已經死了。判事道。是那一個。圓珠道。在葛爾遜家裏的時候有個教我唱歌的老人。他嘗和我一起到各酒店拉着胡弓四處的賺錢。這人在我出道。葛爾遜家的時候也是一同出來的。出來了一個月後。這老人便身故了。我還到他墓上。這墓場我還認得。判事道。那老人知他的墓場去拜他。還編着個花圈擱在他墓上。這墓場我還認得。判事道。那老人是本地一個音樂家的婆質呢。判事道。你以前種種的事。嗎。圓珠道。當初喈們住在芙蓉府時。這老人是本地一個音樂家的婆質呢。判事道。這是天然一個音樂家。來他聽了我的聲音說。這是天然一個音樂家。來他聽了我的聲音說。這是天然一個音樂家。來他聽了我的聲音說

這裏又問道你出了葛爾遥家後以後從沒有見過圓珠道不知道葛爾遥現在住居何地圓珠道不知道判事道全然不知嗎說全然不知道判事道你只是人家都知道你是葛爾遥的女兒不得個親類的嫌疑如今知道葛爾遥並不是你生身的父親這事兒就益發沒有關係了但是夫人以後所說的話却沒有一次遇見過本官之意圓珠道我言盡於此教我還有什麼法子判事道如今只要今天捉到葛爾遥明天夫人可以立刻放免夫人若知道葛爾遥所在的地方說出來了也是你自己的利益何苦代人家受罪圓珠道不捉到葛爾遥我便永遠在這裏可不是嗎夫人要知道人家都道你是葛爾遥女兒你空說不是却沒憑證不過你知道了他的地址何妨說出來給人家聽聽便是你自己也脫了罪圓珠道判事道我要知道了時替他通融則甚不過這裁判所的規則也太利害了

要是三年五年不捕獲到葛爾遜我便代他受這三年五年罪嗎判事道這是國家的定律便是當裁判的也愛莫能助權且停幾天再審問那時圓珠仍回到未決監裡去專等那第二回的審問剛後來又經了幾天圓珠該受第二次審問却問來問去還只這幾句話又過兩天便受第三次審問了那判事總以爲他知道葛爾遜的住址所以用盡騙功終套不出圓珠片言半語只得說葛爾遜不到堂圓珠終不能脫這干係看官們你知道葛爾遜現在那裡原來正在那一個鄉村客寓之中敲一個窮凶極惡之人的竹槓呢一向不曾叙這薩克森是何人要知道這薩克森便是葛爾遜的假名因此他圓珠的事一概都知波臨頓也再不想怨家遇着對頭偏偏碰到這人倒爲他所挾制了當天波臨頓起身想此刻我往那裏行呢我到那裏他也到那裏終究是個什麼了局他想也罷不如我和他談個明白便趕緊吃了半餐走過那一邊屋子裏來只覺得靜悄悄不見一人別說葛爾遜既沒有薩克森先生也不知向那裏去了他那時好生奇怪便呼着主人來問說天還沒

亮。他說。有。要。緊。事。情。早就。走。了。客官。你。和。他。認。識。該知。道。他。的。事。情。咧。說着。又向衣、囊、中、掏、出、一、件、東、西、來。說道。不。差。他臨。去。時。還有。封。書。子。託。我。轉。交。你。呢。波臨頓接到手裏。便道、我有事。你、請、便、罷。連、忙、拆、開、這、信、一、瞧。上寫道。

昨夜所談一節。語語皆出諸忠告。足下在我眼光中。雖如何變其聲音容貌。我固自識之也。願君速從余言。早避爲佳。以三日爲限。若猶不知自量。則我有權力。足以控告。三日以後。汝當爲獄中人也。

波臨。頓。見。了。只恨。得。牙。癢。癢。地。他便、也、出、了、這、旅、館。前來、和、那、克、脫、商、量。他想、薩、克、森、的、信、上。說是、以、三、天、爲、限。如今、還、有、兩、天。可以、暫、時、安、心。如今。波。臨。頓。知。道。老。商。人。的。裝。扮。人家。知。道。的。多。了。便變。了。一。個。乞。食。的。音。樂。師。模。樣。來。候。那。克。脫。等。了。一。天。到。夕。陽。西。下。的。時。候。那克。脫。居。然。來。了。只見、那、克、脫。還是、這、樣、東、張、西、望。將近、鐵、欄、門、口。波臨頓便開口道、那克。脫。先。生。你。別。慌。我。在。這。兒。那克。脫。正。在。出。神。猛。可。裏。聽。得。這。一。聲。髣髴。遇。着。了。鬼。一。般。拔。脚。就。往。裏。面。逃。波臨頓道。那克。脫。你。可。逃。不。得。

你要逃到那裏我便追進來呢那克脫被他嚇住却又不敢逃波臨頓道你如今是低說道波臨頓先生你說那裏話來你如今不是這老商人又換了個裝扮教我如何認得波臨頓道閑話少說那裏面的事情怎麼樣了那克脫道這兩天爲了那毒藥事件鬧得個不成樣子又不料來了個偵探鄂爾生他本來是找老大佐來的男爵便託他偵探這事兒他却一口咬定圓珠是個狠毒的婦人他勸男爵起訴那鄂爾生也不知和圓珠多早晚的冤仇呢波臨頓心中動了一動便說道也好這一口毒氣都叫在圓珠一個人身上他服了罪喈們倒可以安全了只是這鄂爾生爲甚的要傾陷圓珠這裏頭也有些狠蹊蹺呢那克脫道聽說那圓珠是個惡人的女兒那葛爾遜曾經謀害鄂爾生的恩人喚做律敦船長因此鄂爾生誓報此仇他到處去尋葛爾遜和圓珠兩人便是他做偵探的目的也爲這個緣故呢波臨頓聽了半晌不語忽然跳起來道圓珠的父親嗎他喚做葛爾遜嗎阿呀是了是了定

然是他了原來這波臨頓要算第一等機警的人他想本來這薩克森我狠有些兒疑心那廝不是說和圓珠有什麼關係嗎要不然他爲什麼對於常勃爾邸的事情這般熱心探訪連我以前種種的運動他也知道一個全本又特地的到這男爵邸邊盤那個酒店不是圓珠的父親是那一個呢他知道我的惡事纔被他握住了把柄被他挾制了如今他既也有把柄落在人家手裏我只要知道他的歷史還怕他則甚心中主意已定膽子便壯了許多又和那克脫說了幾句話便各自分手剛走得幾步覺得背後有個人輕輕的在他肩頭上一拍說道嗄原來是你我道那裏來這一個乞食音樂師原來又是波臨頓先生弄這把戲兒波臨頓急急回首瞧時却依舊是這個薩克森一臉子的油腔滑調只瞧着波臨頓嘻嘻的笑說波臨頓先生你如今可知道我的底細咧我是喚做葛爾遜是犯過兩次三次大罪的人如今那偵探鄂爾生正在那裏要捕獲我呢說着又一陣子呵呵大笑可把個波臨頓怔住了只痴痴的望着他瞧那葛爾遜到那時又眼睛一瞪道我這裏沒有一個人知道

我的眞姓名只有你知道我要是打算滅口的計策只用兩個指頭扣住你的咽喉不到一點鐘教你死在我手中只是你的死不死却利我也沒甚關係我這手不殺無錢之人殺了你自己却沒一文兒進帳你放心我可不犯着殺你呢波臨頓聽了一言不發葛爾遜又道實告訴你罷昨天晚上可不是那鄂爾生的偵探來到這裡今天忽忽繞去嗎我早從男爵家裏的人知道了個大概呢幸虧他還在這裏我却一心在你身上我分明瞧見你從那邊來在這裏等候那克脫告訴你鄂爾生正在那裏找我呢咳波臨頓先生我瞧你臉上欣欣然有喜色你可今天握着我的把柄知道我是葛爾遜咧波臨頓暗想這厮如此可惡他幹了這些惡事却還如此硬挺嗎便道你別這樣放膽誰也不知道那偵探鄂爾生到處尋訪你要是有人通個信說這店主人薩克森便是以前犯罪的葛爾遜告到鄂爾生那裏你可就吃虧了葛爾遜聽了不覺呵呵大笑道我起初以爲你是個有本領的人誰知眞是個無用的人像你這樣沒計較幹得什麼事來實告訴你罷你以爲知道了

我的舊歷史便可以密告到鄂爾生那裏便可制我的死命咧你也不想想我自己我要宣布你的惡事時決不致害人可不是害了自己嗎波臨頓心中十分躊躇葛爾遜又道還有幾句話你可要明白你若是今天密告了我便是自己立時便可定你的罪要是我一毫沒有證據在你手裏所以喈們兩人雖然大家知道大家的惡事可是有天淵之別我可沒有一些兒怕你你却這性命便握在我手中你該知道這個道理昵我勸你還是聽我以前的話早早從了我三天的期限要是第四天還在這裏哼哼可知道我葛爾遜是說得到做得到的呢波臨頓聽了開口不得那時可巧男爵邸有人出來一陣脚聲慌得葛爾遜和波臨頓兩人躲避不迭後來波臨頓知道這葛爾遜到底敵他不過要是果眞聽了他的話兒離開這裏罷不但是太覺示弱并且以前的種種企謀悉歸流水要是不走罷萬

一吃他的虧倒也不犯着呢波臨頓千思萬想末後想出個法子來却只能偷偷的到他家裡把葛爾遜殺了倒乾淨話分兩頭如今又要講圓珠在那未決監裏轉眼又要受第四次審問了圓珠想葛爾遜不能到案一堂一堂的審問還是以前幾句話何苦來呢今天仍舊由獄卒帶赴承審官面前還是歸那屹浪判事審問這一回那判事却又換一副神情說你可是自己喚做穆特爾圓珠又是常勃爾男爵夫人嗎圓珠聽了可是一怔今想天又換個問法咧便道既沒辦過正式的離婚自然不能不算常勃爾男爵夫人只是吾夫心中無我我也決計出這常勃爾邸我便不再姓常勃爾姓還我穆特爾圓珠的故我判事順手在案上取過一件公文瞧了又瞧說道不想夫人還不但是殺害律敦船長事件裏的嫌疑犯如今還有件最重最大可悲的嫌疑重案告到這裏呢圓珠想這又是什麼事呢難道男爵又告我背夫逃走了麼好在我臨走之前把一切事情都詳細告訴了老大佐難道老大佐不和爵爵說嗎他心中疑惑便道有什麼嫌疑的事判事却先不說明說要請夫人把當日

邸的財產傳於何人便又說道如今夫人又加上這毒殺男爵的一重嫌疑犯卻是兩重嫌疑犯了圓珠道阿呀男爵果然身死了嗎這惡人一定是坑陷我的了說時那身體抖個不住那時這女子歎的立起來向外就跑判事一見叫聲不好這女發狂了便有兩個獄吏把圓珠拽住照着審判的規時那受審人忽然身體上精神上的變動就要請那醫生臨驗這時堂上就傳呼請那監獄中的醫生來那醫生來了便和判事道這女子雖然算不得發狂但是一時受着急痛神經瞥亂怕的從此還要發熱咧判事道要送他到病室不要醫生道無論什麼樣病症總該送他到病室便是醫生道到了病室還要診察判事點頭道送他到病室喀們也容易診察判事點頭道送他到病室又吩咐禁卒別禁約了他自由要知道他是個病人判事點點頭又吩咐禁卒別禁約了他使他一切自由要知道他是個病人判事點點頭又吩咐禁卒別禁約了他使他一切自由主便恍恍惚惚的進了病室停了一點鐘那醫生便來訪判事說剛纔圓珠也身不

人。瞧着。狠可憐的如今入了病室要先把他神經安了好在他本來有七八個月不能受審判呢判事道這話怎麼說醫生道不但是爲着病這婦人確是懷着身孕呢判事道呀有這事嗎醫生道腹中早已懷着胎咧判事心想這所懷的胎自然是男爵的了怪道呢他說臨盆常勃爾邸的時候一切都告訴老大佐想這懷妊一事也暫時停止審問圓珠只等他腹中之兒出胎咧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黑獄無人人來黑獄　情天不老老死情天

看官們可知道這書中大有個漏洞便是波臨頓如何能逍遙法外圓珠如何不把瑞羅古塔一夜的事供明堂上便是自己不得放免那裁判所豈有不去把波臨頓三字到如今屹浪判事問到這事件圓珠猛可裏一驚以爲男爵眞個毒死了急痛迷船長事件至於常勃爾邸的毒藥他夢也不曾做一個他又何必提出波臨頓傳到的理只是這其中有個緣由須知圓珠初到法堂的時候爲的是殺害律教

心逐成了個失心狂因此波臨頓倒做了個漏網之魚閑文少叙且說波臨頓那時決計乘間刺殺葛爾遜那鄂爾生又時常到常勃爾邸來告訴男爵說是圓珠已捕送法庭男爵無可如何只索付諸一聲長歎而已後來鄂爾生又時常出出進進那五柳居的主人薩克森一想不好怕的露了破綻這偵探的眼睛可不是好惹的倒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罷便把這店鋪兒託人照管了走他娘的路那波臨頓蓄志要謀害葛爾遜霎時間却不見了他心想我和他勢不並立我不害他他要害我也罷我也給他個脚底瞧瞧咧這時剛又知道珠圓已經捕往法庭定然說出我來這却如何是好也罷我能幫一個男爵如今一家的幸福却付諸無何有之鄉了當初新婚時節無限歡愛如今却變了一場春夢男爵又想聽了鄂爾生之言把圓珠送往法庭雖然出了這口氣究竟也不知道果然是圓珠的負心不是況且自從這事出了常勃邸的名譽也一敗塗地只這波臨頓不知逃往那裏去却饒他

不得呢這時候男爵邸中的人大家做了個雲散風流只有這冰孃還時常來走走這是他另有別的意思不必細說如今只可憐一個極樂園的常勃爾邸成了個陰氣森然男爵從裏面走到外面也沒一個人可以說話只有這不言不語的老大佐眼巴巴的望着他依舊動彈不得如此一天一天把身體都悶損了他想還是出去遊歷藉開懷抱只是又捨不得老大佐後來想出個主意却想和老大佐一同出去便把這意思告訴醫生醫生倒也許可男爵便和老大佐說起要一同遊歷的事便道老友我如今和你說了你要是贊成的把眼睛向右轉動你要是不贊成把眼睛向左轉動贊成不贊成我只瞧着你再定行止呢說着只見老大佐的眼睛向右轉了兩轉男爵見了不覺垂淚道可憐我這老友他口雖不能開那知覺是還沒有糊塗你那眼睛既是向右邊轉着是唯唯贊成的意思喒們就要預備出遊這時男爵恨不得立刻離了英國不到幾天便把家事約略料理請楚了準備出行又和那活死人差不多的老大佐做了種種的安樂椅子以及坐車乘船各種便利癱子的輪

椅軟榻之類都也齊備好了這一回男爵出去旅行第一個目的便是要借着旅行中的光陰忘却一切不幸的事無奈割去了一個心上人如何一時便能不掛念到圓珠豫審的事所以這男爵還雇了一個書記請他專管這件事天天把這件事的消息幾句話咐吩他誰知臨那動身的前一天男爵忽然接到一封奇異的既沒名姓也認不出他筆跡畧拆開一看便是裏面也沒有寄信人的姓名男爵暗暗的想道又來了嗎當初從遊山場還來的時候也是接到這一封匿名信兒倒又來了這筆跡也有些得一個家破人亡如今我明天頂備動身他那匿名信兒倒不如別去瞧他付諸火爐中化一陣清煙就完了轉念一想且慢當初這無名信兒究竟也沒不義的證據況且我如今到了這般地位倒運也算到了極點了再有什麼禍事也趕不上這一番的不幸的事咧主意已定便把這一張揉成團兒的賤紙展開一瞧

只見上寫道。

常勃爾男爵閣下。男爵今日處境之悲慘。無論知與不知。咸爲男爵扼腕。然男爵亦知今日之事局。蓋全爲惡人所紿乎。彼人以陰謀詭計。遂盡奪男爵之幸福。他人不知。然何能瞞我也。我當日於遊山場散歸。細窮探踪跡於瑞羅古塔之中。我深知圓珠夫人之高操實無一絲之汚點。是可爲貴族社會中一貞烈無比之女子。乃爲惡人所傾陷。繫諸獄中。而男爵亦爲所朦。遂疑及此貞烈之女子。嗚呼。夫人之不幸。亦卽男爵之不幸也。然我且試開男爵圓珠之不幸也。我又知設心毒害男爵者。非圓珠而亦卽陷圓珠之人。據蓋事全出於嫌疑也。且我且試開男爵圓珠之不幸也。已抑知此惡人者。尙欲毒害男爵不幸之事。仍隨君長途而追逐君後。男爵欲明此事之原委。可於明後日下午七點鐘在倫敦某地詢一意大利人。當有確實之證據告君。特君聞此言後勿以此信示人。且勿以告男爵。近日深信之鄂爾生也。

這信裏還夾着個小紙條兒便是記着明天約會的地方男爵把這信兒顛來倒去的讀了幾遍只是發怔心想這寄書的是個什麼人呢他既然懷着好心又說得圓珠這般三貞九烈如何他不露眞姓名呢轉念一想這事兒有些不對別是那輩人做的圈套騙我入其彀中嗎這樣想來定然凶多吉少這封信明明是教人上他的鉤兒男爵自以爲牢守主意便把這信向火中一丟睡他的覺到了明天早已動身去了可憐那男爵自作聰明不曾去赴約便又多出了許多事兒話分兩頭如今且說有一個旅館裏來了一男一女這女子說在日耳曼的瑞士國境有個迦華遜地方這地方要算歐洲風景之一在這來因河之邊四面飛瀑激流噴珠濺玉山清木茂是一個避暑養病最好的去處這地方因是遊人衆多便設了許多旅館如今且說有一個旅館裏來了一男一女這女子是曾經做過英國陸軍少佐罷役家居的那個倉賓少佐是冰孃的哥哥他兩個今天晚飯已畢便出去散步瞧那東山月出一路上又講他的家常話冰孃道哥啊咱們住在這裏幾天了

那房飯錢還沒端正如何是好多耽擱一天便有一天的澆裏可不是你要到法國去嗎這川資籌到沒有倉賓道那裏來呢可也不巧偏偏常勃爾男爵又不住在這裏他偏住在閒壁一個旅館裏眞算不湊巧咧冰孃道我比男爵先行一天以爲他一定住在這個旅館誰知他偏不住這旅館想是他也爲了他夫人之事所以男爵却揀那冷靜的旅館安身呢倉賓道別管他只此一刻咱們的費用怎麼樣呢冰孃道我知道了可不是男爵近來我倒不妨只每日到男爵那邊張望張望老大佐男爵也感激我況且他正叙眞得狠有我和他陪伴更好只是此刻却有些未便倉賓道我知道了可不是男爵近來頗屬意於你嗎這也是件好事將來妹子做了英國第一富豪家的夫人也帶挈愚兄則個冰孃道這又何消說得但是此刻却是個最難的關頭瞧來這事兒也不是一刻可以成功須得先有了三個月的費用過了這一關便好說話咧倉賓道這怎麼好呢如今只得把我罷役的證書和勳章等質個一月的費用且到法蘭西走遭再說冰孃道你要到法蘭西可以多借幾許妹子還有那債家的期限也快到了索

性將來加倍奉還倉竇道說起債家這纔可怕呢他的索債跟着人家來的你到那裏他也到那裏昨日我不是又接着一封極嚴厲的催促信嗎他說再不還要告到當官去了冰孃聽了不能不打個寒噤原來當時一般婦人社會的虛榮心最利害的時候他外面是金枝玉葉的貴婦人裏面却借了無數的債等到那債主逼緊無可奈何到裁判庭上去斷結的也有甚至爲了債務以致破了廉恥失身的這可不是個最壞的風氣嗎這時冰孃聽他哥哥說起債家的事早已不寒而慄不覺的雙蛾緊促獨自籌思看官們要知道瑞士山中的月色要算得世界無二的妙景冰孃那時貪看月色撇了他哥哥一人獨步前來忽然從樹蔭中閃出一人道冰孃好久不見了冰孃猛可裏不曾防備着倒吃了一驚從月光中瞧去是個常勃爾邸的賓客波臨頓他想這是已經和新夫人逃走了如何却在這裏這個人不是好人我和他在一塊兒萬一被人家知道連我的名譽也一敗墮地還是遠遠的避他爲妙誰知那波臨頓却早已行近前來說姑娘昨天已經到這裏只爲礙着男

爵在這裏不好見他的面今天一天關在屋子裏沒有出來到晚上可以常常談天

不想便遇着姑娘聽說明天你們少佐預備到法國去了往後喈們在法國這話沒人知道啊

冰孃聽了又是一恒心想我家哥兒明天往法國這話沒人知道啊

只有不去理他的一法便一手提着拂地的長裙急忽忽向前而行

小可還有句狠失禮的話却只是不敢出口不是說令兄倉賓少佐

却這裏的宿費還沒付過嗎冰孃他一想這定是他們在那裏竊聽了喈們的話剛

只是這種非禮之言無論怎麼樣人都要動怒冰孃這時把柳眉一監道你這個人

忒煞無禮這種話豈是和人家女子說的要是被我哥哥聽得立刻和你決鬪剛

臨頓道姑娘不必動怒這事情鬧出來大家有些兒不妙不過姑娘

喊出來姑娘別後悔剛冰孃聽了便不敢言語波臨頓又笑嘻嘻的

是好心並沒有惡意所以特地訪尋姑娘到此還有事和姑娘商量

什麼事波臨頓道姑娘要知道我此刻和姑娘要算是利害相同姑

娘的目的也便

是我的目的冰孃道這語又怎麼講波臨頓道這道理不難明白娘姑將來不是有那常勃爾男爵夫人的希望嗎舊者不去新者不來娘姑該知道呢說到這裏只聽風動樹影髣髴有個人影波臨頓便道冰孃喒們再會罷兩人便各自分開冰孃回去却想這波臨頓倒有些蹊蹺一夜天不曾安睡到得明天他那哥哥倉賓少佐往法蘭西去了冰孃想起昨夜之事便呼旅館中侍者問他這裏可有一位客官是怎麼樣的年紀怎麼樣的裝束侍者想了一想道這裏沒有那位客官想是在別家也未可知冰孃聽了心中納悶再想面會波臨頓却不知道他往那裏跑了至於不婚姻女兒家要算一件神聖的事被他輕輕的揭破了當作一件談笑的食堂的時是我的耻辱嗎只是既然如此我倒不能不留意這個人所以冰孃每有誰知一連候候終是第一個人到末一個人散他却在那裡留心這個波臨頓了幾天那波臨頓杳如黃鶴有一天冰孃用了午餐回到自房中桌子上有一封掛號信上面寫着送某某旅館冰孃親啓冰孃急急拆信瞧時只見有五十磅的鈔

票外面還有個字條兒說道聽說令兄已往法蘭西未必日遄歸此戔戔者以備娘姑不時之需伏望哂納下面署着一行字道是前夜所遇之人冰孃一瞧這明明是波臨頓所贈再細瞧他在那裏寄的却就在這裏相去不遠了這五十磅到底他藏着什麼意思還是有意憐愛我還是安心侮辱我想到這裏暈了朱顏暗思這波臨頓不是個好人也不知道他懷着什麼意思呢這五十磅還不動的存着將來可以還他看官們可知道這一下子那冰孃已經暗暗的入了臨頓掌握之中去了又過了三天那哥哥不歸旅館中便來催促房飯帳無奈冰孃兩手空空起初終說等哥哥歸家後來店主人家不免有些冷言冷語說你哥哥一輩子不歸家小店裡却是要開銷的那知又過了幾天他哥哥既不歸波臨頓也不來冰孃雖然沒有錢却是揮霍慣的如何煎熬得便想這五十磅我暫時借用他一磅兩磅有這麼要緊等哥哥回來還了他就完了便把這五十磅通換一磅兩磅的小票誰知不到一禮拜這五十磅却已用去了一大半那哥哥依舊不來這時冰孃

沒法兒便天天列男爵那個旅館裏來有時略探男爵的意思却不想男爵一毫沒有意思呢那冰孃瞧着男爵沒甚意思心中却是納悶因想波臨頓這個話不能說沒有道裏呢況且這人詭計多端或者覷個當兒和他商量也好從此後冰孃晚上天天出去散步心中狠盼望再見波臨頓這教做人貧志短却爲的冰孃一向揮霍外面做的空子太大眞個是債台百級要是一朝被四面的債務逼攏來那得不困在重圍所望的便是做了男爵夫人纔可以把身上各債掃數歸清如今要這一條路絕望如何是好呢有一天也是月上柳稍的時候冰孃出去髣髴見樹陰中一個人影心想或者是波臨頓走近前來一瞧果然是他這時冰孃也不避面只說那一天你可是和我開頑笑無端的送了五十磅來又寫上個匿名信兒我一瞧便知是你只是你也太豈有此理了我可是白受人家錢的這五十磅還是原封不動的藏在抽斗裏你今天在這裏我去取出來你帶回去罷波臨頓不覺暗暗好笑想這女子還要假裝身分我知道他這五十磅早已空空如也了便道也好我倒並沒有旁

的意思全是一片好心既然姑娘不以爲然省得姑娘動氣我便帶回去也好這幾句話倒把個冰孃恰住了他想我是說說罷了誰知他當眞教我還他我想你也不西還他呢心中一急臉上只臊得飛紅波臨頓瞧了狠得意便道姑娘必客氣你現在手中拮据你要用儘管用喈們以後交涉還多總算帳就是了冰孃道既然承波臨頓先生的好意這五十磅暫存敝處等我哥哥回來再行奉還波臨頓道冰孃你也不必客氣你近來的境況我可都知道呢大凡是個姑娘是個天生美質還有無窮的希望因此不覓拖了些兒債在身上那倫敦的債家要算世界上第一等凶險的若是那個常勃爾邸的運動落了空這可狠危險呢小可雖然沒有什麼才逢着爲難的當兒倒也可以出些主意只不知姑娘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嗎冰孃心中却狠願意只是有些兒怕便道波臨頓先生你的主意自然是好就怕的太凶這犯罪的事情我可不做波臨頓笑道姑娘你別慌要是犯

罪的事情我便暗中做了還通知你嗎冰孃道說雖如此說這句話教人家知道是不好我知道可不妨事爲的我是已經知道第二呢不害臊波臨頓道人家知道是不好我知道可不妨事爲的我是已經知道第二呢我却可算得和你是同一目的冰孃道波臨頓先生你既然和我畫策這遭事成了可要多少報酬也得講定波臨頓道說什麼報酬我也願你們兩口兒成了好事我便也安心了冰孃道這又奇了我不知道你是甚麼心波臨頓道姑娘你別問我你只自己打量信得過我不信要是不信也只索罷休了要是信得過我包管你兩月之中男得死心場地的一心歸向姑娘咧冰孃道咧且我也不知道你是個什麼意思咧波臨頓道姑娘難道不知當初我爲着圓珠夫人的事嗎冰孃道略有所聞波臨頓道這事我上了個大當如今悔之不及且我也不知道你是個什麼意思咧波臨頓道姑娘難道不知當初我爲着圓珠夫人的事嗎冰孃道略有所聞波臨頓道這事我上了個大當如今悔之不及克脫爲了新夫人奪了他的家產所以想出這條計攛去了新夫人纔可以回復這家產他和我商量時曾許我莫大的報酬我便冒了險和他出力誰知到了目的也已達了男爵的遺囑上也簽了那克脫的名了他却翻轉面皮把以前的報

酬一筆勾消姑娘該知道我雖然和他訂了條約只是這個條約如何呈得出堂打得出官司只索飲恨吞聲預備將來報仇地步只是要報仇惟有教男爵更換遺囑那圓珠又怎能彀破鏡重圓要再和男爵做個媒可是要配得過男爵的人也狠不容易呢又要容貌好又要才情好我往常間常說除非有一人配做得男爵夫人便是姑娘咧只不知姑娘心中如何却不敢造次幸得天賜其便前天偶然聽得姑娘和令兄談起這事所以姑娘倘然用得着小可時候自當極力報效冰孃聽了他一席話早喜得他心花怒開因想波臨頓算得個知已他知道我纔配做男爵夫人那男爵却還不及他咧便帶笑帶嗔的說道嗄你是個好人你原來借着我給你和那克脫報仇波臨頓道說雖如此說究竟姑娘也沒什麼不方便咧冰孃道別的話都不必說了只你剛纔說的兩個月以內可以運動到男爵回心轉意這到底是個什麼意思呢波臨頓不慌不忙的說道姑娘要是信得過我我可有一種魔法咧冰孃道怎麼魔法波臨頓道我這裏有兩種法子一種是有了愛情可以漸漸的消滅這

愛情一種是沒有愛情也可以增長這愛情的法子是一無道理的這個法子是從理化學裡面研究出來的還依着原理原則經好幾次的試驗而且這個法子非常靈捷無論那一種學說他無理不過深明理化學的人知道確有這理呢氷孃聽了便道難道面有這戀愛的事情嗎波臨頓道那化學的作用眞個算得不可思議你的事情能教水裡生出火來冷灰變成熱的這個道理如今一步深一步學的作用應用到人心理能教愛變爲憎憎變爲愛便是我此番和姑娘策也是教男爵的心中漸漸引起愛情來這是化學上最新的發明不信化學的力量能殼把人的心移轉過來嗎波臨頓道是呢你可知道的藥都是從化學理研究出來的嗎你只瞧醫家所用的安眠藥一吃了去這愛情和人的睡氣也是一樣我做了多年的化學師試驗了也有好幾千百次的纔合成兩種藥剛氷孃道那兩種藥波臨頓道這兩種藥都是液體一種能起人的

妒心一種能起人的愛心氷孃聽了半信半疑却也沒有話可以駁回他波臨頓道這個道理狠容易明白姑娘別疑心你想有許多藥一吃了便教人手足痲痺如醉去一般倘然把解藥吃下去仍舊可以復原這是醫家常有的事姑娘想也聽見過氷孃道痲藥醉人的事我可知道波臨頓道這個道理其實是出於一致原不過一面是失了這一種力一面是回復了這一種力你想男爵決非一個沒有愛情的人他半年前和那圓珠怎麼樣的愛好因爲中途驀然間遇着這不幸的事那愛情就痲痺起來一直到如今還沒有復原這樣愛情盛的人却至少要兩個月呢說着波臨頓便向衣袋中取出個小玻璃瓶他說這一瓶藥水喚做情天不老液就是引起人家的愛情的呢姑娘只要每天滴一滴在男爵食物之中不到三十天男爵的愛情便生長發育起來當時只有姑娘在男爵之傍不離左右男爵的愛情自然傾注到姑娘身上到那時這一位男爵夫人不是姑娘是誰氷孃道這事情怕不妙將來被男爵知道了只道我用方藥盡惑了他波臨頓笑道那有此事愛情者人生最大

之幸福到了那時我想男爵只有感謝不盡那裏還抱怨呢冰孃道沒有害嗎波臨頓道那裡有害你想這不過男爵失了他的愛力如今回復他的愛力罷了有功沒害波臨頓說着把這瓶藥搖了幾搖說姑娘你別小覷了這瓶藥小一個瓶兒可是要值幾百磅咧姑娘你要是不信試滴一滴在手掌中嘗嘗是什麼味兒說着便把瓶兒送到冰孃面前冰孃又是怕又是疑只把那睛眼瞧着波臨頓波臨頓道嘎我知道了他的這藥中藏有毒嗎這個容易我先吃一點兒給姑娘解解疑便把這瓶塞子從裏面倒一滴兒在手掌中只一吸吸個乾淨便道可惜白糟塌了這一滴兒要值四五圓咧說着又把手掌中的餘滴舐了又舐道別說是一滴藥水便是十滴藥水吃了也有益無損便是毒藥每口一滴有什麼害何況這並不是什麼毒藥姑娘你可放心咧冰孃道這藥沒有毒我是信的了怕的是也沒什麼大靈驗波臨頓道姑娘你別疑心這一個化學士可也不是輕易得來的實在是把我畢生的智力心力竭了纔製成這個藥根據了學理上來的怎麼說沒有效力波

臨頓說時向着冰孃笑了一笑冰孃道到底沒有人實地試驗過也不知道究竟靈不靈波臨頓到那時把臉一沉說姑娘不信由你以前的話只算白說是了我遲幾天便到法國好在男爵不久也到法國難道偌大一個巴黎京城找不出個男爵夫人嗎我這藥又不定要給姑娘只要達我的目的無論何人都好不過我瞧着姑娘有些意想再者因爲姑娘和男爵狠親近常常相見的罷了說着波臨頓便把這瓶藥奪在手中向衣袋中一塞冰孃這時發了急心想這個機會錯過可就難了連忙說道不是我疑着你話不老實我不過問問實地試驗過沒有波臨頓道姑娘你也太小心了實教人把自己秘密的事也吾訴了你纔罷休咧既然如此我也索性告訴你罷這藥我也曾經實地試驗過再沒比他靈驗的咧冰孃道向着誰試驗過波臨頓道就是那圓珠夫人咧冰孃道嗄有這等事波臨頓道這話姑娘萬不可告人就是爲了男爵娶這一位新夫人那克脫怕奪了他家產是我想出這一條計原指望得着莫大的報酬我便一時借此驗我的藥力在常勃爾邸時候有時滴此藥在

咖啡之中有時塗此藥在果物的表面不到一個月那新夫人便和我親熱起來你想一個如花如玉的貴夫人他便捨了一切的幸福跟着一個窮鬼一溜煙跑了不是靠着這藥的力量怎麼做得的呢氷孃聽了非常歎服說原是呢我想圓珠怎麼丟了男爵夫人不做跟了你去原來是藥的功勞波臨頓道到此姑娘總相信了這藥難道用不得嗎便從衣袋中掏出這瓶藥來氷孃道既然如此你給我嗎要是這藥靈驗我便是三四倍的藥價也肯出呢波臨頓道報酬的話喈們如今不必談你只一天倒一滴在男爵的食物包管便有靈驗咧氷孃聽了連忙藏在衣囊之中不言氷孃和常勃爾男爵演成個什麼把戲且說在倫敦倍爾存街一個小酒店中却有一位客官擎着個酒杯在那裏出神這人眉目間青筋暴現瞧來却不是個善相好似等着個人的樣子時時瞧他的葛爾森的便是那時候正在晚上八九點鐘光景點着盞昏昏沉沉的燈兒停了會

兒。纔有。一個人跟蹌的奔了進來。葛爾遜道。怎麼這時候纔來。教人好等。那人道。探聽得他們已往法蘭西就在這晚上是急急的跑來呢。葛爾遜道。怎樣了。那人道。我想男爵上一回已經幾乎中他的毒了動身呢。葛爾遜道阿呀完了這斷跟了男爵去一定不懷好意他久已想把毒藥害死男爵這一去要達他的目的了那人道。此番想一定防備着葛爾遜道。那裏防備得這斷神通廣大他的詭計多端男爵如何不中他毒那人道如今可怎麼好呢。不如先向警察署訴明了罷。葛爾遜搖着頭道。不中用他要是在本國有一定的地方告了他立刻可以捕到如今是鴻飛冥冥。向那裏尋去呢。那人道。不是你老人家在男爵臨行的前一天有封匿名信兒送到他那邊嗎。只怕這信兒男爵沒有接到之理。葛爾遜道。那有不接到之理男爵臨行的那天。我遠遠地瞧着他上馬車滿面的躊躇我知道他把昨晚信上的事一定記在心上。那人道。這也不難咱們也隨着男爵走遭怕他還逃往天邊去。葛爾遜道。話却不是。我到男爵近邊狠爲危險。那人道。爲何。葛爾遜道。這偵探鄂爾生不是和

男爵同行嗎他時常去瞧老大佐的病何況我的照片他也搜求去了他是認得我的別教波臨頓沒有捉到我倒先被他們捉了去那人道如此說來難道就放手不成葛爾遜道這樣大事豈肯放手我如今另有個主意在此那時葛爾遜便向那人附耳說了幾句那人道怎麼說圓珠如今不是還在監中嗎葛爾遜道雖是在監中要進去探望却還容易你要知道現在的禁卒只消賄賂那一件做不到那人道雖然這事不免有些兒冒險葛爾遜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想便是那波臨頓跟了男爵去也須一日兩日纔可動手喈們趕緊運動也好那人便也無言看官們須知這人便是葛爾遜一個下手姓氏暫且慢表却是他們既經說到圓珠的事我便要講到圓珠的近況如何自從入了獄舍的病室昏昏沉沉轉瞬只是兩個多月幸虧那位圓珠姑娘雖然金枝玉葉却自小便吃盡了苦所以一切也都耐得獄中的醫生極力療治後來居然漸漸復原只是到那時候丰姿憔悴眞個變了個人比黃花瘦了却是那腹中嬰兒漸漸的大起來不爲了他母親憔悴遲了他的生長這時可

憐那圓珠的身體一天重似一天那愁恨也一天積多一天了圓珠的病漸漸好了仍舊由病室回到獄舍心中只想我是橫豎世界上一個絕望的人了便是一輩子在這牢獄之中也不打緊只這腹中的兒到底是常勃爾家一點親骨血要是生養在府邸之中可不是個貴家公子侯門千金如今却呱然一聲墮地便在罪業深沉的監獄之中無論是男是女將來怎麼教他出世爲人想到這裏心如刀割又想那未病之前恍惚聽得男爵被人家毒死究竟也不知是眞是假想來這毒殺男爵的不是波臨頓是誰當初爲着殺害律敦船長事件這罪歸在我一人身上如今毒殺男爵事也歸在我一人身上我倒做了個罪魁禍首咧我如今惟有自己請那判事審問我好把波臨頓的事一一訴明知道都是這惡人的計畫圓珠想定了便自請審問又經了一個月圓珠再到判事之前方知道男爵不曾死那個老大佐却成了個新鮮活死人圓珠不免一喜一憂喜的是男爵尚在憂的是老大佐可憐同死人一樣從此後再沒人知道我的事了我一身的不幸從此要石沉大海圓珠這時心

亂如麻自己連忙定一定神把波臨頓的惡事細說一遍說請堂上作主判事聽了說道夫人的話都明白了只是這事情又是和前一回事一樣前一回那葛爾遜也不知去向總要這兩個人有一個到案纔好說話呢這一次審問下來圓珠雖然供出波臨頓却仍歸無效還是回到那個獄舍之中想着了此身這樣的不幸要這個嬰兒生在監獄之外恐怕是絕望的了不免嗚嗚的哭泣一番思深腦疲也漸漸慢慢兒的睡着了到得醒轉來還是四面洞黑只從那鐵窗之中射進外面碧綠的燈兒圓珠不免歎了一口氣剛回身轉來一個人的模樣輕輕的呼道圓珠圓珠這時圓珠只嚇得魂靈兒出了泥丸宮暗想是鬼還是幽靈那個嬌軀似篩糠一般抖個不了一會兒只見那人影兒輕輕的越行越近直到圓珠之前那手中還執着件小東西原來這小東西是個發光之物一時間照得獄舍中明亮可不是做賊的手中所執的那盞可明可暗的燈嗎且說這人行近圓珠之前把手中的燈一旋照着圓珠的面龐說道可憐

可憐怎麼消瘦得到這般地位到底在這牢獄之中憂能傷人圓珠啊你別怕你聽得出我的聲音這是你的老子葛爾遙使是看官們想大家都知道這葛爾遙那葛爾遙却偏偏自稱爲爺當時再把那燈仔細將圓珠一照覺得比了當初做新夫人的時候眞似換了一個人那臉上早已沒有血色這幾個月的病把兩個睛眼也凹了嘴唇上的膆脂也消了加着首如飛篷容光頓減不過天生麗質有的地方病是奪不去的那愁黛恨顰也有自然一副傾城之姿呢圓珠那時瞧見是個葛爾遙便喊一聲道阿呀你又來則甚葛爾遙着慌道姑娘放輕些怎樣這樣的高聲說着便把手中的提燈向裏面一旋依舊四面黑暗便低低的說道我是在禁卒那邊用了賂賄纔進來救你姑娘的你別聲響圓珠道嗄你是來救但是我却光明正大從來不做這些事兒葛爾遙道姑娘你是個男爵夫人那裏受得這委屈所以我特地化了錢來探望你喈們說不得終有些父女之情這來可也冒着險咧圓珠暗暗地想他要救我如何救法難道眞個自己出首嗎便道

以前你們的罪業如今都歸在我一人身上如何你倒又冒險進這監獄中來呢葛爾遜道原是呢我想這事倒底是我做的如今却連累了你所以我情願自己捨了這個身體救你出獄只是姑娘也該想個相當的報酬纔好圓珠道當初你是個惡人一些兒沒有善心現在難得改悔爲善這便是你自然的報酬葛爾遜道姑娘說得太平話兒只可惜我不知道什麼喚做善人什麼喚做惡人便是做了善人實際上有什麼好處圓珠道據你說來可是要講明了報酬再能出脫我的罪嗎只是你要知道我如今是代你受的罪葛爾遜笑道只恐不止這一件那波臨頓毒殺男爵的事件男爵却沒有死把個老大佐成了個不具的人這案子姑娘也是個嫌疑犯咧圓珠聽了心中倒先一怔暗想這事他怎麼又知道了一時却開不得口葛爾遜又道姑娘要知道你這嫌疑犯世界中除了我一人之外沒有人可以做得證人表明你的清白現在告訴人家說是老大佐被新夫人用毒藥要害死男爵因此誤害了的誰也不信這話只怕你滿

身是口也辯不清楚單有我知道你的底細所以今天來要告訴你那天瑞羅古塔之中你和波臨頓兩人的問答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圓珠道嗄有這等事嗎葛爾遜不信我可說一遍你聽你該信了葛爾遜那時便把當夜圓珠和波臨頓所說的話一一述了一遍圓珠覺得句句不差不禁得心中一喜便道這倒多謝你的事本來沒一個人知道你如今能給我做個證人眞個感恩不淺咧葛爾遜道且慢這瑞羅古塔聽你講話的時候我手下還有一人是一同聽得的只是姑娘這清名總算洗淨了那毒藥的疑案可還沒有洗清誰知天網恢恢不想那毒藥事件又留個證據在我手裏說着葛爾遜又把如何偷得波臨頓的毒藥說了一大篇圓珠這一喜好似枯木逢春把以前的絕望忽然喚醒過來覺得世界上只有這葛爾遜可以救得我一生的運命圓珠那時便把厭棄葛爾遜的意思丟去了一大半心想不過我此刻是一個窮漢你自小兒就知道的到如今總望有個出息所以這報酬

也不能不一說圓珠道只要我自己力量能彀辦到你要怎麼樣的報酬我都可依
你葛爾遜道咯們與其藏在胸中大家不說倒不如直道的好我也一半是愛惜姑
娘並沒有作難你的意思但望你出獄以後每年送我五千金鎊我也不再有別的
想頭了圓珠道怎麼說五千金鎊嗎葛爾遜道姑娘不用驚慌圓珠道咳我那裏有
這筆大宗的欵子葛爾遜笑道姑娘說那裏話來把那常勃爾男爵的家產計算起
來這五千金鎊算得什麼事一個男爵夫人難道通融不得五千金鎊嗎圓珠歎了
一口氣道咳你道我出獄以後還做男爵的妻嗎葛爾遜道這何消說得當初男爵
以爲你背了他後來又爲這毒藥事件如今只要你的冤伸雪了可不依舊堂堂正
正是個男爵夫人嗎圓珠道只怕離婚的事男爵早已辦了覆水難收呢葛爾遜道
姑娘放心我知道男爵的爲人容易起疑也容易解疑這疑既解了自然漸漸親愛
那克脫脫這遺囑上仍舊塡你的名一切財產聽着姑娘隨意使用這五千金鎊算得

什麼比了五金鎊還容易咧這事便是男爵知道也何妨況且不給男爵知道又誰來管你姑娘倘然答應了我已寫好一個證據只消姑娘簽個字寫上「在獄中之常勃爾圓珠」幾個字便好了這證書上也不過說是「託賴大力爲我雪寃回復以前之地位每年送五千金鎊爲報酬之地恐後無憑立此存照云云」我取出來給姑娘一瞧便把燈旋明了將那寫就的證書給圓珠瞧說有了這筆據也就靠得住了一個英國富豪男爵夫人五千金鎊不算什麼事這時候局促了請姑娘快簽了字罷圓珠瞧了他的東西聽了他的言語只管發怔心想這個約如何訂得却一聲兒不言語這時葛爾遜把眼睛睜圓道這五千金鎊的約難道不訂嗎圓珠道無論我出了獄也未必定做男爵夫人便是果然仍做男爵的妻這年年五千鎊我如何向男爵開得口要是瞞了男爵私自把男爵的財產給人家我是做人家的妻不是做賊那盜賊的行徑也不過到人家偷偷兒不給誰知道把財產運了出來罷了況且我擔了這欺夫之罪比了做賊還重咧倘然我自已有這財產便是傾家蕩產

和你訂這約也做得到無奈是男爵的財產我要是存了這種卑劣老死在獄中呢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且說葛爾遜就冷笑一聲道傻孩子你也太糊塗了你瞧瞧人家姑娘們嫁了一個丈夫又要插戴又要使用差不多點把他丈夫骨髓水都絞了出來他外面依然擺他的架子動不動倒還說丈夫不給他錢使要多少你常勃爾家是個數一數二的大富豪你便是個女主人男爵的財產便是你的財產只算是使用自己的金誰敢說是偷竊男爵的金我所定的報酬也不曾獅子大開口這每年五六千金你的身分你的力量都辦得到究竟升做了個貴婦人你也自想想值得不值得至於你說自己的財產怕我不知還說這空話圓珠道你說的話都不是我心裏的話我心中總覺得爲人妻者不能秘密把他丈夫的錢這樣暗中使用況且是每年五千磅咧要不然告訴了男爵一則男

爵也未必肯二則你也是個犯罪的人出不得相三則原來我的出獄是用錢買出來的這錢還是男爵的錢可不被人家恥笑所以這話我實在難於從命葛遜道咳你還是這樣的固執你就不顧戀自己也須顧戀那腹中之兒可憐他並沒犯什麼罪兒爲什麼要生育在這個牢獄之中姑娘你瞧瞧這地方永遠不見太陽光這濕氣教初出母胎的小孩子受得嗎就是生育長成將來因爲生在牢獄之中也是一輩子的話柄咧姑娘替那腹中的小兒想想也出了這五千磅難道做母親的爲了自己兒女沒有一些慈悲心嗎圓珠聽了這幾句話正是柔腸百轉眼淚同斷線珠子一般大凡一個婦人家儘可凡百牽掛一掃而空獨至自己所生的子女這個關却最難過呢當時圓珠巍顫顫帶着悲聲道你們知道我的苦處也該可憐這不幸的母發一發慈悲的心咧葛爾遜道你捨不得這每年五千金鎊便把這所生可憐之兒白白的遭塌這是你自作自受呢圓珠道這事我要答應你我自己實在覺得心中不安罷呀可想個別的法子來報酬你罷葛爾遜道用什麼法子呢圓珠道

等我出獄以後靠着我音樂的職業除了養活這小孩子外有多少給你多少可好

葛爾遜笑道姑娘這話說給誰聽現現成成的男爵夫人不做倒還要在音樂裏討生活這可不是個獃子嗎我想姑娘——出獄門那常勃爾邸的馬車那時姑娘已得安身之所把我可忘了我却不白丟了這五千金磅得一事也和姑娘有大益處的圓珠道是什麼事你說來我聽葛爾不答應這五千磅却不好說便是你親生父母的姓名圓珠道嗄嗄我的親生父母嗎葛爾遜道當初姑娘年幼的時候你那老子也似捧鮮花的——般十分鍾愛到了三歲的時候就被我把姑娘像了出來一直也沒有告訴過你我要說出了你父母的姓名也值了這每年五千磅看官們要知道葛爾遜說到這事件是末一着

棋子咧那圓珠聽了心中如何不激動他想我的父母安知不還在嗎當初葛爾遜強迫我喚他爲父時我髣髴還有些記得如今好似我自已父親的面貌還印在我腦子裏當時判事番問時候我閉了眼睛好似還在我目前據他說我父親捧鮮花

一般十分的鍾愛被他把我奪了來我父親不知道怎樣的悲傷咧圓珠想到這裏不禁淚如泉湧圓珠道我的父親還在嗎葛爾遜道自然還在只要姑娘答應這五千磅不但我可把你親生的父母名字告訴你并且可以大家見面儻姑娘你別爲小而失大這樣大事錯過可惜圓珠還是哭得和淚人一般葛爾遜道這時究竟也有些心動便道直告訴你罷我當初年輕的時候可算是無惡不作就是把你偷了出來如今也有些兒懊悔要講姑娘的父親比了常勃爾男爵還要豪華可算是個世界上最有幸福之人了當時那地方一帶遠遠近近的才媛閨秀那一個不想運動做你父親的夫人那時交際社會當一件重大的事情咧到了你父親二十八歲的時候便和國裏頭第一個著名美人的某閨秀結婚這位閨秀便是你的生身之母和姑娘的面龐正是一毫無二活脫是個肖照兒只是那夫人身體沒有你好臉上却少些血色嫁了兩年以後便生了你可憐那夫人身子太弱產後得了一個病不到幾天便做黃泉之人了你父親中年悼亡那得不悲傷只把個你愛

如珍寶一刻兒不離你傍那時許多美人紳士運動你父親續娶的也不父親一概謝絕專心致志在你心上是心所鼓動別的事都不管了我便伺一個空把你偷了來逃去這時你父悲傷也可想而知偵騎四出到那裏去尋呢圓珠聽了心中好似刀割葛爾遜又道當時你父親心中又悲又急用的錢如流水一般要尋覓這女兒却從那後來經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依然音信杳然他那種絕望之心也可了半年一日之間忽然你父親不見了大家都說怕不是發狂了或是失蹤了三個月不知在那裏買了一個船都這樣想誰知你父親也不發狂也不失蹤去了大家都說要遨遊全世界以船爲家一回來他說要遨遊全世界以船爲家一解解這悲懷他便自己當了船長把這解解這悲懷他便自己當了船長把這一帶咧到一處不過停頓一個兩個月便走了在近幾年來他那個船更是那姑娘和男爵結婚的這幾天他恰遊歷南洋歸來嗎人家都不知道我暗中

却狠留意這個船當時我便約了他
船上差不多十幾年了却從來沒見
船在海裏無論怎樣的大風雨他總
勸所以他船上的水手都是冒險家比了尋常要加多三倍的工錢咧他那船中有
個船長室裏面有兩個牌位供的便是你母親和你你父親沒事時便一個人躲在
船長室中對着兩個牌位發怔我當初因爲復讐之心太重纔做了這事到如今悔
之無及了後來那船在英國停了一個月又往大寒的北氷洋去了你父親的意思
爲的是南洋不死滿意凍死在北洋去了不過如今呢還沒眞個到北洋從日耳曼
行經瑙威怕還在這一帶呢只要姑娘早些兒出獄到那裏追去可還有相見之日
你只答應我這五千金磅我就把你父親的名和船名一一告訴你可知我的話句
句是實沒有一字說謊呢圓珠聽他說完了早就嗚咽到無聲那粉頸低垂正要想
抬起頭來只見那個受葛爾遙賄賂的禁卒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說不好了他們

來。查監了。我也不要你的錢了。你快去罷連我這個飯碗頭也打脫了。這時遠遠地便聽得人聲嘈雜。禁卒一溜煙跑出這監獄來也是圓珠災星未脫不能救葛爾遜做他無罪的證人。那親生父母的名字也被他打斷了沒有說出來如今暫且不表圓珠在獄中受苦且說常勃爾男爵到處旅行他到了世界絕景之一的瑞士山中流連風景也無非徒增惆悵可知一個人要心中快樂纔覺得觸物歡悅之境要是你心中愁煩勿論到那裏都覺得不快這時男爵先帶着一個半死不活的老大佐花晨月夕瞧着這老大佐如石像一般便是自己的替身心中那裏委決得下所以越是要解愁偏偏觸處都愁又想起自從娶了圓珠何等愛好終以爲天長地久誰知如此結局本至今變了個冷清清的人兒還有一件是男爵忘不了的便是圓珠一些沒有罪嗎便是我留在倫敦嘱他專門探聽圓珠事情的這個書記他也

來報告說圓珠的犯罪證據一毫沒有把柄呢我想圓珠果然是罪人嗎怎麼還我不出個證據沒有眞實證據呢那寄這匿名信的人還約我到那裏相會我當時恨不去見見他瞧他因我上一次受了匿名信的害所以不敢信他如今想來到底有些懊悔倘然這一見知道我的妻眞個沒有罪可不是眞個對不起他嗎回到英國到那未決監中面會圓珠聽他自已的訴冤一恨不立刻回到英國到那未決監中面會圓珠聽他自已的訴冤一悔倘然這一見知道我的妻眞個沒有罪可不是眞個對不起他嗎說些什麼只因我上一次受了匿名信的害所以不敢信他如今想來到底有些懊悔說些什麼只因我上一次受了匿名信的害所以不敢信他如今想來到底有些懊悔

來報告說圓珠的犯罪證據一毫沒有把柄呢我想圓珠果然是罪證據沒有眞實證據呢那寄這匿名信的人還約我到那裏相會我當時恨不去見見他瞧他因我上一次受了匿名信的害所以不敢信他如今想來到底有些懊悔倘然這一見知道我的妻眞個沒有罪可不是眞個對不起他嗎回到英國到那未決監中面會圓珠聽他自已的訴冤一心罷從來這心底裡總剗不去圓珠兩字要如何能殺把圓珠忘却了夫人比了他不過我這心底裡總剗不去圓珠兩字要如何能殺把圓珠忘却了夫人比了痴心的男子往往遇着負心的女子圓珠既沒有罪爲什麼人家都疑着圓珠更好的纔可換去我腦子裡的思念要是我有這想頭怕人家不來嫁我只是到底被人家暗暗的笑呢男爵左思右想胸中似軸轤一般那個人也漸漸覺得陰沉起來他自已想這時候若再沒一個極信切極親熱的人來安慰他可是去死不遠剛看官們要知道這正是氷嬗要運動男爵的絕好機會那時候

在瑞士山中氷孃便十分殷勤一天也要來幾次他明中只算是做老大佐的看護婦暗中便和男爵一天親近一天不知道的只說到底婦人家富於慈愛的心腸似氷孃的待老大佐何等懇摯却不想老大佐見了氷孃十分厭惡可憐他口又不能開手足又不能動不過瞧他的眼睛好像狠不高興只等氷孃一去他好似心中寬慰了一點人家或者瞧不出那男爵是時常在老大佐左右如何瞧不出他便道老友你可是討厭這氷孃嗎老大佐的眼睛就動了一動分明是答應的意思男爵道既如此我就不教他來看護你老大佐的眼睛又動了兩動這便是答應他狠好的意思原來老大佐口不能開只靠這一雙眼睛男爵是看得慣了或是或否早已分別得清清楚楚况且近來老大佐的眼睛又活絡了許多可不是倫敦著名的醫家說的這種病不見得一定是絕望的病也有恢復的希望呢從此後男爵知道老大佐的意思便不教氷孃進老大佐的屋子只是氷孃要來如何拒得只教他不近病人罷了那個不病的人却一天一天的親熱起來加着客邸寂寞旅況蕭條難得有

個溫柔妥貼知心着意的人兒男爵這個心怎麼不教他漸漸收拾了嬭是個情天中的拿破崙男爵這時候便覺可以安慰我的魂魄的只起初氷嬭每天終來一次便是不到老大佐那裏也和男爵兜搭一小時往後便一天要來兩次了再往後便一天到晚常在男爵那裡了便是男爵也是沒有氷嬭在傍邊覺得鬱鬱不樂有時氷嬭不來他便自己尋到氷嬭那裏和他談心也有時相携出外眺望這瑞士山夜中的月色不知不覺的把一個男爵幾縷情絲好似春蠶作繭便解脫不來了男爵有時節清夜自思也覺得無謂只是到了那時候四圍岑寂別無一個可以談話的人還是氷嬭那裏可以解解愁消消悶往往晚餐以後氷嬭便親手調了一杯咖啡遞與男爵覺得比人家做的格外好吃如此一天一天那男爵竟被氷嬭分去了腦中思念圓珠的一大部分了男爵雖是戀着左右無事正想到氷嬭那裏忽然自責道有這功夫怎麼不到大佐牀前問候問候氷嬭那心中却也常常自警不過這一雙脚不知不覺的自然往那邊跑有時覺得

這親切的老友便自己勉强止住了過了比不得圓珠他是用情綿密體貼入微男爵眉毛一動他就知道人家的心事本來他是在交際社會攪慣了的年紀又大閱歷又深男爵怎麼不入其彀中這時男爵便自己問自己的心道我倘再討個老婆難道使不得嗎自己便回答道使得又已問道我譬如和氷孃兩口兒結婚沒有什麼大妨碍麼自己便回答道沒有什麼妨碍經不得男爵這樣自問自心這個心便把握不住有一天他便想把這繼娶的心告訴氷孃他想譬如買東西姑且問問價呢要是他不肯只索休了這個念頭罷了便把這意思告訴氷孃小心翼翼的又怕他動惱誰知氷孃却滿口子的願意從此兩個人比了以前又換了個形景只男爵却畏憚老大佐不敢去告訴他這時氷孃的房中雖然在旅館中却收拾得分外華麗都是男爵和他置備只等回了倫敦再行結婚之禮看官們啊可不是波臨頓的藥果然有靈驗嗎那化學裏頭果然化鍊得出什麼「情天不老液」可以引起人的愛情嗎果然如此倒也可以在世界

上。補一個大大的缺陷。只要用得正當。從此世界上。省了無數夫婦反目。男女離婚的事件。便是做小說的也用不着敘他這種悲慘幽戾的哀情小說了。無奈這種藥到底還不曾發明。剛這時男爵雖和氷孃訂婚却不想那身體一天衰敗一天外面雖然還是照舊飲食減退身子漸漸無力咽喉中好似發燒一般男爵自己也詫異怎麼我好好兒的便生起病了嗎這時要找個醫生瞧瞧當時在英國出來的時候却有個醫生隨着如今爲的老太佐這病不能靠藥石之功所以便還去了只好在這裏找個醫生瞧瞧呢那一天早晨男爵起來正到那個起居室中忽然男爵這個親身侍者眼睜睜地向男爵瞧着瞧得男爵不好意思起來便道你們做什麼來只管向我瞧侍者道沒別的意思因爲爵爺在這一個月裡顏色清減了許多這一星期內更難看得狠怕是病了男爵道怎麼說侍者道便是近幾天裏爵爺的食量果然減少所以小人們狠擔心呢男爵道難爲你們擔心我這幾天食量也非常減少想是這山中沒有什麼可口的東西將來怕就好你們不用擔心男爵說雖如此

說心中却也十分疑慮因想這幾天內不但是侍者見我的顏色詫異便是老大佐的枕邊他也眼睜睜地望着我頗有驚詫的意思這是那裏說起呢說着便踱進老大佐的屋子來只見老大佐瞧了瞧男爵簌落落的淚珠兒淌個不住男爵道老友你因甚傷心又歎了口氣道可不是瞧着我顏色憔悴嗎老大佐眼睛動了一動男爵道是呢你別性急我就赶緊請醫生診視想過幾天就好了老大佐聽得就醫的一句話也就有幾分安心便閉了眼睛男爵健到自己的室中對着鏡中一照不禁得叫聲阿呀如何憔悴到這般地位呢臉上失色腮邊落肉更有一層黑氣這黑氣並不是爲風日所炙黑氣之中還帶着些青灰的顏色這是股死氣呢不要怪侍者見了驚怪大佐見了傷心難道我這運命到五十餘歲就該絕了嗎男爵又想我既病到這樣人家都瞧得出難道冰孃瞧不出嗎他怎麼從來沒和我說過呢轉一想或者他怕我憂愁所以不和我說也是有的我還是早些請那醫生診視的好事有湊巧也是男爵命不該絕那時恰有個英國著名醫家喚做西林博士的也

到這地方來遊歷住在隣村一個某旅館男爵便到西林博士這個旅館裏來將病原一一說了又說我也自己不知道這病從何而起只是大家都說我容顏憔悴我也近幾天覺得狠不自在請博士給我診一診脈博士診了說道幸喜診治得早這還算男爵的運氣咧男爵道難道是個危險的病症嗎博士道可不是呢只是這症候可也奇怪這倒是咯們研究學理的一個好材料呢博士便又向男爵細細探問一桌子用膳的飯量如何是誰伺候男爵的飲茶飲酒是怎麼樣和男爵說天天的是誰一的尋根究葉男爵想這有什麼關係不過因着西林博士是個名醫家便也一一的回答了他最後博士便和他說道今天我的意見還不能告訴男爵現在且開個方子你去服了這藥過了五天再來診視男爵取了藥方回來日藥那病却不曾輕呢咽喉中的乾燥愈加利害飲食也未必見多第五日上便再來訪博士博士又細細的問了一遍說道閣下這個病只有增沒有減却有些兒不妙男爵道說到不妙可不是我病十分危險嗎博士道不但是危險而且狠奇怪要

是神經質的病人我決計不向本人說明道是啊你說出來何妨我是心神最安定的決不驚惶博士道便是素有勇氣的凡到那生死關頭也要心驚呢男爵道到底我是個不治之症還是什麼呢難道醫都回絕了嗎這時西林博士慢慢的說道要講閣下的身體總算是個強壯的了只要沒有人暗算你至少也可以活到九十歲以上男爵道嗄難道有人暗算我嗎博士道不知道男爵是誰每日傾一滴微妙的毒藥在男爵食物之中這個人便想毒殺男爵此刻驚得目定口呆說道嗄嗄慢性的毒藥水男爵此種藥還是慢性的毒藥嗎西林博士只不開口男爵道達格透你這診斷確嗎這可不是兒戲的我想你別弄差了嗎博士笑道那裏話來這是關於職業關於名譽的如何可以兒戲得這是明明白白怎能逃得過我的眼睛現在醫學社會正考究各種毒藥閣下這個病是近時最進步毒藥學

者所製造的微妙毒藥所以人家不大知道男爵道這毒藥的性質如何不能知道詳細不過據着學理推想出來却也配合得微妙這毒到了你身的氣力全被他消耗盡了我想這是個慢性藥那毒殺人的必然每日不過天天有一滴藥水滴在食物和飲料裏面男爵只怕不知道呢男爵此險極了毒殺我的人却就在我的身傍不禁周身起栗便道我想天天人裏頭決計沒有人要毒殺我的呢博士道男爵沒有讀過這尼古開脫會的報告嗎這裏頭所講的毒藥事件大半倒都是生平最信任的人也有自己的妻房毒殺丈夫……男爵聽到這一句好似胸口刺了一針睜開了眼睛只喘個不休博士不慌不忙的仍說道我說這話也有多年的驗可知道凡人要下毒總是不給本人知道呢男爵道不差這時男爵心裏想當初好多的經上一回也未必定是圓珠呢男爵沉吟了半晌道去年我家裏也出了這下這毒藥只疑心是圓珠如今圓珠已到監獄中去了怎麼又有毒害我的可見得毒藥殺人

的案件達格透想也知道那時這毒藥的性質不知如何博士道當初把這藥用化學分析雖不知道是誰製造的大般醫學社會大家都咋舌呢男爵聽了先打一個噤說此刻每天滴一滴極微的可還是這個藥嗎博士道據我瞧來性質相同不過有緩急之分濃淡不在我身邊不許我在世界上過活嗎便使用毒藥的人捉到把這毒藥的本體送到這裡呢說着忽忽自去男爵想我這家東西到那臨食時候便跛到冰孃這裏來不是冰孃親手調和的東西他不再入口誰知經過了三天四天那咽喉裏的發渴又五天上又來尋西林醫博士告訴他一切博士診了脈說男爵你那使用毒藥的人仍舊不離你的左右這兩天裏那病又加重了些我勸你不必疑家裏人怕這女子有些兒跩男爵道豈有此理這個我想決不致此這個婦人我可信託得博士道

男爵要知道我也並不知道這女子的心地如何只是依據學理而言却是如此我講學理却不講感情我要請閣下暫時拋棄這感情一方面或者請男爵且試試以後凡是這女子的東西一概不入口再過幾天瞧是怎麼樣男爵道這女子怎麼要望我死我若死了他一生的希望一生的幸福都歸消滅了博士道世界上的事也有出人意想之外的怎麼可以料得定況且如今詐僞百出要算人是個世界上最易欺的動物了在男爵說是這女子決不謀害男爵以我的目光瞧來從來毒藥事件從美婦人裏面起的也不知多少因爲我相信實驗今天瞧着閣下受毒如許之深還說這女子不會下毒儘管吃他的東西這毒便儘管深可不是我眼前一個實驗嗎男爵道沒有博士道男爵和這婦人往來幾時了男爵道到這瑞士山中纔共天不吃這藥一天就可以退些病如今閣下每天加重可不是每天受毒的證據當時男爵便不言語博士道男爵和這婦人往還博士道以前沒有這咽喉乾燥飲食減少的病嗎男爵道沒有博士道天天從

那婦人手裏喝他的茶酒咖啡之類嗎男爵道在這個月中夜膳以後閒談往往從那婦人手裏或茶或咖啡飲他的時候可是沒有這症候嗎男爵道可又來男爵該明白了男說來我這病全是冰孃下的毒嗎難道又在玻璃杯中滴這可恐的毒藥嗎男爵正在默然的出神博士又道我是不過據着我所診斷的告訴男爵罷了男爵自己要實驗也容易得狠只要在確實不至於確實不到那婦人那裏不吃他一些兒食物瞧是什麼樣便了男爵也點了點頭稱是便說准如此辦法回到旅館裏默默思念當初圓珠和我起這個不和之心不是也都是冰孃在裏面攛掇然則冰孃終嫉妒咯們兩人的和好只是此刻我薄了他也知道我的意思怎麼又要下這毒手呢當夜男爵又到冰孃那裡來便和冰孃說道此刻因爲身體不康健想換個地方呼吸空氣請你先回英國到聖蘭那脫的海濱尋個旅館先等着我不久就來待我身體康健就在那裏行結婚禮再

回故鄉男爵當時又給了冰孃許多旅費冰孃聽說男爵身體不好也有些兒不安心他說願意在這裏侍奉男爵男爵是決已定無論怎麼樣却難更變冰孃却有些老大不願意大家說話之中冰孃又送上一杯茶來男爵今天却換了一副神情沉着臉道今天我可不喝這茶了冰孃見男爵說出這話來不覺玉容灰敗那兩手一陣子的亂顫把這杯茶傾了一半好似眞個下這毒藥被人家瞧破了男爵瞧着冰孃神氣不對便想這茶難道果眞有毒嗎他見我不飲此茶登時變了顏色這可不是個證據嗎男爵想到這裏禁不得怒氣塡膺他說嗄原來是個毒婦他倒外面假殷勤裏面在那裏下這毒手西林博士說的那下這毒藥的往往是個最信用的人可不是爲他所料定嗎男爵這時恨不得要發作起來往後一想且慢不可鹵莽別再蹈了第一回圓珠的覆轍今天冰孃雖然瞧他形色有異却也沒有直接的證據便連忙把一腔怒氣按下依然和顏悅色的說道並不是我拒絕你手調的東西因爲我已經喝過了呢冰孃見男爵顏色和平心中便一塊石頭落下又知道男爵

這人是貴介習氣不許有人違拋他的便只得聽了男爵的話先到聖蘭那脫來那男爵在這個星期以內血色全然恢復飲食也漸漸的進了男爵想難道果然是冰孃下的毒嗎如此瞧來那天我臨行時所得的那封書信不是全然無根呢他說波臨頓和那克脫通謀了想奪那家產那波臨頓是個化學師他能調製毒藥的我想這毒藥的根原都從他那裏來只是如何到冰孃手裏呢男爵心中越思越焦躁恨不立刻把冰孃捕獲起來十餘天以後男爵把老大佐託付了西林博士和他的看護人便一個人回到英國來訪冰孃一路上又到法蘭西去訪尋幾個著名的醫師都和西林博士如出一口男爵便知這毒藥的作用是無疑的了便徑向聖蘭那脫來先到那預定的旅館裏看官們要知道這時候正是海水浴當行的時候那邊的旅館住的客都滿了男爵進了這旅館也沒人來理他早就滿肚子的不高興便喚了這旅館的帳房來說是十幾天前有位姑娘到這裏等着個人的如今可在這裏嗎那帳房想了一想道有是有的如今却不在小店裏了男爵道他往那裏去了帳

房道這位姑娘嫌着這裏鬧得慌他找個清靜地方去了不差他還留着封書子在這裏呢便怒氣勃勃的取了這信撕開來一瞧上面雖是短短的幾行却是個絕妙的書翰寫的是海濱風光那及瑞士月色翹盼君來杳同黃鶴因此問囂且塵上大非君養疴所宜我兩人儘可藉此領畧清福云云男爵瞧了只把那信兒撕成幾百條紙條兒停了二十分鐘時候男爵便到冰孃那裏來這時故暫移清靜之區波彩接窗潮聲到枕男爵來了帶笑相迎可知道這時候冰孃心中的喜委實是眞喜並沒有一毫虛僞的意思到了屋子裏男爵却不大言語冰孃也雇了個侍女知道男爵來了只是問長問短又說男爵的病好了可不是謝天謝地了男爵道好了靠着你的福便想這幾天沒有吃那情天不老液幸虧男爵說靠他的福格外有興我知道男爵來早預備着咖啡在這裏了男爵聽得咖啡那胸中的怒火正是一下早已聲音發了顫道咖啡嗎我不喝這

個冰孃心中疑惑又怕這藥久不吃了失他的效力便道男爵倘然見愛無論怎麼樣喝我這杯咖啡賞一個臉男爵這時再忍耐不得便狂喊道我不喝這咖啡便怎麼樣冰孃兒男爵發怒那臉上紅雲直暈到耳際男爵道你要知道我這不喝咖啡便怎的緣故嗎請你教侍女廻避了再說冰孃便教侍女到外邊去這時冰孃的臉上青一紅一青煞是好看停了停兒男爵道冰孃我要告訴你爲什麼不喝你的咖啡嗎只怕我說出來你立刻沉到一個恥辱的深淵裏去得可憐男爵的臉上紅一青煞是好看停了停兒男爵道冰孃我要告訴你爲什麼不喝你的咖啡嗎只怕我說出來你立刻沉到一個恥辱的深淵裏去教你在世界上一輩子出不得相做不得人你該自己知道也不必我再說你該自己已知道了我也不和你多講立刻便去冰孃聽了起初以爲波臨頓這個藥滴在男爵杯中的被他知道了不免有些難以爲情却還不知道所下的是個毒藥便想這事到底無妨教人起疑心究竟好些我又何必這樣呢便道男爵說些什麼我一概不知道啊男爵想這果然是個惡婦到如今還變嘴心中益發動惱便冷笑一聲道你還不知道我的話嗎也好你可算

是世界上第一等詐僞的人了我還娶你做妻先把你的假面目揭去了隨後再講別的咳不想人情之險女子心腸之毒一至於此冰孃道到底什麼事便是罪了罪究竟他要教人知道男爵道你別假裝沒事人兒即此可見你這人根性腐毒犯了什麼罪我到底犯了什麼罪男爵道你自己沒口開倒說人家發瘋冰孃笑道男爵這兩天病了別是發瘋嗎如何說我何至於沒得口開到底不曾做什麼惡事男爵欷的立起身來道哼哼你的罪是個殺人之罪冰孃道呸我殺什麼人來男爵道你這殺人罪比了謀殺罪暗殺罪還要加幾倍重咧你是用種種迷惑人的法子教人家進了你的圈套你幾把這人毒死這是個極惡無道的殺人犯你打量我永遠不知道嗎當日山中我何曾待虧了你你因甚每天用一滴藥水在我食物中打算毒死我呢冰孃道阿呀那有這事那有這事此時冰孃早已神經錯亂思量要逃也是他惡運臨頭身體一縱衣囊中那個小瓶得楞楞的轉在牀上面用玻璃塞子塞得緊緊兒的

裏面透明的液體約還有一半光景男爵覷見了也不知道什麼東西便想走過來拾取却不道冰孃手快早就搶在手裏慌忙說道這是一瓶不相干的藥人家一瞧你這話騙誰冰孃道委實不是毒藥或是常服的藥我只請化學師分析了便明白你只給我這藥我自去分析冰孃道男爵也眞奇怪了你那裏起這疑心說這藥是毒藥男爵此時直要來奪這瓶藥了便道你說不是毒藥這藥是我有病了常服的藥男爵道既然不相干何用藏過不給裡可憐冰孃此時逼到一個無可如何因想波臨頓當時給我的時候曾經倒這藥水在自己手掌之下吸過罄盡證明他無毒的了我此刻不喝一點兒不能再教男爵相信的了便說道男爵你放心這藥是我天天吃的實在裏面沒有毒說着便把那瓶兒湊近櫻唇微啓氙犀把個玻璃塞子咬開了男爵還是將信將疑的說道既然沒有毒便分析了也何妨伸手來搶那冰孃手中的瓶誰知冰孃把頓子一仰嚥

嘟一聲早喝了一大半兒這毒藥直注入咽喉中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冰天雪地孝女走倉皇　玉貌珠衣嬌兒慰寂寞

且說那時只見冰孃把眉頭皺了一皺將手中這個小瓶兒向桌子上一放一聲兒不言話倒退數步向後一仰便跌倒在床上兩隻手却緊緊的抓住一把褥子男爵瞧了只是發呆往後纔想起別是我說破了他的機關遂服毒自盡的嗎男爵當時心急慌亂先把冰孃搖了幾搖已經不能動了便呼侍女們快些兒取水來快些兒取水來只見冰孃早已不受水了那顏色便慢慢兒顯出死相來到得立刻去請醫生來時那冰孃早已咽了氣了這時醫生把冰孃的死骸驗了說是從古以來沒有發明過的一種毒藥一面便報警察好在男爵是個貴族身分人家也不疑他還有個冰孃的侍女他在間壁房中早偷瞧了一個清清楚楚可以做個證人警察來問時他便把剛纔的情形詳細語了一遍往後男爵還自已到警察署把前後始末訴

說一番又請出許多證人到底知道他自己尋了短見和男爵一毫沒有關係可憐這一個交際領袖仕女班頭的冰孃就這樣香消玉隕了往後男爵便發電請他那哥哥回來送了他絕厚的一分賻儀請他從豐安葬自己便帶下毒藥依然到瑞士山中來冰孃的悲劇一個字不向人家提起不過把這毒藥給西林博士瞧了博士知道男爵另外有秘密事也不便去問他取了這毒藥去到明天晚上便送一封信來說這藥和常勃爾邸老大佐誤服的藥是一個樣字已經分析過了還附上一紙鑑定書看官們可知道這事中還有絕大一個漏洞在裏面當時波臨頓把這瓶情天不老液給冰孃時冰孃還疑他有毒波臨頓便倒一滴在手掌中吸了證明這藥中沒有毒如今怎麼把一個如花如玉的冰孃送了終了這可有些兒講不過去嗎咳看官們再把前書翻過便知道了可知波臨頓起初自己嘗的這瓶藥委實是沒有毒後來爲着冰孃左也疑心右也疑心他說我這藥不給你了可不是向衣袋中一塞他這衣袋中有兩瓶同式的藥後來再掏出這瓶藥來便是那瓶毒藥所以冰

孃到死也不曾知道這瓶是毒藥還痴心以爲他是情天不老液呢誰知早到情天去了經我一番說明諸位便可恍然話休煩絮且說男爵經過了這一場心中又是疑雲疊疊他想冰孃怎麼有這毒藥到手又因甚要毒死我後來事洩了害他自己尋了短見這個秘密事件到底不容易明白呢只是那圓珠一邊男爵越知道他是寃枉這使用毒藥的知道決非圓珠全是一班惡人做就的圈套果然如此我妻還不是依然一個高尚清潔的人兒嗎還記得他臨行的時候一件東西也不携只携了一個皮鞄他果然和波臨頓有染兩人便該偕逃爲什麼他還到這自己的音樂學堂裏去呢可見得都是我一時之氣寃屈了好人呢男爵想到這裏悔恨交并因想此刻這毒藥和那醫博士的鑑定書都在我手中我何弗自己再到法庭或者把詳細的事情寫封信告訴法庭請他放出圓珠安知喈們夫婦不能和好如初嗎男爵正在那裏想時恰巧從常勃爾邸的家裏寄有信來男爵拆開一瞧便是那故鄉書記的報告男爵讀了不禁得兩行熱淚你道這信上寫的什麼他道

數旬以來此被嫌疑者（即圓珠夫人）仍不得有何證據鄂爾生奔走連日迄無所獲而與此反對之證據頗多裁判官以證據不完全循例放免

既放免後或以後別有確實之證據可以重行拘捕此法律家均所認可者鄂爾生亦無異言

此被嫌疑者在入獄以前即懷有身孕後在獄中已足月矣當放免時不久即臨褥矣此時爲狀良困難幸以監獄中之醫師某君於放免時即送至隣近慈善病院大小俱無恙今日已產後十四天矣聞此兒頗肖其母且容貌甚端麗也

男爵讀了這報告後又是喜又是悲只覺得那淚如雨下也不知道這眼淚從那裏來的光有長吁短歎的分兒他足足廻旋室中有一夜天功夫因想從這生產的月日算起來確是男爵和圓珠結婚後的一個月懷的孕縱使圓珠和波臨頓有染還在後一兩個月咧如此說來這小孩子不是常勃爾家的親骨血嗎男爵到此眞知

道圓珠的寃枉不覺悔恨交并把一個貞烈無比的夫人送他到獄舍之中常勃爾男爵家的女主人却在貧民病院中去生產這個差處都是我擔的我如今惟有速歸英國到病院中去認他母子歸來十分謝罪把這小孩子養育起來覺得對於吾家對於祖先對於我身對於世間纔交代得過呢這時一個反動力恨不得立刻回到英國便再把老大佐託從者們照顧了明天便動身到英國來這時候各國的火車還沒現在發達用着馬車走那旱路可知越是要緊越慢路上忽然害起病來就在那田舍人家一耽擱便是十天到得回家已經又過了一月了男爵到家後便吩咐家中人去迎接夫人自己也到那醫院來誰知到得醫院中却撲了個空那圓珠在數日前抱了那個孩兒出病院去了問那病院中也沒一個人知道男爵到限的絕望便去訪那院長纔知道圓珠在病院中已經有七個禮拜了他身體也漸漸的回復小孩子也狠壯實本來他到這病院裏來是個監獄中的醫師某君送來的他自由人了那天在運動場上一回兒他就不見了

後來到他室中去檢尋却見有兩封書信一封是寫給監獄中的醫師院長的兩封信中都是謝他們的恩意說此身不死終有報答之日却到那裏去了男爵再去尋監獄中的醫師他的信也差不多裏面說我有最重大的義務此刻不能不前去實在有負大恩待我這義務盡了再籌圖報之地看官們你道圓珠急急的往那裏去他是聽得葛爾遜說他父親還在總在歐洲的北岸所以懷着孩子去萬里尋父這個事跡要寫出來又是一部絕好的小說只是男爵此刻又那裏知道還到梅汀夫人的音樂學堂也不見圓珠的影蹤再託鄂爾生四面尋訪也是音信杳然男爵這時差不多要發瘋了只得再到瑞士山中來瞧老大佐一年容易又是秋風那北部歐洲的寒冷比了南部差得多在南部各都府這個時候還是天天坐着夜馬車乘涼避暑的時候那北部是寒風凜冽初雪迷漫一片荒寒境界大家都擁着毛皮的衣服高領過耳那北冰洋的冷風吹來肌膚變了紫色且說從阿蘭陀相隔東北十餘里的地方有夏爾脫稅關其時天氣嚴寒凍雲如絮怕

的飄飄揚揚將飛下一天大雪却有一男一女兩人在這裏過那男人穿了一身黑色長袍年紀在六十以後戴着個牧師帽子像是個委身於慈善界救人艱難一個老宗教師後面跟的女人却和吃食的差不多身上的衣服單薄寒酸頭上裹一個破頭巾把臉兒遮了只露出個鼻子却凍得和雪裏紅梅髣髴脚底下走一步顫一步好似已經鞋破襪穿背上插了一個牙牙索乳的小孩子把破棉團包緊了那老牧師搖着頭說道小娘子你瞧這天又黑了這地方又狠冷你那裏吃得這苦我勸你在這裏等着罷不能不久有那貨車往北邊去我和你說了可以附搭了去你且到我家烤着火和暖和暖再說那女子却不答言猛向前進老牧師又道此刻到稅關上回來便要夜了怕你當不住這寒氣女子道到晚上趁着雪光好走老牧師道到底冷得狠我又沒携燈女子道只要得見我父親便凍死也甘心牧師道不是這般說你瞧着這孩子可憐的樣子他也受不住這寒氣女子聽他說到孩子兩字那淚珠兒便滾將下來說我死了還望老牧師一念慈悲把這孩子養大

了。說着腸如刀割看官們啊這女子不是英國第一等的貴族常勃爾郡主嗎原來圓珠先前在獄中聽得葛爾遜那懷中破棉絮中的小孩子不是一個郡主嗎原來圓珠先前在獄中聽得葛爾遜講起他的父親因爲失了女兒非常絕望如今還漂泊世界心中想了十分難過因此決計等腹中之子出了胎便去尋訪父親故在醫院中生下孩子到得身體復原便不告院長而行怕的院長一時不放他行圓珠這時深信葛爾遜知道他的話却沒有假決計我父親還在世上果然得遇父親我身也有着落了出了醫院門囊中一具胡弓從此以後母子二人便靠着胡弓過活了走了一驛又一驛漸漸兒歐洲北岸的港口一個個的過了却不見什麼遊船他想這是一定向前去了歌可不也耽擱了工夫便一路上只赶路了這時候眞個同乞食無二歷盡艱難終算到了阿蘭陀便尋到夏爾脫稅關來因爲這地方是個船舶必經的地方所以特地的尋來萬一他父親的船還沒有出港便可在這裏相會只是圓珠貪赶路程却

不知道自己身體疲乏不知不覺的跌倒在路上了後來有路人瞧見便送到老牧師家裏來這是前天晚上的事老牧師家裡人見這一個狠可憐的婦人便給他些東西吃又把火爐給他暖和暖和雖然身體還沒十分硬朗他却一意要尋他父親那老牧師瞧他伶仃孤苦便不得不伴着他到這稅關來一路上又怕他忍不得這寒氣勸他歸家圓珠却凜然不動到了夜間七點半鐘纔到了這港口只見那照海燈光一閃一閃的在那黑海中亂閃也瞧不見船體便廻步到海關上這時關上靜悄悄大家都回去了只有個當值的在那裏便問他有個遊歷船到這裡來此刻還沒出港嗎當值的驚訝道這裏游歷船却難得到此不過前幾天有個探北極的異光旅行到諾威去的英國天文家共有十人昨天早就出港了老牧師知道這一行人不是圓珠要尋訪的便瞧着圓珠向當值的道幾天裏頭還有別的什麼進口的遊歷船嗎當值的道請教你們要訪尋的是什麼船名那船長的姓名又喚做什麼這一句話却把個老牧師和圓珠兩人面面相覷說不出來當值的發話道你們瞧

可不是個笑話嗎那船名和船長的姓名都不知道教人怎樣去查呢這時圓珠非常失望那老牧師瞧不過又再三向當值的請他查一查那當值的被牧師纏不過只得去取出一本挺厚的帳簿來說這個月裏進出的船都是定期的商船只有一艘不是是個北洋探險船聽了這北洋探險四字圓珠心中一動說這可不對了嗎便道請問這船長喚作何名那當值的不慌不忙說道船名喚做「意大利人」圓珠點點頭暗想這是我父親的國籍了又問船長是誰當值的道船長喚做穆特爾侯爵圓珠一聽穆特爾三字因爲這姓好似耳中曾經聽熟了的此刻據他如此說這船長不是我父親是誰圓珠這時便似發了狂氣一般便道這船如今在那裏我要見見這船長當值的道等不及了昨天已經出了港了他們是決了死去的這北冰洋探險能有幾個人可以回來呢圓珠聽了阿呀一聲跌倒在地看官們要知道這時候航海術

還沒有大明造船法也沒有進步北冰洋探險的事情是個最危險的勾當人家都不指望生還大概一個船出去了變了個無影無蹤再要到第二次航海的人總從那冰塊之中發現屍骨那這號意大利船明是出去了不作生還之想圓珠聽了自然絕望一點作老牧師在旁可以招呼着一面又細細的問那稅關員這船如何日的時到這裏來却也問不出什麼來話分兩頭且說那常勃爾男爵自從尋不着圓珠後在各處遊歷光陰迅疾倏忽已是三年這三年中却比得人家十年容貌瘦瘠頭髮無限的失望他也再不回到本國來只在也漸作白色只有那老大佐却比以前好得多可不是那醫師說的這病不靠藥石之功全靠月日之功身體雖然還是不能動却血氣有幾分恢復那眼睛的漸活了分明是個極健康的活死人了第三年的春天男爵和老大佐剛纔從極冷靜的俄羅斯土耳其來再到繁華的法蘭西京城你想一個大名鼎鼎的常勃爾男爵素來又廣於交游一到巴黎那交際社會以及各種新聞紙也要鬧動一時只是

此刻的男爵却變了個陰沉的人一切應酬都謝絕了不去那時候巴黎有個某大戲園到了一位音樂大家這位音樂要算是絕頂的了只是這女人始終沒露過面人家不知道他是醜是妍是老是少最奇者也沒一個人知道他的姓名凡是各戲園中新到了一個女音樂家總把他名字大書特書又說音樂如何好容顏如何美如今却只說是個無名的音樂女教師一時大家納罕他每到舞臺之上用個極濃極黑的面罩外面一些兒瞧不出是何等樣人咧說也奇怪要是別一位那滿場的聽客就要覺得非常不快如今這個無名女子只一夜之間已得了絕好的批評二三夜之間便鬨動了巴黎人家不喚他無名女子只喚他面罩婦人都說這不露面比了人家露面的還好他坐在這音樂臺上那個姿勢便教極著名的女優也摹擬不出那聲音的豐麗這一個巴黎城中十年以來要算是家的肺肝中發出聲來直往入人從來沒有過這婦人又善唱悲曲每唱時眞似從他的肺肝中去不知不覺教人家的眼淚忍不住流了出來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呢當時大家猜疑不知道這婦人是誰有的說道這是某貴族的一個愛兒他父母鍾愛了自小兒一直沒有和他種痘到了七歲上出起天花來了變了個麻美人後來他喜歡音樂學了音樂只是那臉兒太醜所以把厚幕遮了有的道你這話不對我知道這是個英國身分最高的貴夫人他到這裏來獻技怕的失了他貴族的身分所以把臉兒遮了他是爲講究音樂起見不是爲着戲園裡的報酬所以便是戲園主人給他莫大的報酬他也不肯把那面幕揭起來呢大家這樣紛紛談論莫衷一是男爵到巴黎的時候正是那幕面婦人評判最高的時候要是有人來訪男爵多勸男爵去戲園聽這音樂男爵自己呢也不想聽什麼音樂不過給老大佐散散心尋尋樂便去包定了個廂預備聽戲去可知這全身不遂的老大佐到戲園中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呢原來男爵早和大佐特別的做了個安樂椅子教幾個人抬了安置在馬車上一徑到戲園中來可是這個奇妙的聽戲法巴黎中却沒瞧見過大家一傳十十傳百都知道英國的常勃爾男爵和老大佐了當時幕還沒有開人

家都注目在這個包廂裏把聽戲也忘了往後舞臺上音樂嘹亮大家都把眼睛移到舞臺上去了初幕方開那邊面婦人還沒有出來男爵覺得大佐今天興采甚高初幕既畢便是第二幕了却仍不見那幕面婦人出來這時男爵幾次要走了却見老大佐興猶不淺便再略等一會兒只見第三幕方開那劇場一片靜悄悄湧起說幕面婦人上臺了幕面婦人上臺便坐下子細的瞧一瞧只見那婦人全身穿着玄冠玄裳蓮步姍姍的到那舞臺上來這個姿態的優美足以壓倒全臺的綺羅這時滿場寂然無聲大家想這婦人偷把幕面的黑紗揭一揭起定有驚人絕世之姿如今好似一輪明月却被烏雲籠罩剛就中滿場的熱心却有一個人懷着滿腹的疑慮的你道是誰便是常勃爾男爵呢男爵見了舞臺上這個女音樂家不覺得身體立起來把頭衝在外面恨不把兩個眼睛送到那婦人面幕中去暗暗的詫異道這個姿態一萬年也心目中忘不了可不是吾妻圓珠的姿態嗎男爵一陣子的疑雲湧起只見那婦人默默的向台下點頭爲禮便退到那音樂

臺上男爵見他的進退之間宛然是他絕無一毫疑惑因想再聽他的聲音是不是圓珠倘然是了便無疑慮了這時回頭過來知道老大佐也在那裏疑心便道老友你瞧是圓珠嗎是圓珠嗎停了一會兒那幕面婦人漸次發聲了男爵聽了這聲音不但是圓珠的聲音便是這歌曲也是在男爵家他常歌的這時全場的聽客都注意臺上把一個男爵立不得坐不得胸中轆轤不知道如何是好回頭見那老大佐也在那裏流淚男爵知道大佐想起前情了便輕輕的和大佐說道老友喈們回去罷大佐的眼睛動了一動似乎說狠好男爵便不等戲完咐吩從者抬了老大佐便飛也似的逃歸旅館心中只想那舞臺上的光景他說圓珠狠可憐的雖去了常勃爾邸他到底不肯辱沒了男爵家的名譽還是不教人家知道以前是個男爵夫人這種委屈都是我給他受的又想這女孩子他要撫育起來也狠不容易呢可憐生了三年了也不識得他父親是誰男爵左思右想可憐一夜不曾合眼明天男爵便忽忽到那劇場中來尋那班主要打聽那幕面婦人的住址那班主只是不肯說他

道。這是喈們訂過祕密條約的無論何人遣往他怕的這住址一告訴人家別的園主人來挖了去可不是受了損失嗎譬如你出每禮拜二十磅人家就是四十磅這人就跟了四十磅的去只是我却不開什麼戲園子不是什麼班主如何也要瞞我便將心醉那婦人的音樂並沒他意懇切的說了一遍園主人終是不肯說這是那婦人初到喈們戲園子的第一天便約是無論何等人不能告訴他住址要是有人尋到我這裏來的便和園主人立刻解約永遠不再到他戲園子來因爲這約定得嚴所以萬不敢說男爵聽了不免愈加心感圓珠用心周密便再探聽圓珠身上一切的事情那園主人也不知道這幕面婦人是那裏人氏只說有一天有個罩着濃黑的障面紗的婦人進來說是長於音樂講班主試驗試驗了果然覺得好問他的履歷他也不肯說又瞧他去時的姿勢非常優美當試驗時有好多音樂家都說近十年來那名譽漸漸兒好了評判漸漸兒高

了。喈們每禮拜給他的報酬也漸漸兒增加了。只是到如今便是班主也從清。清楚楚見過他一面。咧男爵道見面既做不到譬如託園主人代送他一封信使得不使得要是使得我便重重的給他個報酬園主人道這也是條約上訂定的一條。萬萬不能男爵一想如此說來這裡是沒有門子可走的了還是靠託偵探或者尋得出這婦人的住址也未可知便辭別了園主人回來且說在巴黎落鄉的地方有個最靜幽的巷這個巷就喚做空谷蘭巷。那巷裏到也有幾家亭臺花木却都是人家的別墅做個消夏幽居之所此刻的主人都不住那裏只有看園的住着傍邊也有幾家小屋子大概是一班種樹的賣花的居住後面都有一片空塲可以做個花圃總之這地方是個人少屋多又是屋少樹木多所以只覺得樹木幽邃人影稀少在那裏倒也收拾得十分幽雅裏面都是個書齋樣子那畫家遷移去後這屋子就沒人住大家都嫌他不合式數年來也沒個人來瞧過近兩個月裏忽然有人來借

這屋子了幾年沒人住的屋子便不能不略加修繕只是這屋子借者何人也沒一人知道不過這鄰居的一個種花匠常常有什麼新鮮的花兒天天教他送來約略知道些兒有一天那花匠家忽然有個客要來揀幾種盆栽的花木這人是個差不多五十歲光景的紳士面容微微帶黑這紳士却狠和氣帶着笑有一搭沒一搭的問個不了一頭瞧一頭問便隨着這花圃越走越進了那主人只隨在背後想這個客太嚕囌了要買就買儘瞧做什麼那個客進來了却又望着鄰家的門主人忍不住說道對不起客官這是鄰家了那客呵呵的笑道我知道我知道這屋子我本來想借過的我只愛他這地方清靜往後事情忙便錯過了這機會了說着又輕輕的問那主人道後來到底是誰借這屋子我狠可惜呢如今這人家是長賃是暫賃主人道客官曾瞧過這屋子嗎那人道瞧是瞧過髣髴去年的事只是我也有些兒模糊了我記得確是這個門兒呢那主人只點點頭却不答話他又道我好似這邊有個側門從側門穿出去是一道廻廊却也忘了那一邊是個臥房那一邊是書房主

人家你進去瞧見他屋子裏沒有主人道客官說得好笑常言道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喈們這裏鄉村人家一家只顧一家的事窺探人家做什麼來不教人家疑你做賊客人道這是什麼話瞧了他們那邊一瞧就疑心你做賊怎麼不做一個高大的圍牆把屋子圍起來呢說着又一陣子的笑裏面主客兩人正在那裏說笑却不想外面又來一客是個小商人模樣滿面春風的和那花匠的老婆招呼那前客見了後客不覺怔了一怔想這斷也到這裏嗎可不是兩個人走了一條路上來呢便再也不問鄰家的事只和這花匠講那盆栽的花卉如何灌溉如何接種却一面把耳朵在那裡聽後來的客却沒留心先有個人在那裏竊聽便問女主人道我聽說你們的高鄰有一位非常的美人兒可是不是呢那女主人却愛說話的比不得他當家的便笑着說道先生你怎麼知道這家的主人是男是女咧客道這裏倒不聽得這句話呢連喈們是個貼鄰也不知道這家的主人是男是女咧客道這裏來買花難道你們不瞧見嗎女主

人道你說他家的花嗎這是喈們天天送去的時候喈們只見個差不多五十歲的老婆子來接受這花旁的人一概不見那客道我知道咧這個主人是個絕麗的美人兒他平時不大見面天天晚上纔到巴黎的戲園子裏去呢女主人道噢這話有些兒意思怪道呢每天晚上到那太陽落山的時候便有馬車來迎接到了沒瞧見過是誰那客道瞧這行逕可不是個女優伶嗎剛說到那裏這先來的恰巧從那邊來又子細的瞧了一瞧後來的客暗暗的說道巧極了他也是今天來這可不是又逼緊一步嗎說着買了幾盆花便先自去了看官們這花匠家的鄰居到底是誰也值得人要去偵探他原來便是這部梅花落中的主人翁圓珠的便是且說圓珠在那阿蘭陀稅關打聽得他父親的姓名又知道他父親決死向北冰洋進發心想從此後見不得父親之面悲哀之餘便跌倒在地上了幸虧有個老牧師扶他回來便住在老牧師家裏有時憂憤到極處瞧着膝下嬌兒便也解解這愁悶後來這老牧師便薦圓珠到一家人家

做個音樂女教師圓珠本來他性好的是音樂便也將就度日那小孩子却漸漸的長大了有時他母親悶着的時候他只瞧着他母親咭咭呱呱的笑圓珠見了也便消了一半的愁除了教人音樂以外只抱着小孩子把香腮和他相偎傍道兒啊你怎麼這般可愛你可是眞實的愛你母親嗎人家的愛情都會變心只有我這母女的愛情是不變的兒啊我望你將來無災無害再不要像你苦命的母親這般顚沛呢圓珠除了弄這小孩子以外有時也念着父親穆特爾侯爵他沒事的時候在人家書桌上檢出那部各國爵位鑑便借來細細的繙尋知道穆特爾是個貴族在意大利只有一家這侯爵邸亦是最富厚最高貴的又想着我當時被葛爾遜奪去的時候我父親怎麼樣的絕望因此流浪世界所以圓珠要是遇着一個意大利人便要細細的問他知道穆特爾的家世嗎後來圓珠又旅行意大利處處留意處處打聽打聽到一個人却和葛爾遜在獄中所說的話却差不多他說在意大利京城羅馬府不遠有個地方背山面海這風景要算是個極妙的去處這邊在二十年前

却有個穆特爾侯爵邸如今這地方變了個風饕雨蝕一座極荒凄的庭院却因爲這侯爵起初是夫人死了後來又有人把他三歲一位小姑娘也奪去了他絕望之餘把屋子也賣掉了出去遊歷到如今連個踪迹也不知人家到那海濱去遊玩的見了這座大院子想着侯爵的不幸也都要憑弔唏噓呢圓珠聽了暗暗點頭想這話必定不虛我一向說是無家無家如今我父親的院子可有了着落了我父親爲了父親爲了小孩子纔把此身留在家便是我的家我的家也便是我兒的家我何不想法子把這院子贖了出來再把他修繕好了住我的小孩子也算是穆特爾家一脈我父親萬一徼天之幸從北冰洋回來喈們三個人住在一塊兒想那老人家也是歡喜圓珠想到這裏便起了個儲蓄的心三年以來積蓄得也不少只是究竟還成不得一個大數他想巴黎是個繁華地方還是這地方可以想法便到巴黎的劇場上來只是圓珠想這一下子露了面可不是給人家都知道常勃爾男爵夫人了嗎要是圓珠這副美麗的容顏在巴黎露了面不到兩天便要傳到

倫敦所以他後來想出了個法子來便覆面賣音樂誰知果然不到幾天聲名鵲起他便住在巴黎又怕被人知道所以特在這個清靜地方賃屋居住又雇用了一個老婆看守小孩子自己便天天到劇場中來這便是圓珠住在這裏的緣故如今不談這先後兩客來訪圓珠的住址且說到了明天圓珠用過了午膳到戲園子裏的時候還早左右沒什麼事兒便攙了他女兒的手到那自己的庭中幽邃陰沉的樹木之中散步一回走得乏了便坐在綠蔭之中的榻上把那個玲瓏聰明的小女孩子抱在膝上道明兒明兒你的名兒喚做明玉是個穆特爾明玉人家問你你要知道那小孩子聽得他母親這樣說便拍手拍脚的說道媽媽我可是叫明玉是叫穆特爾明玉嗎那圓珠聽得這小孩子學舌學嘴不覺心花怒放道好孩子你最愛的是什麼人呢明玉道我最愛的是媽媽媽媽是我的媽媽是我的圓珠正在眉花眼笑的時候只聽那個老婆子氣吁吁的奔來道阿呀主人不好了圓珠道有個狠體面的紳士說是要見夫人。

他也不等人通報便跑了進來了圓珠
邊早走進個人來一見圓珠便飛也似
兩人夫婦之情將斷未斷的當勃爾男
來正是手足無措連忙把抱在膝頭上
來了如何對付呢再細瞧男爵却好似
前豐滿憔悴之中帶些愁慘氣象心中
子本來是照看明兒的喚做傳婆他見
個尋常的客便抱了明玉到屋子裏去
了男爵本來一眼就瞧見圓珠身上抱着個
小孩子如今見這婆子抱了去那一雙
孩子好個孩子這便是喈們所生的孩
悲酸了這時圓珠又是悲又是恨說不
換了別一個女人到這步田地誰也
換了個樣子只瘦得落了形這面龐沒有以
想這不要男爵的幽靈在此出現嗎那老婆
他母親放下孩子有驚惶的樣
知道不是
他不覺得
子嗎好個可憐的孩子說着男爵
出的一腔悲憤之氣心中如亂
般要是
雲也須要啼啼

哭哭開個不休圓珠雖然到這個時候心中也非常的激動只是他能鎮定不失常度便靜靜兒的向那男爵說道男爵你到這裏來做甚難道到這時候還放我不過去嗎口中說着還是那副安閑莊重的態度誰也知道他曾經入過獄做過乞丐的生涯歷經患難而來呢男爵見他這個態度聽他這個聲音不由得想起以前兩人的愛情來又自念以前種種有一萬個對不起他那時心也軟了骨也酥了眼淚不向眶子裡走側把個咽喉塡塞了道不得個男兒膝下有黃金好個男爵便在青草地上跪了下來扯住了圓珠的裙角道夫人你別再說這話我今日特來負荊請罪我一切罪惡總望你饒恕我寬宥我這時圓珠輕舒玉臂把男爵攙了起來就在傍邊的椅子上請他坐下却一聲兒不言語男爵嗚咽著說道圓珠我這時想起了自己的過惡眞是百鞭我身不足贖罪到後來自己悔罪了你又不知何往這兩三年裏我沒一個時刻不想你我有一字虛誣上帝足表此心

姑娘。你恕我的罪嗎。夫人你恕我的罪嗎說著用手搖着圓珠的膝圓珠却只低垂粉頸拽他衣裙上的皺紋老不開口沒有一句話理他男爵又道你的苦衷這話一時講不完總之咱們兩人爲人都是我害你的只是我已有苦衷這話一時講不完總之咱們兩人爲人是到如今還有見面的日子心中又解釋了要算不幸之中的幸事了圓珠你該可憐見我你該回答我一聲男爵雖是這樣說圓珠却動也不動髣髴要成個石美人了男爵道這也怪不得你只是一個人自己十分悔罪了你也可憐見他夫人你這老不開口比了打人罵人還利害你要怎麼樣處治我責罰我都可使得你別再不理我這幾年來無處不尋到你日來身體也和你差不多你是個最仁恕最寬厚的人你也可憐這老頭兒自討苦吃害人也害了已圓珠你不理我儘管不理你可記得新婚第一夜咱們兩人所說的話嗎圓珠聽了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道咳……看官們要知道從來婦人家有個絕大的本

領。便是。老不開口。憑你說得上天入地他只是磕不開的。這就沒個法子。只要無論如何能引逗他開得一聲口。這便容易處置。如今男爵說了半天。圓珠只是不理。他心中正在愁悶。難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男爵想這事有些兒轉機了。便再說道。我縱有一百個不是。也有一樁是處。你既然不忘以前的事。合該想起咱們夫婦兩人愛好的時候。廻念舊情。圓珠道。如今是此一時彼一時了。人心既有變幻。世態詎無冷暖。男爵道。只要夫人不忘咱們破鏡難道不能重圓。夫婦依然。夫婦兩字。情緣已斷。我也不敢妄想。男爵還眷念前情。只是覆水難收。這夫婦兩字。圓珠道。我何曾作難。你夫婦之間相交也不過情義兩字。如今我是世界上第一個不情不義的女子。不但是爲男爵所棄也該爲全世界所棄。一個女子至於毒殺丈夫。隨人遁走。意險心毒。可也算得絕頂了。男爵縱算不較量這個。我也再有什麼面目還做這爵夫人嗎。男爵聽

了。把兩手捧着臉兒說道。咳咳。請你再別提起前事了。說了更教人難過。我知道我妻是個極貞潔極賢烈的人。是我一時不知道怎麼脂油蒙了心。邊疑心到你現在自己抱怨自己也來不及了。我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兒。便活在世上有什麼樂趣。你要是不理我。我沒有別的法子也只得自殺了。說着又伏在圓珠身上。眼淚鼻涕黏成一片。圓珠却還是那個樣兒。男爵道。你不瞧我面你只瞧那小孩子面。這小孩子不是我和你兩人生出來的嗎。圓珠笑道。這倒難說。安知便是男爵生的。男爵知道我有外好。這個小孩子可不便是個私生子嗎。男爵到此眞個開口不得。惟有飲泣吞聲而已。看官們要知道常勃爾男爵是個忠厚長者。並沒有什麼惡意。不過因爲他耳朵根太軟。心地太褊。因此把一個極貞潔賢慧的夫人便疑心他不貞入了惡人的圈套。其實也可憐極了。便是圓珠口中雖如此說。却也知道男爵是受人之愚。只恨他不該如此孟浪。如今見他懊悔得什麼似。兒人非木石。孰能無情。這時也覺得男爵萬分可憐。迴念一想。男爵到底是我世界上第一個恩人。若無男爵。我早就

凍死在街衢之上以後教育費用也都是
可轉身瞧着男爵還是和淚人一般圓珠
落流個不住不由得伸着纖纖玉手一把
般地位……以下便嗚咽說不出了停了
怎麼入了他們的圈套把自己人也這樣
是苦了你自己男爵道如今我可也明白
明了我也不再恨你男爵道當眞嗎圓珠
在他手背上接了幾個吻便道好了嗒們
男爵這夫婦兩字請男爵別再提起了男
又變卦了嗎圓珠道不是變卦我可是說
不唾罵圓珠道不是復爲夫婦如初嗎圓珠
恨我嗒們可不是復爲夫婦如初嗎圓珠
了牢獄再來做男爵夫人連男爵一般都
道男爵你不想想如今英國的人那一個
定不恨你自然不恨你了男爵道既然不
又變卦了嗎圓珠道不是變卦我可是說
恨我嗒們可不是復爲夫婦如初嗎圓珠
不唾罵圓珠是個忘恩負義之徒況且入

辱沒了所以我情願一個人僻處空山人家不知道我的履歷我也用不着和人家辯論就這樣相忘於無形就是了還到人前獻什麼醜呢男爵道既然如此咱們便不歸英國恢恢大地何處不可安身遨游世界也過了一輩子圓珠道你是英國屈指可數的貴族和英國的土地都有關係如何可以離了鄉土永不回家況且一個人偶然旅行便覺有興趣若是永遠在外面便要覺得不自由了男爵道有什麼不自由我只要常常和你在一塊兒無論那裏都好有什麼不自由況且咱們膝下既有個小孩子也不嫌寂寞的了我和你們母女三人過這快樂的日子要算是幸福的了圓珠默然不語了半天道這個幸福怕是擔當不起了男爵還是讓我自由的好男爵道以前的事請你再別提起了圓珠道不是我如今想來當初和男爵結婚就鑄成了個大錯我是個惡人葛爾遜家的養女就不該瞞着男爵不說這就有些對不起男爵了好在中途有這麼一個坌兒咱們兩人從此分開也免得男爵惹禍男爵道這又奇了我惹什麼禍來圓珠道一則呢男爵娶這惡人的女兒做老婆究

竟家聲有玷二則如今四面都是想男爵的家產要分析咱們兩人的此刻咱們兩人又合了安知不生出別的事情來所以還是離的好男爵聽了只是不語圓珠道如今事已如此我的主意也已打定請男爵回去要是男爵逼着我時我只好再尋別處安身找個世界上人跡不到之區早晚之間我再尋別的地方去便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禍自天來藍田失玉　喜出望外合浦還珠

且說男爵聽了心中不免一驚因想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這一番也費了好多的工夫纔尋到的要是此番再一走却從那裏再去尋呢又想這時候那圓珠正要到戲園子裏去了男爵當時別了圓珠乘着馬車自去却從那樹木陰森之中閃出一人你道這人是誰便是前天在貼鄰那個買花屋中東張西望的這位客官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暫了進來他見男爵的馬車隱隱的去了自言自語的說道不好瞧這樣子他們這兩口子又和合起來了我雖在樹林之中瞧不清楚約略還知道一二

除非男爵永不見圓珠的面要是見了那能再離得開如今不用說圓珠少不得再是常勃爾男爵夫人了他這女兒也就是常勃爾家的相續人了這時教那克脫和波臨頓兩人知道了可不又是件絕望的事嗎別的事不必說了只這樣瞧去我的事可又落了空了只是無論怎麼樣我總要絞他一個一萬或五千磅這也是我應享的權利呢說着便輕輕的掩了出去那時候天色漸暮這人一面想一面走沿着一條溪流聽那水聲漸漸離開十丈光景有個小船傍着岸却有一點燈光那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這船正用得着咧便兩腳三步行到那船邊說船家船家也不等他回答輕輕一躍便躍上他船頭這船兒便一側把個船家驚起說客官做什麼平白無故的跳上我船頭來可知道嗜們船家也有規矩的那人道我知道失禮了只是我今夜想雇你這船兒一用載個客想沒什麼不可那船家搖頭道我這船是個駁船照例不裝客客官免照顧了罷那人道便是駁船權且裝一裝客也沒什麼不可我多給你些船資如何船家道有多少那人道二十法郎船家道哦二十法郎

果然不能算少了請先給我瞧瞧這金幣的顏色我好久不見他面了那人道使得便在衣囊中掏出一個十法郎的金圓遞於船家船家便在火上瞧了又瞧又把手指彈了一彈聽他那個聲音便道這撈什子是個好東西就給我這一個嗎那人道照樣須得兩個纔合二十法郎船家道客官雇我的船却往那裏去那裏去暫且不說橫豎終有一個地方船家道這船要趁潮你須約定個時候纔好那人道在十一點十二點鐘的時候你把這船移到那邊那時候客便下船到時再給你一個十法郎的金圓船家道知道了到那時准在這裏相候如今不說這男子是誰且說圓珠自從男爵去後早就是天色漸暮預備要到戲園子裏去了今天爲什麼心亂如麻他此刻只有這母女二人相依爲命一刻兒不見他女兒明明玉的顏便要掛念當時便直到傳婆的室中來瞧明玉却已經睡着了他便抱了玉直到自己的屋子來瞧了他的睡態越瞧越可愛不由得一連親了幾個吻那孩子好孩子好孩子我在世界上只

有你是個最着意的人了我到戲園子裏去也爲着你過了幾點鐘我就來的你安安穩穩睡一刻兒你媽媽回來帶給你東西呢說着一連又親了幾個吻這時那傳婆急急忙忙的進來道馬車來了請大人去罷圓珠慢慢兒把那明兒交付傳婆只是捨不得離開這孩子想要是這天不去罷只是和人家訂了個約怎麼可以這樣自由呢便只得兜了障面紗坐了馬車自去常言道一峰未平一峰又起這部書可算得是個夏雲奇峰變幻無定那時圓珠已經到戲園子裏去了差不多十一點鐘光景那傳婆正陪着明玉睡得正濃忽然從外面院子裏跳進一人臉上用布包了也瞧不出是誰從睡夢中搶着明玉就跑傳婆夢中驚醒要來搶時只見那人提起腳來一腳只踢得他半死不活等他扒起來時早已不知去向傳婆只急得直着喉嚨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明兒搶去了早驚動了外面的侍女一瞧果然那個小主人不知去向兩人只急得面面相覷要想去喚警察只是這地方是個荒寒寂寞的所在一時間警察的踪跡可不容易踏到況且這時候又在深

更半夜主人向來躲在這裏人家都不知道的這一鬧豈不教人都知道了嗎侍女道咱們快些兒到主人那裏去通個信瞧他有什麼法子傳婆道從這裏到巴黎多少路呢便是到了巴黎摸不着主人在那裏侍女道如此怎麼好呢我們候着前去罷當時兩人便依着主人每夜從巴黎回來的路角迎將前去走遙只聽得前面車聲轔轔知道主人的馬車回來了兩人便走上前去攔住馬車便喊道夫人家裡不好了原來圓珠今天下了劇場也不曾坐得一坐心念着家裏這個小孩子便坐着馬車回來一路上只思念明兒睡着沒有驀然間又想起倘然明兒有什麼事故我可絕無靠託了正在那裡想時忽然聽說家裏不好了他心裏頭跳個不住便道我的孩兒怎麼樣了便吩咐馬夫停了馬車他自己便出了車這時侍女和傳婆兩人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大家做聲不得還是那侍女先說道剛纔傳婆抱着姑娘睡着在那裏忽然從院子裏跳進個人來說到這裏把眼睛望着傳婆傳婆一句話說不出來顫着聲音道我我聽得聲音即驚覺了圓珠這時已經

手足冰冷道你到底說個清楚姑娘怎麼樣了女道他搶姑娘去了喈們來追時早已無影無蹤圓珠不聽則已聽了幾乎暈倒在地也不再上車便三脚兩步跑進屋子裡來一路喊道明兒明兒却不見一些聲響走到那張鏤金錯采的小鐵床上一瞧也不見形影只有那雪白的線毯還丟在那裡圓珠一陣傷心覺得全身一些兒氣力都沒有因想僅有這個小孩子人家還要搶去可算是毒極了一回兒自己又想儘哭無益我到底也自己定一定心想出個法子來便向傳婆盤問了一回把前後的事細細想了一想便向着傳婆和侍女道我此刻要出去一回兒到明天晚上歸來你們兩人好好的看守屋子這事想來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倘然近鄰有人來問也不用子細告訴他說着圓珠便走出門去那坐來的馬車却還等着圓珠便坐着馬車向巴黎進發不談圓珠自向巴黎去且說常勃爾男爵自從尋得圓珠的住居心中就寬了一半到了明天又來尋訪圓珠他想圓珠這人不是個無情的女子第一天他正在氣頭上自然說不

攏去往後慢慢的氣也平了終有破鏡重圓的日子咧這天男爵便購了種種的物件裝了一馬車到圓珠住居的地方來誰知到了那地方一個人沒有見昨天那個老婆子滿面愁容的出來告訴說主人不在家男爵瞧這光景好像有什麼事的便子細問那老婆子老婆子起初不肯說後來見男爵誠懇非常把昨夜的事便一一的告訴了男爵聽了且驚且悲因想這一去圓珠定是自己去尋那小孩子了男爵便身邊取出一枝鉛筆留一個條子交給老婆子說是今日到此驚聞女兒失蹤此蓋我兩人之不幸也我當四處探尋倘有信息明日再來報信男爵回到家裡想這事如何着手我所認得的偵探只有個鄂爾生只是這人也未必靠得住原來男爵爲的前一次圓珠入獄都是鄂爾生慫恿而成如今悔之不迭所以也狠抱歉鄂爾生說多是他的主意有時當面也說他的偵探本領不高鄂爾生也知道這事有些兒不對不過他對於男爵未免葛蘭遜的證據却愈確鑿滿心要捉到葛爾遜以報積年之仇又想對於

有些兒抱歉將來可是要將功贖罪纔好這一天男爵回去恰巧鄂爾老大佐爵男便和他說你將功贖罪的時期到了遂告訴他圓珠已經見過了忽然的喈們這個小孩子又被人搶去了鄂爾生聽了一口就咬定說這是葛爾遜所爲無疑男爵搖着頭道你別只憑着你的理想可知有時也出人意想之外你說的是偵探家的話到底有什麼憑據可不要又像了前一回鄂爾生道男爵放心這回一定不差並且確有證據因爲我此番到法國來知道他也到法國來了巴黎的偵探那一個不知道他這個面相我都關照他們教他們隨時留意還有一件證據那天探聽得恰巧也有個人在那裏東張西望這人又狠有些像葛爾遜的面貌只向隣家幕面婦人的門口瞧所以此番搶了小姑娘去的是他無疑男爵暗想那天去探訪圓珠我另託一個人去怎麼他已經知道了轉念又想據他說葛爾遜果然是個惡人和圓珠有什麼冤仇抵死的要害他我無論如何必定要把明玉探出來懲罰

這個搶奪人家小孩子的人要幾多費用我都不吝惜說着便立逼鄂爾生去訪尋明玉這時候已經十一點鐘了他想今天且睡覺明天一早再到圓珠住居的地方來到了明天七點鐘男爵便起身了梳洗已畢便到書桌上先瞧昨天晚上來的許多書信有一封信筆跡狠生男爵拆開了一瞧上面寫道

常勃爾男爵閣下今有一人自任能覓得圓珠夫人之女兒其酬勞需英金五千磅或紙幣或現金均不挑剔請閣下自來或託最信任之代理人亦佳君當知此小女兒者安然無恙藏諸隱密之地君以金來者則還汝完全無缺之小姑娘若男爵吝惜此金或以此書呈諸警察將加害於我身則寄此書之人其權力能報仇於此小女兒之身或且使此女永爲肢體不具之人想君亦不願以痛苦加諸女娃之身故特奉書以告

下書唐忽痕街四十三號門牌男爵一瞧早知道是搶那明兒去的強人寄來的信大大的敲一記竹槓咧男爵想還是應他好不應他好要是應他未免使惡人得計

要是不應他眼看着這個小孩子爲他們陰損或者眞個變做個身體不具如何是好想起來時毛髮森立男爵子細想來除了答應他以外沒有別個法子那時男爵想我帶了這封信去見圓珠再和他商量也好萬一我取了這女兒回來想圓珠也消息男爵歡喜正要行時人報鄂爾生先生來了鄂爾生進來道惡人葛爾遜沒甚把手中的那封信給他瞧了告訴他預備款子去贖明玉回來鄂爾生瞧了這封信說道太平世界有這樣明目張膽的惡人敢於擄人勒贖只是如今小姑娘在他手中不能不想個法子纔好一會兒鄂爾生又點頭說道嗄是了當初圓珠是個貴族的血脈也是被他搶了來的是說在年輕的時候被他搶去嗎他此番又用這個老手段咧所以我決定是葛爾遜無疑男爵聽了也點頭稱是說本來圓珠是個貴族的血脈也是被他搶了來的這時男爵便預備着款子要請鄂爾生做個男爵的代理人鄂爾生道也好待我先到那裏去瞧瞧風頭再說那時鄂爾生便依着他所開的地址直尋到唐忽痕街來原來這街是個惡人薈萃的地方警察的足跡常常踏不到這裏鄂爾生到了這街

上一路上檢尋門牌尋到了四十三號却是一個小小鋪子門前一塊招牌上寫的是「出售舊銀飾物及鍍金職」沿窗又擺着幾件鍍金的品物鄂爾生一想這是不問可知都是那些掏摸兒挖包剪絡之類盜來的東西在此出售咧分明是個出賣贓品的商人什麼鍍金職是個掛名的東西罷了鄂爾生再子細一瞧那招牌鍍金職之下還記着一行小字是他的名字喚做盧杞生鄂爾生走上階台便輕輕的用指頭向門口彈了幾下只見裏面走出個滿面胡麻繞頰鬚髯一個差不多六十歲的老頭兒鄂爾生便恭恭敬敬的說道我要面會一位盧杞生先生可在這裏那人道盧杞生嗎老朽便是鄂爾生道足下便是唐忽痕街第四十三號出這一封信的人嗎老人道是啊足下是常勃爾男爵的代理人嗎鄂爾生道正是老人道既如此裏面請坐便把鄂爾生引到裏面屋子裏來只見湫隘穢陋不堪容膝一個三只脚的椅子招呼客人坐着說喒們用不着客套且講正經你既是常勃爾男爵差來的想來這一萬金磅相當的金額此刻足下帶來了呢鄂爾生道你別問帶來不帶

來。我不過是一個代人傳話的人。你不該對着男爵只說五千金磅。對萬金磅你要如此我索性告訴男爵還是和你到警察署裡去交涉的好。那老人呵呵的笑道。只怕男爵未必聽你的忠告倘然男爵聽你的話告到警察署別的不打緊可憐這小孩子的性命就在人家掌握之中有些兒難保。鄂爾生道。嗄。咱們報警察你們便把殺死這小孩子來恐嚇我老人道。這叫做箭在絃上不得不發一個難道值不得一萬金磅嗎如今只有兩句話拿錢來還你小孩子不。男爵還是捨錢還是捨女兒鄂爾生道不用說自然捨錢說着便把携來的那個皮鞄開了。髣髴似取出欵子來的樣子。那個念頭道不差有一句話要問清楚我今便付你一萬金磅你能否把這小孩子立刻還我那盧杞被他這一問倒呆了一呆道有了錢自然還你小孩子鄂爾生聽了便把皮鞄閉了道這可不行。

了。我是。奉了男爵的命令來取女公子回去的今日既沒有女公子這個賣買只索罷休。實告訴你罷男爵有的是錢你要是當場把小孩子交出別說一萬磅便是兩萬磅也肯出呢盧杞生聽了口中咕噥着說道可不是我原說常勃爾男爵要贖他的孩子他不聽說英國有什麼偵探跟了他來把個小孩子帶往意大利去了鄂爾生聽了暗記在心因想已經到了意大利也沒法子想了便和盧杞生說道如今什麼樣呢盧杞生道這樣罷你先給我五千磅等有了小孩子再交換就是咯鄂爾生道沒有小孩子委實說一個錢不出誰知道這小孩子果然在你們那裏不在盧杞生道客官你別糊塗可知先取五千磅的話還是我的讓步那本主兒是一個氣性最不好的人沒錢給他別教他一賭氣又鬧出什麼亂子來你們小姑娘可不是吃他的虧嗎盧杞生怕說得太急了便又轉口道據我說不如今天先付了五千磅十日以後包管還你一個完全無缺的小姑娘鄂爾生道不行有了小姑娘就有錢沒有小姑娘就沒有錢先給了。

你們錢將來一個月兩個月掮着個小孩子儘你們獅子大開口這可了得嗎況且你們要靠着這小孩子發一注大財咧那鄂爾生說到這一句可不是頂門一針那廬杞生只目灼灼向他瞧鄂爾生想不好別教他疑我做偵探便又改口道這事却不干我事我不過男爵使我來我承着男爵的命做個代理人待我問明了男爵和圓珠夫人再來回覆你便了鄂爾生當時便跑了出來他怕的被廬杞生瞧破他是偵探那就在以後的運動上有種種窒碍他說問明了男爵和圓珠夫人再來回覆其實鄂爾生知道這裡來了惟有急急的追隨葛爾遜到意大利去捉了他來這是偵探家的勾當拔下不提再說圓珠自從失去了明兒以後便當夜到巴黎來那馬車到巴黎時天還沒有大明一路上想這事何從着手除了信託偵探極力緝訪外還有別的法子嗎圓珠便在馬車中等那太陽光出來了一直來找那位法蘭西大名鼎鼎的偵探家重鬢先生原來這重鬢先生是個私家偵探品位極高當了偵探三十餘年歐洲不論那一國的語言他

都能說得圓轉如意和本地人一樣他因爲追蹤罪人遍歷各國也不知好幾回他又最富於儲蓄心除了政府也有時要顧問他送他每年多少津貼金之外其餘私家囑託的事他也要狠大的報酬但是這案件一經他手却沒有不破案所以人也願意出這錢巴黎的重鬢先生因此上連小孩子都聞名而知的如今且說圓珠直尋到重鬢先生的家裏來那老先生正在寫字間裏翻着絕大一個簿子帶着老花眼鏡尋一件什麼事情見客來了知道交易上門便把這簿子一闔開口便道夫人你知道我這裏的規矩嗎一點鐘裏頭至少有幾十個法郎的進欵所以我這裡的時間是極貴重的時間我要割出一分時間來和你辦事你許下多少報酬我這裏是得了錢纔辦事圓珠算了一算道每一禮拜酬勞先生一千法郎到尋出我這小孩子後再送一萬法郎重鬢先生笑着點點頭又把身背後挺大一個鐵箱指給圓珠瞧道好好這鐵箱裏又有同伴來了價格既講定了請夫人說明事件圓珠那時便把昨夜的始末說了一遍重鬢先生又問他身世一切圓珠也詳細的告訴重鬢

先生道據夫人想來可不是疑心那克脫了你這小孩子去的圓珠道却有這個疑心重鬢先生道我想這疑心差了據我想這個一定是搶了這小孩子索詐人家父母勒取贖金的白天夫人和男爵相見或者這人暗中已瞧見了晚上所以頑這個把戲圓珠有氣無力的說道教我靜待兩三天等他有信來時你且如何靜得我心中慌亂得什麼似兒的所以來找先生原指望一見了先生就有了影響再不然立刻就派人實地探索如何這是性急也沒有法子的那一家失去了圓珠道如此感

謝不盡重餐先照片搜尋起來便利得許多圓珠便把手提的皮鞄開了取出明玉的一個照片來有了送給重餐先生道如今再有一事要請教夫人女公子可有什麼照相帶只兒這重餐先生見了那照片後眉毛打了結半晌不作一先生攙起頭來瞧着還立在前面便說道知道了我立刻着人嚴密的搜尋安心先歸圓珠去了想迸在這裏有什麼意思也便走了重餐先生見圓珠去了到一個秘密文庫之中取出一個書夾書夾中也有一枚照片重餐先生把舊照片和剛纔照片擱在一塊兒瞧了又瞧不覺搔圓珠取出來的明玉的照片上的白髮說道這怪事啊怪事你道什麼怪事做書的要請諸公猜一猜騰出兒要講意大利赫赫貴族穆特侯爵的別墅來海風寧府地方有個落帆岡之旁却有個人家的別墅個意大利赫赫貴族穆特侯爵的別墅如今却變做了一座荒寂的院宇年前每到消夏的時候那侯爵便從羅馬府的本邸移到這個別墅來海風個避暑的好所在不想後來連遭不幸便把這個別墅荒廢了如今這

變了個草長沒膝落葉滿階蛛絲蝠糞把個大好樓臺都佈滿了在這六月之末年那落帆岡正在熱鬧時候如今却荒涼一片那別墅的外面却有個老頭兒望着院子出神你道這老頭兒作何光景年約在六十以外一部霜雪般的長髯拂胸過那臉上却紫氣騰騰作一個漁翁裝束却瞧這個人的品位體態並不是個老漁師這門外徘徊道咳滄海桑田頃刻變遷別說是人事了當日我在這裏避暑的時候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如今是……咳……咳……咳……說到這裏說了停了會兒又道我以爲此番是死在北冰洋永遠不再見這屋子了又回來這一個孤老頭兒聽憑到那裏終不過回首凄凉子然一身罷了誰知此刻又回來這一個孤老頭兒聽憑到那裏終不過回首凄凉子然一身罷了咳這世界沒有我安樂的地方南洋之浪北洋之冰銷磨這老骨頭就算了看官們你道此人是誰便是圓珠嫡嫡親親的父親穆特爾侯爵咧老侯爵沿着路行來心想只有這個海還是和我小時節原來這小漁村都是漁家所住的一個村落也是面着海在這海濱上做小漁村做

生涯老侯爵一回頭見一家漁家門前有個三四歲的小女孩子在那裏拾海濱上的石子也沒個看守的婦人老侯爵起初俯着首也沒留意後來漸漸的走近前來老侯爵忽然心中一動想這小孩子在二十年以前我被人家搶去的這一個可愛的女兒也不是和他大小髣髴嗎老侯爵想到這裏禁不得俯着身子道好孩子你認得我嗎說着又去攙他的手那小孩了却也不怕生人仰着臉兒向老侯爵癡癡的望老侯爵瞧了這小孩子的面龐不覺前事兜上心來暗暗道奇了這孩子好似我二十年前失去的女孩子難道我那女孩兒還活在世上嗎好個老侯爵竟忘了二十餘歲的人是個成人了便只當是自己女兒又活了口中說道好個可愛的孩子好個可愛的孩子便輕輕把那孩子抱起轉念一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女兒便是好孩子也是人家的孩子侯爵要放他下來却又是捨不得因想這裏一帶漁家那雪膚玉貌兩個眼睛似藍寶石一般大似貴族人家的女兒侯爵抱了這小孩子起

來。他也不像小家女兒怯人的樣子。只把一雙眼睛瞧着老侯爵。老侯爵越瞧越可愛。不覺心傷淚落。因想我倘然這小孩子亦在世上。何至於如此飄泊呢。說也奇怪。那小孩子抱在侯爵手中。見侯爵面容悲慘。他也幾乎哇的一聲要哭出來。侯爵了連忙說道。勿怕勿怕。你伯伯喜歡你。那小孩子聽了。便眉花眼笑起來。侯爵道。瞧他這個笑容那眼睛那裏嘴那裏一發像我。那遺失的女兒了。咳你是伯伯的女兒嗎。你跟了我去罷。那小孩子點點頭。又拍着手唱道。我的媽媽我的媽媽。侯爵聽了。吃驚道咦他叫媽媽是英國人的口氣。是個英國小孩子呢。那時侯爵又操著英國話。問道好孩子你喚甚名字。那小孩子聽了。是英國話。是他耳中聽慣的。便笑嘻嘻的跳的跳。的學舌道我喚明玉。我喚穆特爾明玉。好個老侯爵聽得穆特爾三字。便直起來。想這穆特爾貴族。只有意大利有這一族。別一國不曾聽得過。難道這英吉利也有這個姓嗎。奇在他那容貌像我的女兒。連那姓也是我女兒的姓。別是眞個我的女兒回來了嗎。不然誰生這個可愛的女兒。又和我是同姓呢。侯爵那時心亂如

麻把二十年來舊事一時都提起來了四邊一瞧還記得這女孩子在那一家漁家跑出來的因想到他家裏去問問便該明白該時就抱了小孩子一直到這漁家來那漁家走進去便是個草屋侯爵一眼就望見裏面一個四十多歲焦黑高大的漢子在那裏打中覺高臥北窗這個鼾聲似牛吼一般侯爵便高呼一聲主人在家嗎只見那漢子被侯爵驚醒一骨碌扒起好似驚惶的樣子見侯爵手中抱着的孩子便罵道小鬼頭人家只睡得一睡你便跑了出去了子細跌在海中死了侯爵一聽這話便知道不是他生的故意問道這個小孩子是你的女兒嗎那漢子道不是這是一個朋友寄在這兒的侯爵便問貴友何人他說這也是一個泛泛借宿的人從英國到了法蘭西直到這裏來的是個五十多歲的人狠無賴的樣子據他說這女孩子是他的外甥女兒他父母却歿了沒有人照看他纔引他到這裏來的只是我瞧這來路有些不正他搶了來勒贖的也未可知呢侯爵聽了搶來的心中越覺納悶舉想如此說來可不是和我那女兒一樣的嗎那時侯爵索性坐了子細的探問道

你那寄宿的人是個英國人嗎漢子道他自己說是英國人但是他能說狠圓熟的意大利話和本國人說得一樣所以我疑心他是意大利人侯爵道怎麼他把這孩兒寄到這裏來呢那漢子道兩禮拜前這個客抱了那孩兒來他和我商量要寄宿在這裏一個男子家如何領得孩子我覺得他狠困難他說貪這裏的海風可以使小孩子身體健康我又沒有老婆沒有孩子就借給他住捕魚回來便在這裏飽睡罷了侯爵道此刻這人往那裏去了漁夫道他本來住在這裏不過天天要到舄府郵政局去了侯爵道此刻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呢侯爵的郵政局自己去取信他盼望那來信甚急漁夫道想又是往舄府郵政局去了侯爵道這歸來有一定時刻嗎漁夫道不一定有時下了賭場直要到明天天大明了纔兩個眼睛紅紅的回來到了家中倒頭便睡直睡到晚上再出去到了深夜又醉醺醺的回來我瞧他不是紳士不是商人委實是個無賴所以我疑心這女孩子不是搶來的便是拐來的侯爵點點頭想還是明天來問他抱這小孩子來的朋友便和那漁夫說等你朋友回來告訴他別出去我

來尋訪他那時侯爵便解下袖口上的金鈕子給這女孩子做玩意兒他說明天你伯伯還帶給你許多好東西頑意兒侯爵當時出了漁家便到寧府一個旅館來原來從落帆岡到寧府的旅館要路過那寧府的郵政局侯爵想起漁夫的言語暗念這個人不知在這裏不在便在那郵政局的門口張了一張却見有個人在那郵政局的留信箱前等着臉兒朝著裏面背心向外正和那郵政局的司事兩口兒講話侯爵想這人是不是呢倒要聽他一聽只聽那人問道今天那巴黎的包封來了沒有這兩天怎麼來得狠遲倘有信來你給我留着我停一停兒再來那司事道請教足下封面是寫什麼名姓的那人道是送交葛爾遜先生的司事道足下就是收信人葛爾遜先生嗎那人道正是那郵局司事進去一回出來道剛纔巴黎有信到了這是足下的信特地檢出來的那人道費心費心急急把信面上一瞧果然是自己的便回轉頭來想帶回去瞧誰知一回頭正和穆特爾老侯爵打個照面兩個人登時一雙臉上都變了顏色這就喚做寃家狹路相逢咧侯爵那時便狂喊一聲道你

可不是惡奴尉藏兒嗎說着便直奔那人來那人見有人呼他尉藏不覺大驚搶一步想從侯爵脇下逃去也是這葛爾遜命運該絕誰知侯爵背後還有一個人擋住去路說朋友且慢一步走說聲未了從那人背後轉出三個警察官把個葛爾遜捉住那立在侯爵後面的人道今天纔尋到你了你可知我天在這裏追踪你從英國經法蘭西到這裡今天可再不能放你過門了葛爾遜道好好鄂爾生先賀你成功鄂爾生便回頭向三個警察官道這便是惡人葛爾遜我把這人交付諸位當時意大利的警官便把葛爾遜縛了起來拽了他便走只把一個老侯爵却摸不着頭腦暗想這又奇了我剛纔要捕獲他誰知先有人把他捕獲了明明是個尉藏兒怎麼喚他做葛爾遜呢我不如也到警察署探聽則個當時老侯爵便直到警察署來面會警察長剛纔在郵政局門前有個英國偵探捕獲的人名喚葛爾遜的不是罪警察長說這是英國的罪人英國的偵探跟蹤到此追捕的這裏不過應着英國偵探的要求怕那罪人抵抗所以撥派幾名警官你要知道詳細可是要

探聽英吉利偵探的呢侯爵想這事好不氣悶到那裏去找那英國偵探便回到自己的那個旅館來剛踏進門忽從裏面閃出一個人來道穆特爾侯爵別來無恙好久不見你老人家面了穆特爾侯爵當時便怔了一怔心想我自從北洋回來後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穆特爾侯爵的了現在怎麼又有人喚起我侯爵來呢子細一瞧又不大認得又好似在那裏見過的瞧他的容貌和我又差不多年紀了便道閣下好似在那裏見過的一時記憶不起來了那人道侯爵怎麼把我都忘了說著呵呵的笑個不住侯爵道老朽年來處境不順生性健忘一時竟記不得了那人道這也怪不得侯爵喒們還是二十年前相見過的侯爵那時因爲被人家搶了小姑娘去曾經把照片送到法國巴黎一個偵探事務所去這偵探事務所就是鄙人設立的呢侯爵道嗄足下便是重鬢先生嗎那人道小可便是侯爵暗想今天難道是偵探星值日碰來碰去都是些偵探剛纔碰到個英國偵探如今又遇着個法國偵探可不是件怪事嗎侯爵正在那裏想時重鬢先生又道當初我正爲着政府裏有

一件重大的案子因此侯爵的事擱下來了想侯爵如今還恨着我咧侯爵道家怎的這也是命運所招重鬢先生道當初我和侯爵說搶了姑娘去的時候侯爵道是的足下眞好記性重鬢道我知道意大利人的性情他只要積了仇恨什麼事都不管以復仇爲主義那時侯爵只想起有個水手藏兒是恨極侯爵的你不是託我偵探這人嗎侯爵道確有這事重鬢道現在侯爵知道剛纔却見過人家又不喚他做藏兒重鬢道見了藏兒侯爵問他姑娘的消息嗎侯爵道不曾問得重鬢道侯爵知道些姑娘的消息特來報的事雖然時候却隔得久了小可倒常在心上如今却知道姑娘的消息嗎重鬢道知侯爵侯爵驚問道嗄我那二十年被人搶去的女兒如今有了着落了嗎重鬢道然也侯爵道如今在那裏如今在那裏還是死呢還是活我想必然是死了重鬢先生道呢侯爵一面說却忘了所立的地方是個人家進出的門口重鬢先生道你別瞞我早知是死的了所以我在船中早已做成吾女兒的牌位朝夕供養侯爵這裏

不是講話的所在喈們到裏面去坐着再講侯爵道不差不差這裏是出入所在我也糊塗了當時兩人便到了樓上坐定侯爵道重鬢先生你知道我女兒的消息究竟是死是活重鬢先生道侯爵且慢你這樣急急的問我我也無從回答如今和侯爵約你只聽我講待我講完了你再問侯爵道好好如此請你講便了那重鬢先生也不言語先在一個手提的皮鞄中取出一個紙包來他說要十二分的確實消息我這裏也沒有不過據我的理想再調查各種的證據敢於說侯爵的姑娘定有下落了現在要講這事情的發端第一請侯爵先瞧這照片說着便把圓珠給他明玉的照片先給侯爵瞧侯爵一瞧暗想這是分明剛纔在落帆岡漁家見過的女孩子我當初給他教他尋訪就是這個照片嗎便道奇了我這個女兒今天我在落帆岡瞧見一個小孩子狠像他重鬢先生道侯爵你聽我講教你別多開口你不是背了喈們所訂的條約嗎況且這照片並不是二十年前你姑娘的舊照片你瞧這照片還是簇新的人家給了我這照片我便想起二十年前穆特爾侯爵給我那姑娘照

片取出來兩口子一比較却絲毫無二我便想起來了這定是侯爵姑娘的女兒侯爵道嗄這是我女兒的女兒嗎如此說來可不是我的外孫女兒重鬢先生道侯爵你聽我說下我當時見了這照片又見了他母親的容貌雖然如今隔了二十多年小孩子已經變成人家的夫人了那面龐的架子還有些兒相像再算一算年紀又恰恰相合侯爵道我不信難道我的女兒果然還在世上嗎重鬢先生道只是我在這的證據說是侯爵的姑娘不過我只知道那婦人二十年來養育在一個葛爾遜的家裏侯爵道你說葛爾遜嗎是了是了我知道這葛爾遜便是水手尅藏兒了如此想來搶了我女兒去的也是尅藏兒無疑了重鬢先生道咦怎麼說尅藏兒和葛爾遜是一個人嗎侯爵道剛纔我到這裏來經過郵政局恰巧遇着有許多人在那裏捕縛尅藏兒大家又呼他做葛爾遜可不是一個人嗎重鬢先生跟踪到此如今知道葛爾遜已被捕獲暗想這個功勞却被那小子先得了那時侯爵又道他們沒捕縛之前我

見他正和郵政局裏的人問答他自己還喚做葛爾遜呢却只知道他喚做尅藏兒是不用說了只是他到底有什麼怨仇對於侯爵如此刻毒侯爵道這事講來甚長還是吾父親老侯爵時代喈們家裏在全盛時候那環遊地中海的遊船最多有一個船上的水手他像了我父親的東西被我父親逐出到處飄泊成了個敗落戶的光景後來却到英國和一個下等婦人結婚生下這小孩子來便是尅藏兒往後他父母都是拚命飲酒以此亡身那個尅藏兒流落在外做個乞食兒不想吾母親起了一點慈善之心瞞了我父親在那尅藏兒搭救了送他病學堂裏去念書受了多少的教育及至我父親死了我瞧他人還伶俐便依舊教他在游船上當水手兼理書記事宜加倍的送他薪水誰知這人那根性就腐敗了屢屢向會計處報虛帳往後索性又像竊錢物人家還沒疑心他倒委屈了好人後來他膽子愈大僞造了吾父親的筆迹假做了借券說我父親欠人家的錢告到裁判所並且汚衊了吾父親死

後的清名好容易驗出他是僞造的證書罰了他幾年的苦役從此以後我沒和他見過面後來我這小孩子丟了正是他出獄的時候人家說他出獄以後常常到我家來窺探所以我也疑心是他當初請先生偵探時不曾談起過他嗎我想他是個水手之子總要靠着海濱和港塲餬口所以我環遊世界萬一碰到他還碰到我那女兒呢重鬢先生聽了點頭道如此說來我所遇着的這位夫人必是被尅藏兒搶去後來改名爲葛爾遜的是侯爵的姑娘無疑侯爵道我這女兒現在那裏重鬢先生你快引我到我女兒那邊侯爵這時恨不得立刻飛到巴黎去見他的女兒便四面瞧了瞧想端正行李一會兒又說喈們立到巴黎去先見我的女兒了喈們立

不用行李就這樣去便了重鬢先生却動也不動說侯爵忙不在一時你們二十年沒有見面的父女可不是輕輕就可以見面的待我先寫封信去寄與令嬡說是你們老人家侯爵我碰到了約定何月何日在那一個地方父女相會侯爵聽了不悅道二十年不見面的父女到了這時可以見面還有這許多臭規矩先生不引我去我一個人也去得重鬢先生笑道這侯爵就難了二十年沒有見面的姑娘侯爵難道跑得去說我是你的父親便是侯爵的姑娘怕也不認得你到底是眞個父親不是那婦人嘱託來尋訪我的嗎既請你來尋訪自然預備着接待我重鬢先生道誰知事却不然那令嬡聞知你老人家往北洋以後到如今死活存亡不知此番到這裡來是我一個人的意見我就疑心那婦人怕是侯爵的女兒所以細細的詳問一遍越覺對了那時我就想起侯爵來到這裏來呢侯爵心亂如麻一大半的言語沒有入耳只說我此刻要訪尋侯爵遂到北冰洋安穩回來又周遊北美洲的沿岸自地中海回到意大利因此要探聽知道從

見女兒之心甚切還是一個人獨行重鬢笑道侯爵也不知道你姑娘住在那裏侯爵張着眼睛道先生你把我女兒的住址瞞着不告訴人嗎重鬢見侯爵發急了便道侯爵不是我把你姑娘的住址瞞着可知令嬡如今也和侯爵二十年前一樣遇着件極可悲的事剛侯爵道這又是什麼事重鬢道就是剛纔給侯爵瞧的那位小姑娘肖照是他的女兒忽然被人搶去了可不是和侯爵當初一樣的悲慘嗎侯爵正想時驀然間想起在落帆岡見一個小女孩子不是和這照片上是一樣的嗎便不禁失聲道先生這照片上的女孩兒喚做明玉嗎重鬢道聽說他母親和他題這名兒喚做明玉嗎侯爵不覺跳起來道是了是了我的外孫女兒喚做明玉嗎喚做明玉嗎重鬢道是啊侯爵道可不是被人搶去沒有下落嗎重鬢道是啊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穆特侯父女重會聚　常勃男夫婦慶團圓

且說老侯爵那時便大喜道謝天謝地我的女兒有了着落了我的外孫女兒又有

了。着落了重鬢先生喈們今天立刻到落帆岡這是我三代圓聚的日子咧重鬢道侯爵到底落帆岡有什麼事侯爵便把剛纔的事說了一遍這時重鬢也不能不告訴他說我也是受了令嫒姑娘的囑託來尋訪小孩子的因爲知道這爾遜之手還有英國偵探也是爲着這事而來侯爵道可恨這尅藏兒什麼仇既奪了我女兒又奪了我孫女重鬢先生道這厮今天雖然探捕縛了那明玉的蹤迹想他還決不肯就說出喈們趁這英國偵探先到落帆岡小漁村取了你外孫女兒小姑娘再說侯爵道狠好狠好道這時候已在十一點鐘光景從這裏到落帆岡不到半夜却不能到重鬢先生兩人都是急性兒便等不到明天連夜雇了馬車兩人直到行過警察署前重鬢先生道侯爵在這裏少待我且進去打一個探洞探還在這裏不在倘然葛爾遜露一些兒口風怕的這英國偵探先到落帆岡去了侯爵道這個麻木不仁的警察署去問他則甚老朽剛纔也到過這裏去探問却是

熱氣換他的冷氣毫無一點親切之心重鬚先生呵呵笑道這是警察署對於侯爵便是這個樣子問他對於小可可還是這個樣子嗎不瞞侯爵說歐美各國無論那一國的警察署我可以直達那警察長的官房調查一切若要不依啥們便放出三四十年的老公事面孔來他也不敢怠慢說著便下了馬車徑進警察署中來過了二十餘分鐘出來吩咐御者加幾鞭進行便向侯爵道這英國偵探鄂爾生盤問葛爾遜葛爾遜果然不說只說到這裏來經商并不提及那小孩子呢我瞧這鄂爾生狠熱心要探聽此事他受了常勃爾男爵的囑託咧侯爵道誰是什麼常勃爾男爵的令坦了侯爵道嗄就是誣陷吾女兒重鬚先生道便是圓珠夫人的丈夫老侯爵的令坦了侯爵道你也別只怪那常勃爾男爵下獄先刻你所講的那一個混帳東西嗎重鬚道侯爵雖然這一番對於令嫒他狠有對不起地方但是他也是受人之欺到底我知道常勃爾男爵是個好人況且如今也自己十分認過要講當初也是他救起圓珠夫人綫得到有今日咧重鬚雖這樣說那老侯爵却心中只是不快說那英國偵探怎麼

講重鬢道他說他是常勃爾男爵專誠託他來訪尋明玉的要是訪尋得到這小姑娘和常勃爾男爵有多大利益借此於將來破鏡重圓上又容易一層所以他說萬一尋到小姑娘時還是送到男爵手裏好待男爵去請功侯爵聽了老大不願意便道豈有此理他想奪我的外孫女兒去送於常勃爾男爵嗎重鬢笑道不是這般說這也男爵一個無可如何的意思他抱了這女孩子去也叫夫人歡喜可以夫婦和好如初罷了侯爵道難道我不能抱了我那外孫女兒去嗎也見得咱們父女相會時格外的歡喜這時侯爵想了想又道足下曾經把那秘密大事告訴他嗎重鬢道什麼秘密大事侯爵道便是明玉現在落帆岡的事重鬢道却沒告訴他侯爵道還好還好我狠不願意他知道重鬢道我倒狠可憐男爵正想和侯爵討一個情咱們尋着了小姑娘先給鄂爾生帶回法國算是男爵那一邊人尋得的也好侯爵道不行不是交在吾女兒手中我不能一刻兒離我之手重鬢先生知道侯爵的決心他便不言語了這時那馬車漸漸的到落帆岡小漁村來侯爵先下車指着剛纔的一

家說這家便是了當時便卽叩門驚起裏面這個漁夫出來開門侯爵便和他說要來領取剛纔那個女孩子漁夫說這是人家寄在這兒的須得交還原主侯爵說這個女孩子確是我的外孫女那漁夫只是不信重鬟先生道如今也沒法只得請他同到警察署使他當面和捕獲的葛爾遜兩人照一照面便再沒疑心了那漁夫道果然到了警察署見了葛爾遜我的干係也就卸了當時那漁夫抱着明玉趁了他們的馬車到寗府警察署來到了警察署剛纔天明咧如今且說鄂爾生捕獲了葛爾遜另外拘留別室不和衆罪人在一起自己當了看守的人來盤問葛爾遜誰知葛爾遜死也不肯承認鄂爾生用了種種法子研訊他他只推不知把個鄂爾生磨得筋疲力盡一夜天沒睡到了天色大明忽然見昨夜來過的那位重鬟先生和一個漁夫一同進來便向着鄂爾生道足下知道嗎我此刻到這裏來是和足下同一目的也是來尋訪這小孩子來的鄂爾生却比重鬟先一步來也早知道此事便道我知道你

可爲着圓珠夫人一面的囑託嗎重鬢道是也你可曾探明這葛爾遜他把這小孩子藏在那裏鄂爾生道他兀自不肯說咧重鬢笑道吃我倒先探出這小姑娘的所在地了鄂爾生聽了先自一愣道怎麼說重鬢指着這漁夫道原來葛爾遜先把這小姑娘交給這位朋友了也有個人知道消息所以昨日連夜到他那邊引了那明玉小姑娘來這個朋友是個漁家忒小心不放所以同到這兒來鄂爾生聽了開口不得心中只是懊悔因想怎麼被他着了先鞭去呢重鬢道昨天那斷不肯供招今天供招也沒有鄂爾生搖着頭道那裡肯供招如今大事已在君掌握可也不必供招了這時鄂爾生早有氣無力兩人和着漁夫早到葛爾遜的屋子來重鬢先生便把葛爾遜指給那漁夫瞧道寄這小孩子於你家的可就是此人不是那漁夫是生長鄉村的人從來也不曾到過警察署現在見葛爾遜拘在囚室早慌做一團說正是此人正是此人但我和他却不是同黨他不過託付我這小孩子罷了餘者都不與我相干重鬢道只要你認清楚是這人交付你就是了你本來沒有罪把小孩

子。留。在這兒。自去。便了。那漁夫。巴不得這一聲。便一溜烟飛也似的去了。這時鄂爾生、把個葛爾遜、恨極道。你不肯說。依舊也被人家尋得。只害了我被別人家。尋見罷了。葛爾遜呵呵大笑道。鄂爾生。你本領太高了。枉自費了許多氣力。到底這目的物。被人家攫了去。這可不是我捉弄你。却是你自己失了機會。連我聽了。也不免好笑。鄂爾生被他奚落了幾句。却自啞口無言。這時重鬚生、自然心滿意足。鄂爾生、便低低的向重鬚先生道。老先生。我服了你了。咱們兩口子到底競爭不過。只是這一番。咱們回到巴黎。可否把小孩子送給常勃爾男爵。重鬚道。鄂爾生先生。不是我。定要爭這小孩子。可知此番也不是我尋獲。那明玉是另外有個人尋得的。所以我也不能做主。你只把捕到的葛爾遜帶回巴黎去。告訴常勃爾男爵。說是小姑娘已經尋得安安穩穩的在那裏。隨後便來了。現在却在個相當的監督者手中教他可以放心至於探尋小孩子的一條功勞。其實我是無功。尚不及你。還有捕獲葛爾遜的身上不止一二樁罪犯。還有關於圓珠夫人的事。待我

回巴黎後再來報告所以你此番回去也過得去的了男爵也決不再怪你呢鄂爾生道我先回巴黎也好你和這小姑娘隨後便來重鬟答應了便出來大家回去不題且說書中有一個人却和看官們久違了便是那波馬車抱了明玉臨頓咧自從瑞士山中把一個花容月貌的冰孃斷送了一條性命終夫人不免要破鏡重圓自然着急看官們都知道如今從法國到英國的一路上都是乘着火車渡過海峽便到英國了但是當初沒有火車之便行長路的客人朝夜乘着馬車這搖動不定的長行馬車便覺得比了現在遲緩了許多如今且說有個客乘着馬車從巴黎到揩拉士來年紀差不多三十歲光景下了馬車閃入一個昏無燈火的街巷中來那街巷之尾緊靠是個埠頭有休息的酒肆倒也收拾得清楚那人便占了一個座頭取了一瓶酒二皿子肉聊以解飢這時候渡往英國的海峽船將要出發只聽輪船上的氣笛嗚嗚的響了一聲那個空只有這客立起來瞧了一瞧依然坐下那

酒店中小使道客官怎麼不上船那客來船可不知什麼時候纔到小使道要來迎接個朋友嗎客道原是你再取一瓶酒來小使果然又取瓶酒來將近九點半果然對面英國的船來了那客一上岸到了末一位剛上岸踏得幾步付了鈔忙出來見許多客一上岸那克脫君這人猛可裏一跳低低的說道你不是波臨頓君嗎那客道我沒寓所嗜們喚一部馬車到巴黎去一路在車上也可以預先約會在此這時那克脫開口問道你的寓所在那裏且坐波臨頓道我沒寓所嗜們喚一部馬車到巴黎去一路在車上也可講話那克脫正是正是原來你寓所一路上往巴黎和你講此番可算得最後之談不如一路上往巴黎和你緩緩而談

那克脫聽了這最後之談四字不覺毛髮倀悚暗想他不知又有什麼毒計來了便道巴黎我不去這裏我有幾家旅館認得嗜們尋一個所在暫且安身儘今夜一夜去尋了旅館商量他們秘密事件那克脫先說道波臨頓君你急急地呼我到這裡之中把話講妥了明朝我便乘船回英國去了波臨頓沉吟了半晌說也好兩人便去來到底爲着甚事我就怕你又有什麼毒計來了波臨頓冷笑一聲道你好說得太平話兒毒計毒計好似我設計來害了你如今你做了常勃爵男爵家的後人過那安樂日子一切事都推在我身上便算好了那克脫道那裡有什麼安樂日子想

番教你來便是商量這事那克脫道計將安出波臨頓道常言無毒不丈夫大丈夫所以我此

們以前種種都要被他們看破早晚依舊逐出這是何苦來呢波臨頓道所

怨我那克脫道不是我抱怨你如今眼見得我伯父和圓珠兩口子又和合起來嗜

連日裏也不敢露面試想爲着誰來可不是爲着你嗎誰知你不但不感激反倒抱

起了你那事兒被人家瞧破了連晚上睡都睡不着剛波臨頓道你夜間睡不着我

作事須要眼明手快不能作兒女態我知道你伯父的大名那克脫道是啊只怕將來終有改之一日波臨頓道既沒有改你如今可不還是常勃爾男爵家繼續人嗎倘然常勃爾家的財產那克脫聽了暗想又來了便道波臨頓道便不害死你伯父或者弄意思不是要害了我伯父又有什麼毒藥案嗎波臨頓道便不害死你伯父或者弄死了圓珠和明玉母女兩人可不是這一分財產還在你手中那克脫道今日這事情不能讓你做主了你倒暫顧目前之樂一切罪惡都卸在我身上我替你受罪如今嗜們這事不久就發露了還有別的什麼法兒那克脫道怎麼說發露了也慌道怎麼說發露了波臨頓冷笑道你可還在夢裡呢可知道惡人葛爾遜已經被人捕獲了那克脫呆了一呆說道葛爾遜或者定了死罪嗜們這事便不發露也未可知波臨頓道那裏有這樣便宜事葛爾遜到了裁判所那裏不把嗜們的事說出來況且我這證據一一在他

手中第一次捕獲他第二次便捕獲我了有企望男爵早死還可救這個急那克脫道便是我伯父死了葛爾遜供出你來你也逃不出這捕獲波臨頓道男爵死了這財產就歸了你我也得着一半那克脫道一半一半這話怎麼講波臨頓道我替足下這樣盡心竭力又冒着這個大險擔着這個惡名難道還得不着半分嗎那克脫這時一聲兒不言語波臨頓又道實不相瞞我得了這一半家產便立刻逃往外國遠或美國近或斐洲葛爾遜便是招出我來也不是立時三刻的事到那時我已鴻飛冥冥了只是要害男爵可不能單害男爵索性把圓珠和明玉一古腦兒收拾乾淨了倒也快意那克脫是個優柔不斷的人聽了早不得主意便道這樣恐怖的手段我到底不和你同意你要如此我便和你絕交波臨頓把臉一沉道我也不和你多講你且先借給我些逃往外國的旅費我不犯着和你一同捕縛一同受刑那克脫道誰要來捕縛我波臨頓道這又何消說得便是我倘然今天被他們捕獲了也不能不咬出你來第一件要講這事的起原

到底是你的原動力我不過幫着你罷了況且我還有和你約定報酬的
裏告到當官無論如何你是首我是從便是定罪我不過十年的懲役你却是終身
的死刑那克脫聽了開口不得這時早被波臨頓挾制了不由他不從原來他們第
一要把常勃爾男爵的家產早入那克脫之手這事便於男爵生命十分危險了第
二波臨頓要和那克脫平分這家產可以在未審葛爾遜之前先行逃去此是後話
不題如今且說圓珠夫人自到了重鬱先生家裏託他探訪後心中終是鬱鬱不樂
後來幾次打聽又知道先生往意大利去了也不知訪尋得出我兒明玉不能這時
心中懊悔誰耐煩再到巴黎的劇場轉念一想我此番訪尋明玉的偵探可也不
小一切費用全靠着他倘然不到劇場這費用那裡來呢所以心中雖是憂愁却
沒有一日曠得職務當那時候只有一人格外的親切正算得是盡心竭力你道是
誰便是常勃爾男爵呢照例每天總要來這裏一次來時沒一次沒有賜給圓珠
東西又特地向銀行裡開了支票簿送給圓珠教他隨時取用圓珠想他送來未便

推却我只不用罷了所有男爵的贈物一古腦兒都包起來一概不觸着手又聽得男爵四面派人去尋明玉心中也未嘗不感激却想大家派着偵探不知誰先得手有一天圓珠正在家裏忽聽那侍兒來報信說男爵來了他說喒們姑娘有了下落了往常男爵到圓珠家中圓珠從來不曾迎接他過一任他自來自去如今聽了明玉有了不覺三脚兩步迎了出來男爵便笑嘻嘻的說道好叫你歡喜明兒有了着落了圓珠道在那裏在那裏男爵道是我所雇用的偵探尋着了還有那惡人葛爾遜……說到這裏便頓了一頓又說原來葛爾遜把吾家明兒偷往意大利去了幸虧我這偵探追踪尋着也把葛爾遜捕縛了昨夜回巴黎呢圓珠道如今小孩子在那裏男爵道此刻還沒有來却和法國一位偵探喚做重鬢的在一塊兒圓珠聽了笑逐顏開道原來在重鬢先生那裏男爵道你也認得這重鬢先生嗎圓珠道便是我託他偵探小孩子的不知那重鬢先生和我明兒幾時纔來男爵道不差剛纔我那偵探說有封書子從意大利帶來交給你的說着便取出那封信來送與圓珠圓

珠道這信便是重鬟先生的嗤的一聲撕開來一瞧見上面寫道

圓珠夫人妝閣掌珠一顆已入老朽之握惟望夫人寬慰是役也以以常勃爾男爵所聘之英國偵探功爲最多老朽不足論也其得獲明姑娘第一發見者亦非鄙人乃另外一人夫人對於此人當深感其厚恩此恩又匪特能尋覓姑娘已也本當卽日偕此人攜姑娘歸巴黎奈渠略有勾當須一星期後乃可動身務望夫人耐心待此一星期必安穩送此小姑娘至夫人膝下也重鬟上白

圓珠瞧了道這可以放心了男爵你猜第一尋覓着明兒的這人是誰說着把那信給男爵瞧男爵道這那裏猜得出除非等重鬟來了纔明白圓珠道送這信來的這位偵探他說過那人不曾男爵道沒有說過圓珠道這信上他說有大恩於我教我如何酬謝男爵該替我想個法子男爵道我想終不過是意國人或者意國的偵探罷了圓珠道或者教那男爵所請的英國偵探來問問也好看官們原來男爵胸中早懷着個鬼胎因爲這個鄂爾生從前便是陷圓珠到獄中去的如今說出這鄂爾

生來便教圓珠聽了心中老大不高興而
英國偵探始終沒提起鄂爾生三字況且
鄂爾生回到巴黎告訴了男爵男爵
便帶着葛爾遜送往英國的法庭歸案去
了男爵便道英國偵探已回英國去了
後明白只是這一星期教人等着好不心
焦男爵道你這裏太冷淨了我倒有個計
較便是那個老大佐如今不是全身不遂
的了前天在劇場裏是我和他兩人在一
處他狠要見你的面你若願意見他明
天我就把他車了來原來男爵的意思知
道圓珠之旁圓珠想起前情這破鏡重圓自
然越覺切近了果然圓珠想起老大佐今
日變成全身不隨也大半爲着我呢當日
在大佐的容體怎麼樣了男爵道此刻常
常換地方呼吸些新鮮空氣據醫生說身
體是回復了許多了現今
以外可算得個無病的人
了這巴黎地方
除了這口不能開手足不能動
的進飲食
也不吃藥一樣

囂且塵上比不得這裡倒狠清靜倘然把老大佐的臥椅推到這樹蔭之中聽那鳥語蟬聲他却狠安靜呢圓珠聽了道狠好我本來狠掛念老大佐他既然肯到這裏來到了明天果來我這裏屋子還空可以盤桓幾天男爵道既如此我明天便送他來到狠掛念老大佐的臥椅一同推了來圓珠見老大佐昔日何等壯健如今却變了個動彈不得的人想起了都是爲我不禁心傷淚落便說一聲大佐久不見了便嗚咽住了停了停兒又道大佐你可是身體不自由嗎如今在我這裏住幾天可好嗎大佐見了圓珠那眼淚也撲簌簌落個不住眼見得是個喜極而悲的樣子從此後那老大佐便住在圓珠家中男爵每天來張望老大佐借此便與圓珠愈加親近後來索性每天一早就來直到晚上始去圓珠心中又掛念着女兒看看這一星期好似三秋一般每日無事便把老大佐的臥椅推入樹木茂密的綠陰深處自已便在傍陪着他講那種的話以慰大佐的心大佐雖是口不能開心中却明白只瞧他眼睛轉動便可知道一連幾天圓珠把老大佐眼睛轉動的訣門都摸着了到了第

五天上那大佐的眼睛忽然有異這個眸子注定在一個地方不動圓珠和他說話他也好似沒有入耳圓珠詫異道大佐不是你身上不快嗎他那眼睛轉動髣髴說是否圓珠又道難道有什麼耽心的事嗎大佐髣髴說是是圓珠納悶道有什麼可耽心的事可憐他便是知道了也說不出教人沒頭沒腦從那裡猜去呢圓珠道這可慮的事在那一方角呢大佐把眼睛四面轉一轉只是說不出又把眼睛注射在圓珠身上圓珠道哦我知道了大佐不是說我身上有可慮的事嗎大佐把眼睛一轉髣髴說道然也老大佐這時又把眼睛指着巴黎一方面圓珠想這究竟是什麼意思猜了半天纔猜到了說道可不說我和男爵身上都有可慮的事嗎大佐這纔眼睛落下是這話對了圓珠道少停等男爵來了喒們再商議罷後來男爵來了便把這事告訴他男爵見大佐眼睛上現那悲慘之容那眼淚包着眼眶便說這是老大佐身體不能自由便起了種種的妄想因此便生了許多悲感還是請個醫生瞧瞧醫生來了也不過定了一張安鎮神經的方子只是調了這藥給老大佐吃老大

佐、却閉緊嘴唇。抵死不肯入口。他的意思便是說我不是爲着吃藥的事。那個的樣子依然比前只有增加光陰迅疾。轉瞬重鬢先生所約的七日已過到了第八天上這一天男爵有事還沒到這裏來圓珠便依舊把個老大佐推到一棵綠槐樹底下便想出些各種說話和大佐散散心。只見那傳婆氣吁吁的奔來道快些三腳兩步跑出來早見重鬢先生抱着明玉姑娘回來了。圓珠聽了心中一喜便也說聲未了那懷中這個小孩子一見了他一路笑進來說夫人你那小姑娘回來了。說未了那懷中這個小孩子一見了他娘便撲開雙手直撲過來道媽媽媽媽圓珠便從重鬢先生懷中接過明玉把臉兒偎着道我的兒吓你到那裏去的累得你娘自從你去後幾夜不曾合眼唰明玉也抱了他娘的頸兒不放只把個重鬢先生看得呆了說道眞個母子天性這小姑娘尋不着連我也不安心圓珠聽得重鬢先生這說話聲音便道我忘却了先生的大恩今日使我母子團圓我還要重重的謝你明兒明兒你雖黑了許多却又身體高了些兒了重鬢道夫人你別謝我我不是寄信給你說尋出這兒的另外有個人嗎

圓珠道。不差。我一時間竟忘了。這個恩人在那裏重鬢先生道。夫人說出來。你別驚惶。這第一個在落帆岡尋着小姑娘的外祖父尋訪的那位穆特爾侯爵便是圓珠聽了睜開鳳目半晌不得開口停了會兒便道先生。我的父親在落帆岡海岸尋出這兒嗎。重鬢道。是啊。圓珠道。如此說來。人家說我父親前年死在北氷洋這話不確了。重鬢道。起初我也聽得這話。後來知道老侯爵無恙安穩穩的到了美國的北岸此刻在意大利呢。重鬢先生那時便把老侯爵幾天前和他講的統告訴了圓珠圓珠又是悲又是喜又是眼淚又是歡笑呆看着重鬢先生道。吾父親現在那裏。重鬢道。你別慌我已經和他一同到巴黎來了。那侯爵初聞我的話便恨不得立刻要來是我勸他緩幾天把屋子修繕得整齊了如今居然又是個赫赫侯爵邸了收拾了屋子好接夫人到意大利去住那時候父女祖孫一堂要算是個幸福快樂的日子了圓珠

聽了悲喜交集又道你說和老侯爵一同到巴黎來的如今却在那裏重鬐道昨天晚上就到這裏喈們却住在一個旅館裏今天老侯爵教我抱了小姑娘先來說二十年沒有見面的父女不可不先給個信兒教吾女兒先知道了我隨後就來我想這時候怕侯爵快來了這時圓珠心中分之喜便道我要去迎接老父想如今大佐把這輪椅推了來去罷那大佐把眼睛動了一動似乎說不出去圓珠道大佐依舊臥在這樹陰之下嗎大佐髣髴說是圓珠便一個人嬝嬝婷婷的走出去不慌不忙依然神情安閑重鬐淑媛繼圖名姝從來却沒見過這樣詳的婦人這時遙遙聽得門前車馬之音重鬐道多敢是侯爵來了便也出外迎接帮着老侯爵下了馬車侯爵一路上笑將進來跟在那重鬐先生之後走到繞廊之前那圓珠早在此地出迎這時重鬐先生倒

做了他父女兩人的介紹人便高聲叫道夫人這便是夫人的尊翁穆特爾侯爵呢又向着侯爵道侯爵這便是侯爵我訪尋的那位二十年失踪的這位姑娘呢這時老侯爵頻揩老眼向前瞧時見一位丰姿綽約雅澹素潔的夫人老侯爵倒怔了一怔暗暗的想奇了便道這是我女兒嗎是了是了不想這個面貌復在世界之上這分體面這樣縹緻可知道爲父的顧影凄凉自從不見了你幾年更加老態龍鍾了却只想尋著你所以還在漂流世界侯爵一面說心肝去這一面便把圓珠一雙纖纖玉手攙住道我的兒吓你也掛念老親嗎這時圓珠好像有萬千言語塞住在心頭却說不出一把將老侯爵抱住好似小孩子扭了個扭股糖兒可憐這圓珠自小兒沒有享過天倫之樂如今又瞧瞧老侯爵撫摩了

做了他父女兩人的介紹人便是夫人這便是夫人的尊翁穆特爾侯爵呢這時老侯爵頻揩老眼向前瞧時見一位丰姿綽約雅澹素潔的夫人老侯爵倒暗暗的想奇了便道這是我女兒嗎是了是了不想這個面貌復在世界之上這分體面這樣縹緻可知道爲父的顧影凄凉自從不見了你好似摘了我的心肝去這一面便把圓珠一雙纖纖玉手攙住道我的兒吓你也掛念老親嗎這時圓珠好像有萬千言語塞住在心頭却說不出一把將老侯爵抱住好似小孩子扭了個扭股糖兒可憐這圓珠自小兒沒有享過天倫之樂如今又瞧瞧老侯爵撫摩了

父的面龐覺得一股慈愛之氣籠罩我身好似眞個在那裏瞧見過的看官們可知天性血脈相通也是生理學上的關係呢閑文少叙且說老侯爵撫摩了

父的面龐覺得一股慈愛之氣籠罩我身好似眞個在那裏瞧見過的看官們可知天性血脈相通也是生理學上的關係呢閑文少叙且說老侯爵撫摩了

這個如花如玉的女兒不覺心花怒放便一樣不過你比了你母親還清秀些我如個玉雪可愛的外孫女兒這是那裏說起因此上我把從前所吃的一切艱苦困難都付諸雲霄以外去了那時他們父女兩人只消半個時辰好似幾十年住在一塊兒的樣子一問一答有說有笑也說不完這二十年別後的情狀正在歡聚之時却見外面昂然直入一個紳士你道是誰便是常勃爾男爵原來當侯爵初來的時候是重鬢先生陪他來的如今重鬢見他們父女兩人正話得投機所以迴避了讓他們父女兩人談心常勃爾男爵走進來恰好見一個霜雪盈顙的老頭兒攙着他夫人的手不免有些兒動怒便道夫人這這這位客是誰圓珠也連忙立起來道男爵這是我二十年初相逢的父親穆特爾侯爵便是男爵還沒有明白說道什麼侯爵的男爵正在發話這邊的老侯爵也在那裏誰還敢在這裏撒野便指着男爵問圓

珠道這是誰這是誰圓珠便低低的說道這是救兒在貧苦之中的那位常勃爾男爵便是明玉的父親侯爵聽了越覺不高興把男爵瞧了一瞧便道嗄原來就是誣陷我的女兒做毒婦冤屈我的女兒進監牢的這個薄倖人嗎我兒你的本領說罷掀着白鬚呵呵一陣子冷笑男爵這時紫漲着面皮想此老也太無禮了你的權利只有蹂躪你的面皮不是沒有講得明白此刻也沒有和兩位勳爵紹介便迎着常勃爾侯爵的身世細細說了一遍又說如何多年尋覓姑娘一直到尋出明玉如今纔得父女相逢男爵聽一句奇怪一句那重鬢先生回頭又向侯爵說這便是常勃爾男爵以前雖有芥蒂如今和夫人已經和好如初了侯爵却在眼鏡旁邊橫瞅了一眼道我不知道果然是個貴族也沒有待自己妻子這樣無情無義的我倒不知道英國的貴族有這個風氣好便是自己的老婆不好便不問青紅皂白可以聽着人家的胡言亂語可以把他下在監牢裏的嗜們意大利倒沒有這個

規矩終算是個尊人道重女權的國了我兒你跟着老父去老父雖則潦倒到底還有幾間破屋子還養得活個女兒不犯着教人家喚做毒婦喒們還是回到意大利去難道父女兩人還有這樣一個可憐的外孫女兒喒們這三個人過不得個快樂日子嗎常勃爾男爵聽了想這個老頭兒頑固得狠利害呢要待和他鬬口又恐傷了圓珠的情分並且得罪了丈人峯這事愈加決裂了說不得自己只好忍耐則個便絕不生氣和言悅色的只是陪笑謝罪侯爵起初是狠嚴重的樣子後來一個人也生不出氣來也漸漸的和男爵講談起來了不過這二十年不見的女兒定要教他到意大利一行要待那英國人中人人知道圓珠是個貞潔的女子萬口一聲以前的不名譽盡雪了纔可以回英國咧男爵沒法只得應允而去這一天老侯爵和圓珠直談到日落西山圓珠忽然想起有個老大佐還在樹陰之下便携了父親之手直到老大佐的臥椅之旁誰知這穆特爾侯爵和大佐是個舊相識當初大佐做那英國陸軍尉官的時候曾經在意大利的英國公使館服務三年這時候大家都

是少年侯爵還沒有娶夫人却和大佐是個莫逆有時獵於山有時浮於海有時鬪酒猜拳常在一處如今侯爵見了又遇着了個老友自然歡喜便說老大佐你不自由此番隨了我和我的女兒外孫女一同到意大利去耍好大佐開口只腆兩行熱淚數日無事却說那巴黎人忽然鬧起來了天天到這個大戲園的班主不免大大的失望便請再加些聞紙當時別說座客起了喧嘩便是那巴黎的新聞紙也大起議論有的說這冪面婦人到底是什麼人呢如何神龍見首不見尾有的說這冪面婦人忽然絕踪了這時開戲園的班主不免大大的失望便請不到這時別說座客起了喧嘩便是那巴黎的新聞紙當時都稱爲「七日內最可驚之一」過了一禮拜之後人家漸漸的心中忘了不題且說常勃爾男爵依舊天天到圓珠家裏來如今却添了個老侯爵在那裏不覺說話得倦了便到外面一個土耳其式的涼亭裡坐坐端身分便心中消釋了一半說話得倦了便到外面一個土耳其式的涼亭裡坐坐端

整些什麼冰瓜雪藕及各種冰水等類到了晚上男爵便歸去了過了幾天那一日是午後兩點鐘天氣眞熱的時候屋子裏住不的凉亭之下安排幾個他位又命他帶三個玻璃杯子幾瓶冰的蘇打水安置在桌子上預備到那裏暫避炎暑那個侍者是侯爵新用的便去端整好在凉亭上預備他們前來等了好半天却不見侯爵和男爵及圓珠出來心想別是忘了不免去催他一催轉身下了凉亭便自言自語道這樣大熱天這個凉亭上面覆着翠蓋亭亭全不覺熱到底有錢的人便有福氣舒服得許多呢說的一面揮着一把汗一面便直到屋子裏來催侯爵在這個當兒只見樹影中閃出一個人來東張西望躡手躡脚便輕身一蹤上了這個凉亭向四面望了一望見那侍者已經去遠便冷笑一聲道好了一直伺候在這裏好幾天了總不得個空兒我以爲沒有機會了不想也有今天一日到底終達了我的目的今天常勃爾男爵也在這裡還有這個圓珠還有圓珠的父親老侯爵可算得六親聚會今日一古腦兒結果了他豈不爽快我只這

小。小。幾。滴。藥。水。他那三。人。不。到。天。暮。一個。個。不。留。在。世。界。那個。常。勃。爾。邸。家。產。還。是。
我。和。那。克。脫。平。分。葛。爾。遜。縱。然。供。出。我。來。我。已。脚。裏。明。白。了。說。着。便從。衣。囊。中。取。出。
這。個。小。小。瓶。兒。搖。了。幾。搖。便在。他們。三。個。玻。璃。杯。中。輕。輕。的。各。滴。了。幾。滴。便。道。大。願。
已。了。不。怕。你。這。魚。兒。不。上。鈎。了。便向。樹。木。叢。中。一。溜。因想。這。一。番。再。也。沒。有。人。知。道。
了。也。是。這。得。一。陣。笑。聲。那。圓。珠。和。男。爵。及。老。侯。爵。都。常。勃。爾。男。爵。和。穆。特。爾。侯。爵。及。圓。珠。合。該。有。災。經。不。到。五。分。鐘。光。景。只。聽。
這。樣。大。熱。天。在。這。個。涼。亭。上。坐。坐。倒。狠。爽。怪。嗐。們。先。喝。點。兒。冰。水。可。憐。他們。不。知。道。
這。裏。面。都。有。了。毒。藥。圓。珠。先。立。起。來。開。那。冰。水。的。瓶。兒。把三。個。玻。璃。杯。都倒。得。滿。滿。
上。面。的。氣。泡。似。堆。雲。疊。雪。一。般。男。爵。和。老。侯。爵。正。在。口。渴。時。候。便把。上。面。的。沫。兒。
兒。天。吹。打。落。在。地。纔能。有。濟。要是。在中。國。別。部。小。說。上。只要。一。陣。狂。風。或可。以。把。他們。三。
打。上。一。吹。去。沒。有。降下。來。地下。沒。有。湧出。來。除非。半。空。中。伸。出。一。隻。手。來。把他。三。個。人。的。性。命。都在。眼。前。這時。候。

玻璃杯攝向空中救了性命只是這部書上講這個話不教人家笑話麼如此說來別無死在涼亭之下嗎看官們不是我故作險語經貼着嘴唇只聽在這涼亭的周圍鬱意外那時他們三個人大家把這玻璃杯已縊殺時的聲音了三個人蒼樹木之中怪叫一聲這個聲音好似被人把那玻璃杯放下不覺面面相覷怪聲一齊正在詫異又聽一聲道毒藥這時三個人聽得親切眼光都注在樹木之中老侯爵側耳靜聽又聽一聲喊道喝不得大家聽得這正在詫異先說道好似有個人聲男爵道不差但是這裏沒有人呢這時圓珠眼快叫聲阿呀便直奔林子裡來好似驚鳥一般侯爵和男爵也隨在後面早見綠陰深處有一個臥在這樹之叢先刻圓珠因爲天氣炎熱早把老大佐的臥椅拽到一個綠天深處的地方教他在那裏攤飯如今聽得這一聲圓珠想着老大佐身上不到的地方教他在那裏攤飯如今聽得這一聲圓珠想着老大佐身上不

知如何了便直奔進林子來一瞧只見老大佐却坐在上面大家不覺一怔再瞧那大佐的容貌活絡了許多好似那以前的病氣都回復了那眼睛的動法也狠活靈這脉管裏血流循環本來面色青青的如今却現了幾分血色雖則直坐在上面那嘴裏只說毒藥毒藥原來久不開口的人那發言的機能不大活潑只好說兩三個字那長句子便連綴不來這時大家見老大佐容體恢復一時間都快樂起來且說大家這時喜做一團都沒有理會大佐所說的話圓珠先携着大佐的手道好了如今大佐能開口了男爵也執着大佐的手道老友你到底還有開口說話的日子正是快活煞人老侯爵也站在傍邊納罕說多年不言不動的人兒如今忽然開口所以猛叫一聲呢一時間大家都不知道大佐如何開口的緣故大佐直着嗓子說毒藥毒毒男爵以爲他還是罣念前情便安慰他說道老友你以前可不是代我吃了這毒藥如今這毒藥的公案還沒了結呢老大佐此刻這幾聲喊得急了已經氣力全無不覺再橫倒在臥椅上直聲直氣的說道不是不是這玻璃杯中有毒藥剛

纔這波臨頓注在裏頭的藥水是個毒藥水呢男爵一聞波臨頓三字早已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說道嗄這波臨頓到這裏來的嗎圓珠一聽波臨頓軀發抖說道這這這這這這惡人又是幾時來的老侯爵聽了道阿呀不好既是這惡人這毒藥在玻璃杯中咱們快把他留着在那裡說着又向大佐道老友果然這波臨頓在這裏嗎他從那裏來如今往那裏去呢大佐喘着氣道我只見他一人從外面跳進鐵欄短門向四面望了一望便從身邊取出個瓶兒滴那藥水在玻璃杯裏那時我說不出的乾急來那時我覺得全身的血都聚在胸中全身的氣力都併住在喉間因想你們那裏知道一死便是三個人咧老侯爵道大佐休息了一刻兒又道我那時睡在這樹林之中恰巧一棵樹遮了在涼亭之上怎麼樣救你三人心中只是禱告看看你們又來了我心中只是發急那時猛力的咬着我的舌頭舌動了還是出不得聲

再瞧瞧你們三人只見個圓珠夫人已將玻璃杯湊着嘴唇我那時心無意之中忽然出了聲了圓珠道幸虧老大佐不然嗲們三個人性命都不瞧見只有我瞧見這斷見了我知道我佐道這斷年這裏候了好幾天了你們不中用也不大廻避只說不出我心中的乾急所以前兩天我抵死不肯走開看官們不記得以前老大佐誤服毒藥的時候就有許多醫生診過說是這病兒此刻雖然不能說話不能動彈將來只要身體健旺可以突然之間回復身體的機能這不是奇怪的事據他們醫學社會上說這是常見的此刻老大佐胸中一陣悶亂無意中開了口又破了波臨頓的惡計救了圓珠男爵和侯爵的性命也可算得是造化弄奇了當時男爵便把這三杯毒藥封存好了立刻請重鬢先生到來重鬢想波臨頓這斯必然仍回英國立刻打幾個電報給英國警察署又四面都委託了人好似天羅地網一般不到幾天在英國一個口子上捉到了這時已經過了十天那老大佐也漸漸兒的好起來居然可以扶杖徐步庭中那舌頭也漸漸可以運掉自如不

到一年一個老大佐依舊是龍健虎跳自從老大佐身體回復果然是大家喜歡却還有一樁好處便是調和男爵與侯爵之間他們兩口子雖然面子上已經和氣心底裏終不免介介老大佐却用那最圓活最柔和的法子來調和兩面大佐向着男爵道老友我勸你耐些兒氣罷到底當初你也造次點教你這樣一位貞潔的夫人受了那牢騷的苦楚如今男爵終想的破鏡重圓要是得罪了丈人峰老友怕的是要受那間接的影響向着老侯爵又說道論着男爵當時的無情怪不得老侯爵生氣但是想到了當初你姑娘凍餓在路旁不是男爵那裏到得今朝這個恩情究竟也難忘咧況且便是圓珠夫人我瞧他如今的意向并不是咬釘嚼鐵不願意再做侯爵夫人現在老侯爵偶然固執了的反不是阃珠夫人的本意侯爵要知道他們夫婦倆本來是仇儷極篤的就是出了這事兒生了個阻礙如今弄明白了自然言歸於好咧侯爵和大佐本來是舊友也狠尊敬他信服他的聽了時也應承了一半這時葛爾遜和波臨頓在英國裁判廳已經審問了幾回兩人也自己知道罪惡

滿盈便是遮瞞了也無用這證據都在人家手裏呢葛爾遜便把自己的履歷盡行說了出來那波臨頓也把從常勃爾家如何定惡計瑞羅古塔如何定陰謀以及後來涼亭下毒一字不諱的說了出來波臨頓便定了死罪葛爾遜定了二十年的徒刑流到一個拿破爾克島你想他這樣年紀定了二十年的罪髮鬚是個終身之刑了鄂爾生自從捕到了葛爾遜終算報了律敦船長之仇從此這偵探也不做了做了老大佐一個過繼的兒子只有個那克脫聽得波臨頓被捕了在男爵家裏搜括了些金銀財寶一溜煙跑到巴黎更了姓名只是帶來這幾個錢不數他浪費濫用不到幾時早已床頭金盡可憐他一身沒有技藝後來一天墮落一天變成了落戶又過了數年在一個下等的賭博場中和幾個破落戶大家爭吵被人家一腳踢死了葛爾遜和波臨頓的裁判事畢英區的社會上大家都知道這兩人的兇惡又知道圓珠夫人的貞烈把前年捕獲到豫審庭的一種恥辱如今好似雨過天晴更知道圓珠夫人是意大利第一富豪把以前的疑雲盡行洗淨可算得貞烈第一又

穆特爾侯爵的女公子又因爲這事出得曲折離奇大家都傳爲佳話這時英倫的肖照掛出在店門口無論那一家照相店繪像店都千方百計覓到了圓珠夫人的肖照是誰個是誠面爲榮這一闋動不但是倫敦連那巴黎柏靈都要買一個圓珠

邸是不必說自然枝榮葉茂起來做書的得了男爵及圓珠夫人的允許叙述起來便成了這一部書一時銷行了七八十萬部各國都有一部譯本東西各國的梨園子弟都編成脚本演唱起來因此譯書的也把這段因緣譯了出來不敢說勸善懲惡的大宗旨也教看官們酒後茶餘做個消遣之物罷了

梅花落卷下終

平等閣筆記	四角	
六研齋筆記	六角	
東坡筆記	三角	
筆叢書第一集	五角	
竹窗隨筆	二角五分	
紫桃軒雜綴	一元二角	
簷曝雜記	四角	
東塘日劄	二角五分	
汴圍濕襟錄	二角五分	
滄州紀事仿指南錄合本	一角	
宋裨類鈔	一元	
秦淮畫舫錄	四角	
吳門畫舫錄	五角	
江邨消夏錄	八角	
秘殿珠林	二元	
麓台題畫吳墨井題跋合冊	二角五分	
松壺畫憶	三角	
南薰殿圖像考	二角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五版

梅花落

（每部二冊定價大洋六角）

譯者 時報館
發行者 有正書局
印刷者 有正書局印刷所 上海威海衛路同孚路口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分發行所 有正書局分局 北京 天津 奉天 蘇州 南昌 南京 漢口 杭州 廣州 鎮江

版權所有